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5

# 海底的
# 地震都市

J. 威廉馬森著／陳櫻櫻譯



國語注音

海底的地震都市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5

# UNDERSEA CITY

F.POHL
J.WILLIAM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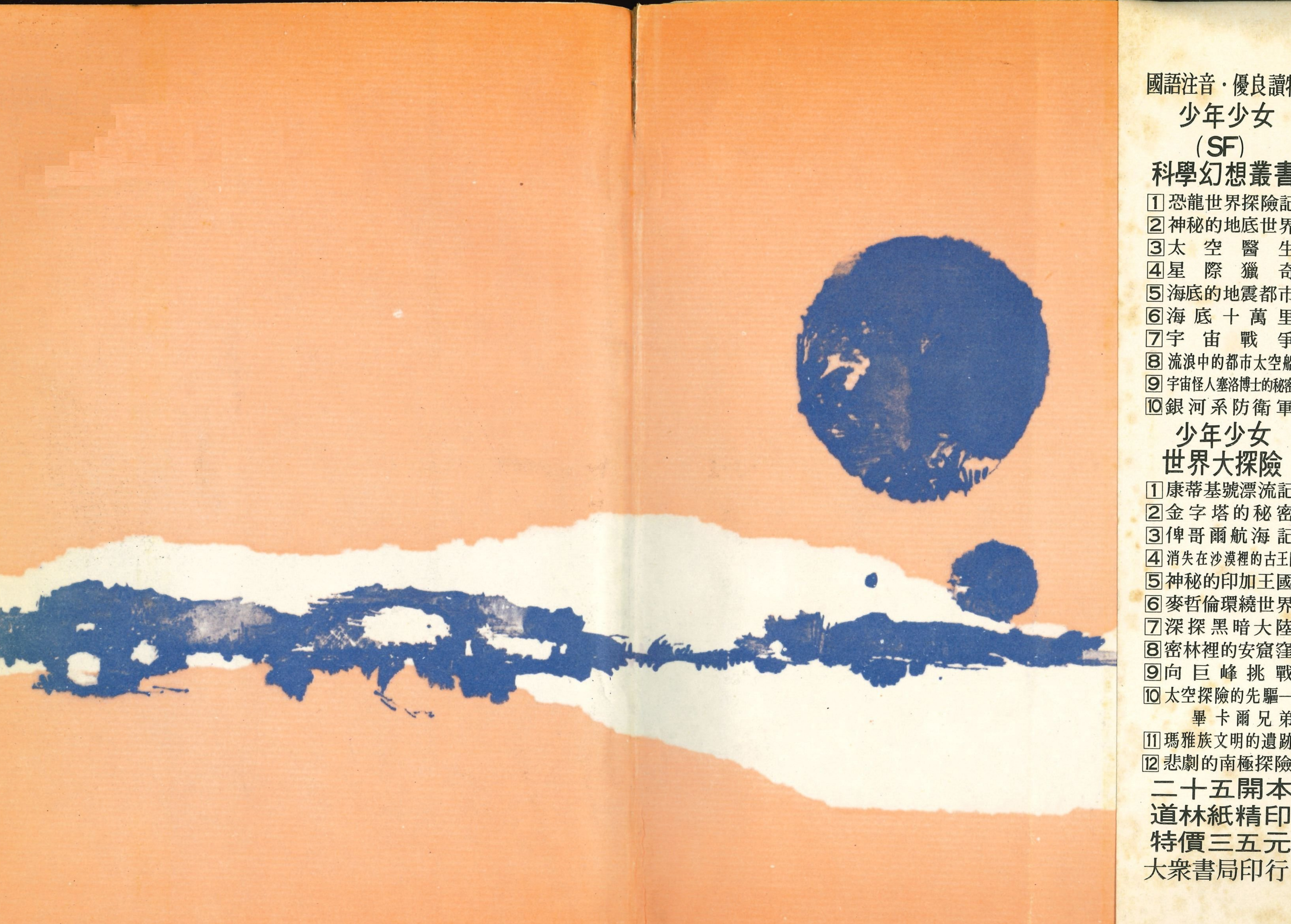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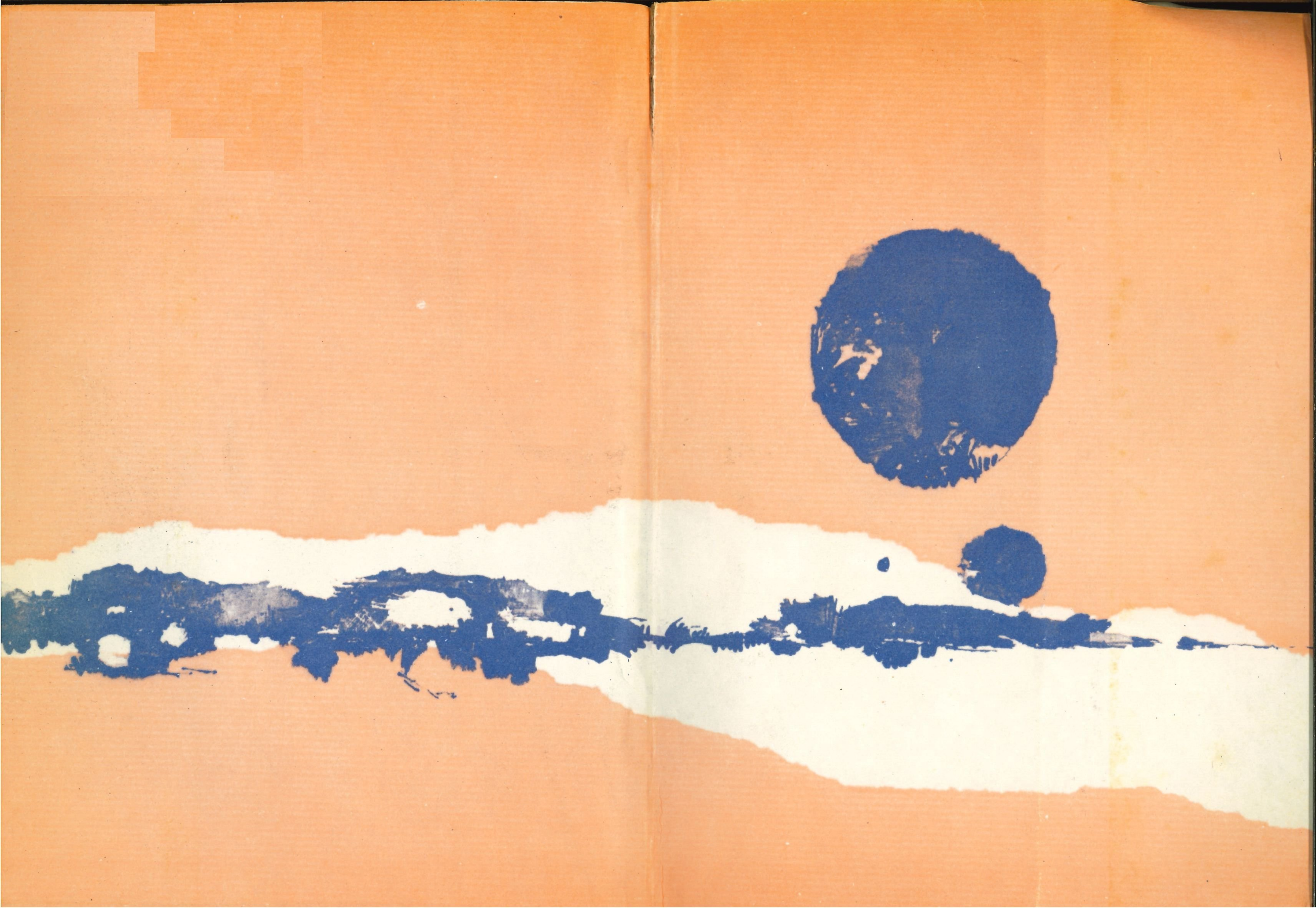
譯者：陳櫻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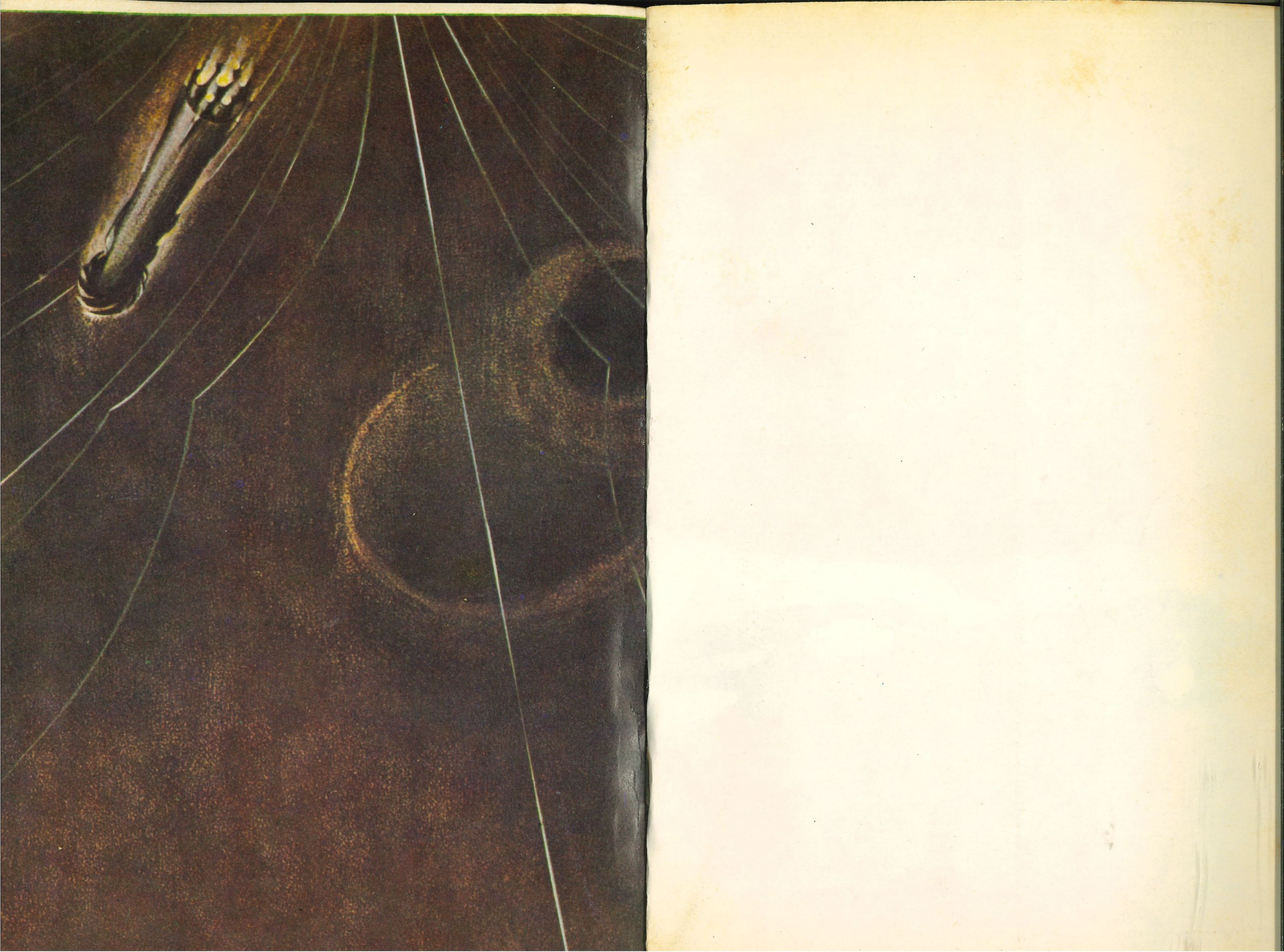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大衆書局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特價 八十元

66. 12初版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窟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一
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 前言

這本科學小說，是描寫人們在未來的海底都市裏，為了預知正確的地震和完全的防止地震而努力的故事。

海底艦隊潛水士官學校學生詹姆·伊甸，和兩個同伴，將在印度洋的海底都市庫拉卡，接受地震預知技術的特別訓練。他們的教官是日本人的地震科學家津野中尉。

有一天，他們由地震預知，得知一件可怕的事實。二日內會有劇烈的海底地震發生，到時海底都市庫拉卡被毀滅一瞬間將會有數十萬的市民喪生。就算即刻開始疏散，但短短二日內，只能疏散三分之一的市民。究竟要如何才能把海底都市庫拉卡，從大地震的魔手中救出呢？

我們台灣，位於地震常發地帶。過去數十年來，曾經遭地震嚴重的傷害過，使人有驚悸猶存之感。希望閱讀完這篇科學小說後，我們能因此得到啓發，將來進而能參與研究地震預知和地震防止的技術工作。

# 原作者簡介

弗雷特萊克・保爾

傑克・威廉馬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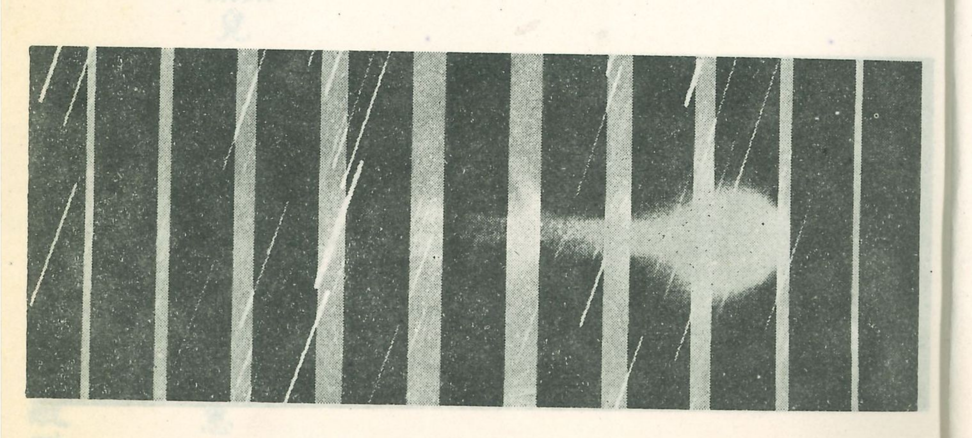
弗雷特萊克・保爾，一九二〇年出生。二十歲開始寫科學小說，做著作權代理業者的工作，參入作家活動。

其代表作有和西恩・肯勃羅斯合著的「宇宙商人」以及和威廉馬森合著的「海底征服」「海底艦底」「海底都市」等三部。

傑克・威廉馬森，一九〇八年出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因離學校遠，從雙親接受教育。由於愛好書本和無線電學，十八歲就當業餘無線電務員。就讀師範學校時，投稿作品經雜誌社採用後，就辦了退學，開始從事著作。代表作有「宇宙軍團」「人類」等。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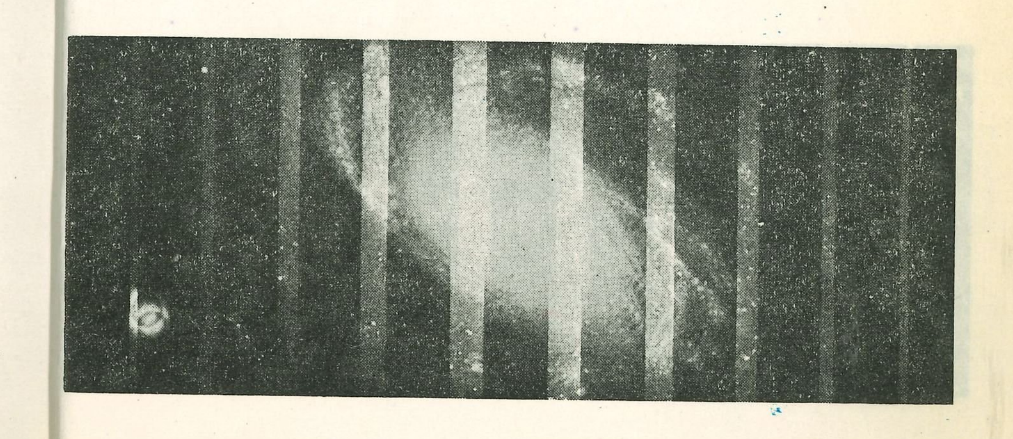




# 海底的地震都市

# UNDERSEA CITY





## ＊情報

星期六下午是自由時間。

「走，打水中網球去。」

我找了同學鮑伯．埃斯谷，到海水游泳池去。對我們潛水士官學校學生來說，自由時間的活動也算是訓練之一。

這裡是離美國紐約一千二百公里東南，大西洋上的百慕達諸島。很早以前，就建有英國、美國的海軍和空軍基地。如今，變成國際海底艦隊基地，在它旁邊，設立一所潛水士官學校。

「詹姆，快來呀。」

鮑伯．埃斯谷跳進游泳池裏，用蛙鞋拍打着水潛入水中去。

「不要急嘛。」

我在池邊，小心地調整氧氣筒活門。

「伊甸同學！」

忽然有人叫我名字。抬頭一看，看見兩位海軍士官，朝這邊走過來。原來是我們的教官和司令部的值勤官。

我立刻立正不動。

「伊甸同學，1300點（下午一點）到司令部報到。」

值勤官用銳朗的聲音傳令。

「遵命。」

值勤官回了我的禮後，和教官走開了。

鮑伯把頭伸出水面上，移開水中面罩叫喊。

「來呀！詹姆，做什麼嗎？」

可是，等他看到教官和值勤官背影，吹了一聲口哨。

「那兩個來做什麼的？」

「叫我1300點，到司令部報到。」

「哦，也許就是譚碩夫談的那件事。」

說著，鮑伯從水中爬上來了。



「什麼事？」

我問時，鮑伯搖了頭。

「不大清楚，好像是你、我和譚碩夫三人有關係的事情。」

「不知道的事，去想了也沒用。」

我從活門取下面罩，檢驗供氣瓣。水中網球是打不成了，可是為了下次使用，須要作檢驗。

「一而再，再而三地，水中裝備總要做兩次以上檢驗。」

這是海底艦隊的習慣。在海底是沒有重來的事。裝備一故障，生命就會有危險。

我和鮑伯並肩走向校舍，百慕達的太陽，照射得赤裸裸的背直發燙。也許，最近經過長期海底訓練的緣故吧。

科學的進步，產生了無數的發明，人類終於征服了海底。在黑暗的海底下，被巨大的圓蓋包蓋着的海底都市，一個接着一個的建設起來。但是，不管如何的發明，也不能給海底生活帶來清香芬芳的自然空氣，以及廣濶的水平線和地平線。

鮑伯停下來，瞭望油綠綠的叢林，點綴在白沙灘小屋的紅屋頂，海面上銀白的浪頭。

「東加海溝的天然眞珠，全部收集了也比不上這景色。」

確實，鮑伯說得不錯，深海的殘酷，恐懼是不可言喻的。海底都市的圓蓋，都用一種叫伊狄耐的特殊金屬薄膜，掩蓋起來。能完全抵住猛烈的水壓。但是，伊狄耐皮膜之外，隨時有黑色死神等待著。如果有誰按錯了裝置鈕，拔錯了開關，立刻有死神衝破伊狄耐，進入圓蓋來。那麼，海底都市就像卡車輪下壓扁了的花生，市民將被壓得粉碎。

「你們在做白日夢嗎？」

循着忽然傳過來的聲音，看到一個士官學校學生已站在旁邊。就是剛才鮑伯提起過的哈雷，譚碩夫。我雖是初見面，名字倒是早有所聞。哈雷有一付修長的體格，比鮑伯稍爲矮一點。深紅筆挺的制服，頭髮梳平緊貼在頭上。臉上一副不屑於顧的表情，難令人產生好感。

鮑伯爲初見面的我們做介紹。

「詹姆，哈雷．譚碩夫是從深海基地調過來的學生。」

「然後，又要回到深海去—和你們一起。」

哈雷說着，邊彈去衣袖上的珊瑚碎片。

我和鮑伯怔了一下，兩人都沒有接過和哈雷去深海的命令。



「命令預定今天下午發佈。」

哈雷自信滿滿地說了出來。我終於忍不住說。

「爲什麼，你知道那些事？」

「得到情報的」哈雷聳了肩。

「按情報說，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

「海底都市庫拉卡。」

「庫拉卡？」鮑伯吃驚地反問。

「是啊。」

哈雷點了頭，奇怪地看著鮑伯的臉，不知何故，鮑伯的臉顯得很蒼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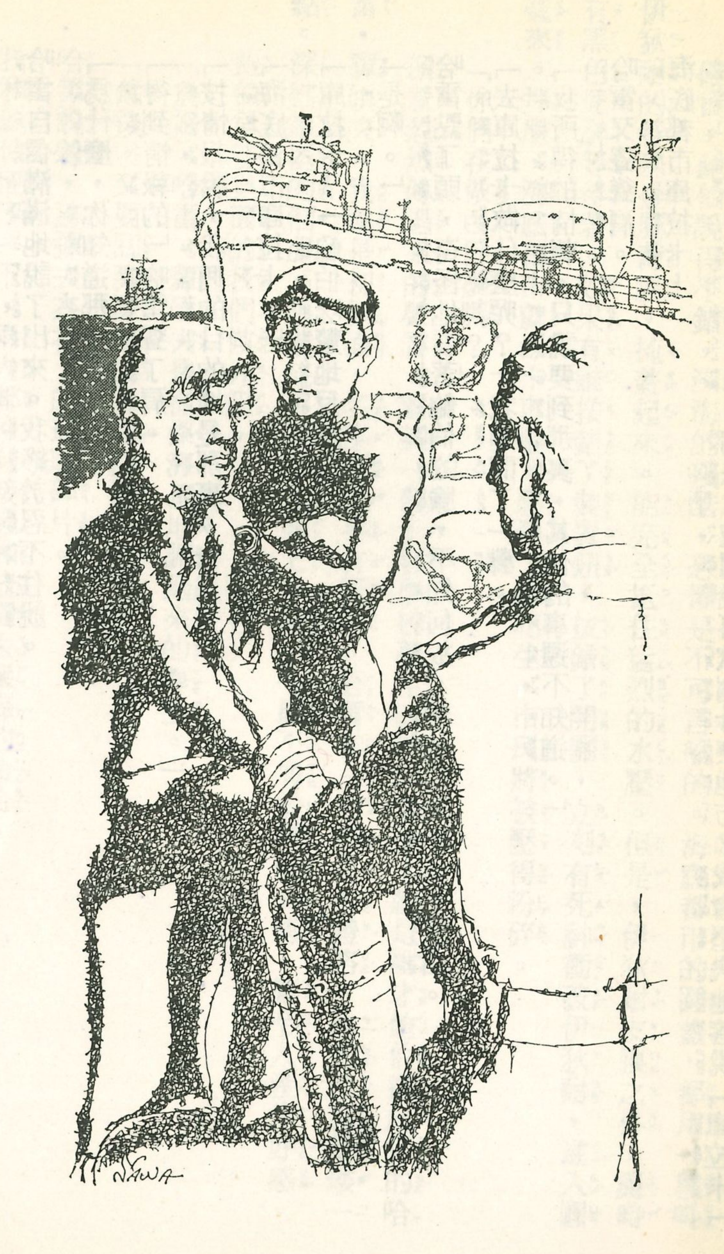
「去庫拉卡做什麼呢？」我追問了一聲。

「我所得的情報，只說要到那裏，其他的事還不知道。」

哈雷又聳聳肩。

海底都市庫拉卡！

我倒喜歡相信哈雷的情報。如果，被問最喜歡到什麼地方？我會堅決地答說「庫拉卡」





。無數個海底都市中，庫拉卡是最新、最大的海底都市。位置是橫在斯恩達海峽（瓜哇島和蘇門答臘島間）上，有名的火山島庫拉卡的南邊，瓜哇海溝的溝淵—五千公尺的海底。叔父史蒂華．伊甸，常講給我聽。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周圍是石油、鈾和良質錫的寶庫。但是，從沒有聽說過有海底艦隊的訓練基地。到底為了什麼訓練，要派三個潛水士官學校學生去？

哈雷帶著輕蔑的語調，對鮑伯說。

「怎麼了，鮑伯，你臉色不好看，怕嗎？」

「沒有到怕的地步，只是地震的事，觸發我的意念。」

「這麼說，庫拉卡的海底都市，是不適合你去的地方啦！有沒聽說過，百年前的一次庫拉卡火山大爆發？那時海上起了有三十公尺高的大浪！那一帶海底是有名的地震頻發地帶！」

哈雷亮著眼睛，講得興高彩烈，不由得想拆他的台。

「海底地震多了，有什麼好事嗎？」

不用說，地震在於地上，也會帶來嚴重的災害。更不用說在海底時，將會發揮千萬倍的

破壞力。極小的地震，也會切斷輸送管使澎湃的海水，灌進礦區的隧道。如果是大地震，那麼，一瞬之間撕裂伊狄耐薄皮膜，把整個海底都市巨大圓蓋砸毀。到此能耐深度一萬公尺水壓的伊狄耐，對地震也無能為力了。

「一般以海為生活人，也只怕地震。」

哈雷奸笑一下，繼續說下去。

「可是，海底地震也有帶來利益的時候。譬如我的父親—父親在海底都市庫拉卡做大生意。能巧妙地抓得情報，每次地震都能賺錢！」

此時，在我腦海浮上一個名字。

「哈雷，你的父親，就是實業家爾．譚碩夫嗎？」

「對啊！我的父親就是在海底都市庫拉卡完成之前，有先見之明，買下了一角，開始做生意。每次地震，海底企業關係的股票，作大幅度下降。此時悉數買進，發一筆橫財。現在，父親是海底都市庫拉卡股票公司董事長，還兼了運營海底都市的市議會議員。因為長久地居住在海底，所以大家都叫他「龍穴的爾」—」

鮑伯打斷他的自吹。



「龍穴的爾？那不是寄生動物的意思嗎？只少你父親不是開發海底都市的先驅者啊。真正為了解決陸上人口增加問題，而獻身於海底都市開發的探險家或發明家的事情，最好問問詹姆吧。詹姆的叔父史蒂華．伊甸，就是伊狄耐的發明人。」

哈雷不敢再響，銳利地瞄了我一眼問說。

「史蒂華．伊甸，就是你叔父？」

「是啊。」

我答得很是俐落。叔父常說，家人裡有大人物不是問題，問題是這些家人或親友，能不能當你的精神支柱，才是重要事。話說回來，有位叔父發明伊狄耐，實現了海底建設的可能性，還是我深感榮譽的事。

「我父親有能力把你叔父的發明，整個買下來呢。」

哈雷向我挑釁，可是我堅守叔父的教訓，沒有相持下去。接着，哈雷向鮑伯發問。

「你的家人如何？」

「什麼意思？」

鮑伯臉色僵住。哈雷竟視若無睹追問。

「你也有家人吧？告訴我們呀。做些什麼？住在那裏？你父親現在做什麼？」

「很普通的市民啊，父親養一家呀。」

「去過海底嗎？是不是海底生活者？」

哈雷纏得太煩了，我插口進去。

「家人的事，有什麼關係。從此我們三人一齊到海底，不管那是什麼工作，最重要的是能取得默契。」

「能順利嗎？海底都市庫拉卡，至少不是怕地震的人所能去的地方啊！」

奚落一番，哈雷快步走開。

「討厭的人，盡可能不要跟他來往才好。鮑伯，並不是說已經有命令出來，要跟他一齊到海底了呢。」

我邊走邊安慰鮑伯。鮑伯絕不是膽小鬼，不像怕海底地震的人。前次在東加海溝舉行的深海訓練時，我們數次面對了死神，大概，還沒擺脫掉刺激罷了。

走進宿舍，值星生正在把司令部的命令，貼在公告牌。那上面印著如下的文字。



下列學生，本日1700時（下午五時），到司令部報到。

哈雷・譚碩夫。

詹姆斯（詹姆）・伊甸。

羅伯特（鮑伯）・埃斯谷。

我和鮑伯互望一眼。

「奇怪，剛才在游泳池，值勤官明明叫我1300點報到……。」

聽到我的自言自語，值星生回過頭來。

「啊，詹姆。你是要報到兩次的。1300點的報到，有關你叔父史蒂華・伊甸的死亡傳說的。」

## ＊泰德神父

司令部的正面大門，刻著潛水士官學校的格言。

「時間不等人。」

我比約定時間早到十分鐘。司令官室裏見不到司令官的影子。打算1300時正，才要出

現吧。

我真有點待不住。值星生說的是實話嗎？叔父真的死了嗎？

自從父親去世後，史蒂華・伊甸叔父算是我唯一的親人。叔父家在離這裏一萬六千公尺的海底都市瑪利尼亞。這一陣子沒有見過他，最近聽說過，身體不舒服。大概是病惡化…終於…

我拂掉不吉利的想法。記得值星生是說「死亡消息」。那麼有沒有死還不一定，至少屍體還沒確認出來吧。

1300時正，司令官出現了，和穿了黑僧衣的男人在一起。站在魁武的司令官旁邊，瘦小得像小孩一樣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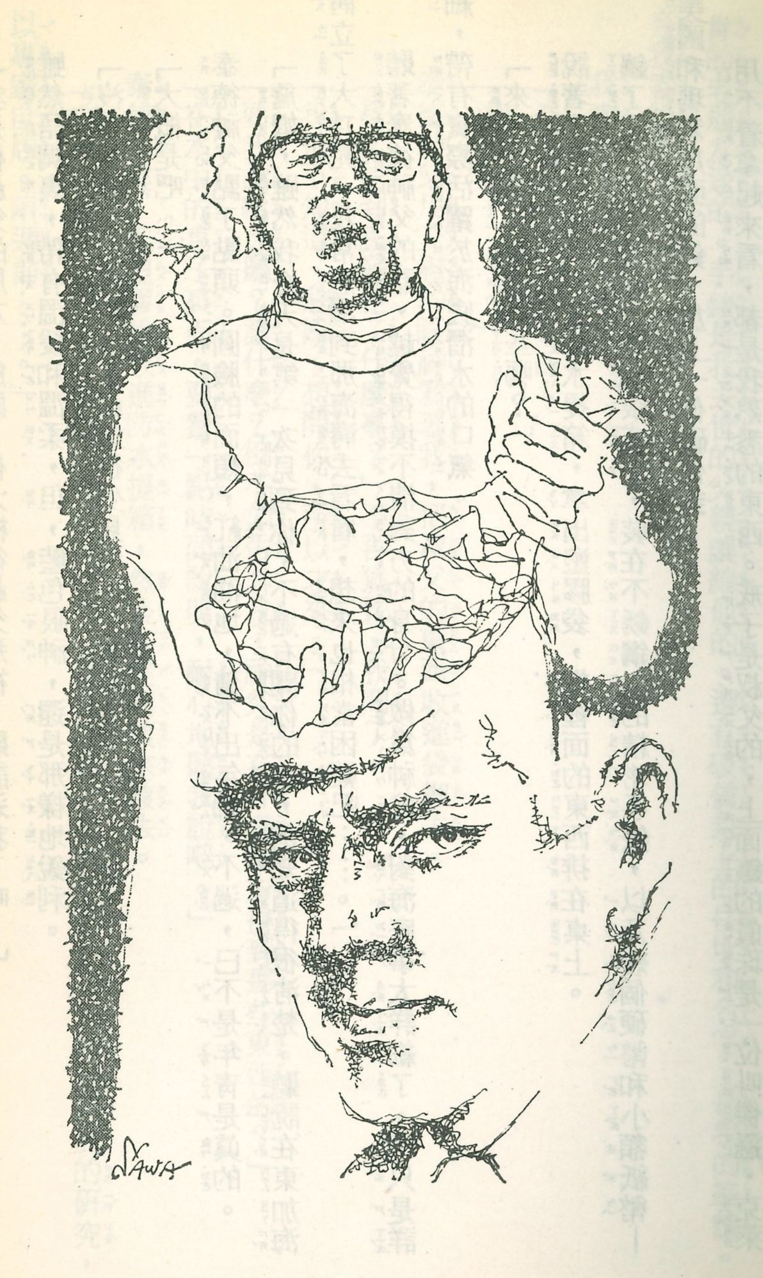
「伊甸同學，這位是耶日斯（基督教的一派）的泰德神父。他來見你，有重要事要告訴你。」

司令官用沈重的聲音對我說。

我握著神父的手，忽然感覺不安。神父銳利的眼光凝視着我。司令官嚴厲的眼光也注視著我。

神父開口了。





「我是你叔父的朋友，詹姆。你大概從叔父那裡，聽說過我了吧。」

雖然語調裏，帶有溫暖和溫柔，但，藍色眼神，還是那樣地銳利。

「沒有，我不記得。我和叔父很少見面。」我回答他。

「大概是吧。」

泰德神父點了點頭。圓臉的面頰，紅油油地，猜不出年齡，不過，已不是年青是眞的。

「詹姆，雖然我今天是第一次見到你，不過有關你的事，倒知道得很清楚。聽說在東加海溝立了大功呢。我常想潛到那海溝去看看，想來也相當困難吧……。」

聽著泰德神父的話，越覺得摸不清對方的身分。做爲神父，對海底事太詳細了。不只是詳細，帶有實際活躍於海底潛水的口氣。

「來，詹姆，看過這些嗎？」

說著泰德神父，打開防水提箱，拿出塑膠袋，把裡面的東西排在桌上。

鑲了很漂亮的東加眞珠的銀戒子，裝在不銹鋼盒的精密手錶，以及幾個硬幣和小額紙幣—美國和瑪利尼亞的錢，加上一個破信封。

用不着拿起來看，都是我熟悉的東西。戒子是叔父的，上面鑲的眞珠是一位叫傑遜・克萊



肯的老朋友送的。手錶是我去世的父親讓給他的。還有破信封上的住址和名字，是我的筆蹟。是我寄給叔父的信。

我盡量平靜地說出來。

「全部都是叔父的東西。」

「還是對了……。」

泰德神父用安慰的眼神看著我，把叔父的東西收進袋裡去。

「叔父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不再猶豫，我問了。

「我也不知道，詹姆，想問你，所以才來。」

「要我講給你聽？講什麼？倒不如告訴我，神父是在什麼地方得到那些東西的？」

「在水中的車子裏面。要費一點時間說明，耐心地聽我說吧。」

泰德神父，把塑膠袋收進防水提箱，然後在室內踱來踱去。

「我們教團也參與火山學和地震學的開發。我身爲神父，對海底火山和海底地震的研究，以專家自居。兩週前……。」

稍爲停頓了一下，泰德神父望著明輝的百慕達海。

「在印度海底，突然發出噴火。那是全然預想外的噴火。」

「預想外？真的不能預測？」

「是啊，詹姆！你也知道的，今日的科學已進步到幾乎百分之百，能預知地震和火山的爆發。但是，印度洋的噴火，並沒有得到預知。那附近的海底，完全沒有發生像要噴火的跡象，竟然發生了噴火。當時我在海底都市庫拉卡。依據當地地震計記錄顯示，震源地是大約在離三千公尺的印度洋海底。我為了調查震源地，即刻駕水中車子出發。第二天夜晚，到達了震源地。因為噴火，海面一片狼籍。從海底新噴出的熔岩和泥土，往三公里四周擴散過去。處處繼續著小噴火，熔岩的高熱，使海水都滾燙了。我的水中車構造，是為耐震、耐熱的海底地震觀測用，所以勉強可以靠過去。如果在那地方有海底都市的圓蓋，一定會喪失很多人命。假令沒有海底都市，免不了也有採礦技術者。」

「神父。」我指著防水提箱說。「叔父的東西是在那裏找到的嗎？」

「是啊。可是，詹姆，我得按順序來說明，再稍為忍耐著聽吧。我沿著灼熱熔岩擴散的邊緣，繼續做科學觀測，同時想找不幸的遭難者。當然，海水被泥土汚濁，水中車的探照燈，照得不夠透徹，加上遭受噴火，活動不大自如，工作上可說非常的艱苦。不一會，有一點失靈的



音波探測器，捕獲到求救信號。即刻知道那是發自自動緊急發信器。我跟著求救信號，在熔岩原邊緣前進，終於探索到對方的位置。那是一部大半埋在泥土和熔岩，不能動彈的水中車。我送信號過去，沒有反應。可是想到有生存者可能，我就穿伊狄耐潛水服，走出海中，乘進對方的水中車。」

「太不像話了！難道不知道嗎？簡直是自殺行為啊！」

我不知不覺大叫起來，可是遭受司令官的白眼一瞪，趕緊把嘴閉起來。

「要救人，免不了冒險。詹姆，但是水中車裡並沒有人。那水中車大概是被噴火吹飛起來，再給岩片打砸而不能動彈，車閘開著，而看不到伊狄耐潛水服。」

「那麼說，乘員全部逃出了？」

「對。可是不知有沒逃到安全的地方。我在無人的水中車裡，發現給你看的東西，馬上拿著離開。因在附近爆出噴火，差一點給泥土的熱流捲進去。」

「那麼……神父……你認為我叔父怎麼了？」

我結結巴巴地問他。心想，大概泰德神父會說一些同情和安慰的話。意外地泰德神父的藍眼，竟那麼銳利冷漠。

「我眞希望你能告訴我，剛才的東西，不是史蒂華・伊甸的。」

「不，確是叔父的。但，我不能相信叔父已經死了。」

「我也禱告史蒂華・伊甸的平安。」

泰德神父，再度看了看明亮的海上，然後嘆了息。

「但是，詹姆，問題已不只是爲了確認你叔父的生死。」

「還有別的事嗎？」

「我是職業上的關係，習慣於人的死亡。不關誰死了，不致於驚恐、慌張。這回的海底火山噴火，却帶給我別的問題呢。」

泰德神父以索求的眼神看我。

「詹姆，你的叔父，爲什麼會在印度洋？」

「不知道，上次連絡時，叔父在海底都市瑪利尼亞的家。」

「上次是什麼時候？」

「好像是……兩個月前。」

「在那裏，叔父做什麼？」



「生著病，病重得連工作都不能做。所以……。」

「哦，看來你叔父對自已的病絕望了，所以才下定決心。」

「下定決心，是什麼事情？」

泰德神父，沒有即刻回答我的問題。有三十秒的時間，悲感地看着我，然後慢慢地開了口。

「印度洋的海底地震，並沒有被預知。那就是說，出自人爲的證據。當然是只有經過訓練的資深地震學者才曉得。現在全地球上，羅致地震預測網，無論什麼樣的地震，在它發生前，必定得到預知。可是百思不解的是最近發生一連串的不被預知的地震。印度洋的海底噴火，也是其中之一。這些地震，都發生在遠離海底都市的海底。」

「到目前有幾次呢？」

「六次。並且一次比一次强烈，震源也一次比一次變深，也就是說，只能想有人爲了完成人工地震技術，做着實驗。」

「難道是我的叔父……。」

我感到茫然。

「是啊，詹姆……如果史蒂華・伊甸還活着的話，總該有任何關係的。」

泰德神父這樣認定。

## *海底博物館

人工地震的實驗！

泰德神父說，那個主角是我的叔父。

那有這麼荒誕的事！極度的忿怒，蓋過了驚訝。

泰德神父和司令官，打過招呼就要走出去。我叫住他。

「能不能把叔父的東西留下來？」

泰德神父瞟了一眼司令官，然後搖了頭。

「反正打算交給你的，暫時由我來保管。這是很重要的物證。目前是我一人在調查，過一陣子，海底艦隊的搜查局出動了，還得做爲重要的證據物品。」

泰德神父，再也沒有多說話。

大概是司令官准我退出的吧，我完全記不清。

不知何時，我已經站在電話亭裡，呼叫海底都市瑪利尼亞的叔父家。沒有回答，辦事處也



沒有人在。接著旅館、水中車起發站也打去電話，不只是叔父，連他忠實的助手，宜廸恩·派克也不在。

泰德神父的話，看來是真的，叔父消失得無影無踪！

等神智安定時，我在校內海底博物館大廳，閱覽很大的世界地圖。那是用梅爾·卡特兒式投影法畫成，對陸上生活的人，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爲陸地部分，除了河流和大都市，一律塗得黑兮兮一片。

可是，海的部分，用明朗的美麗顏色。藍與綠表示海底的深度。深紅和橙色，代表海底的山岳地帶。金色是海底都市。蜘蛛網似的銀色線條，是管配置線和隧道路線。泛灰的部分，是指示海底鑛物資源。海底有無限的財富，分做百萬個億萬富翁，還綽綽有餘。可是爲了私人利益，有人用不正當的手段，想破壞父親和叔父等海底開發者，用生命拼出來的成果。

依泰德神父的話，偉大的海底開發者之一的史蒂華·伊甸，變成不能容許的惡棍。

怎麼有可能如此荒謬！

我自言自語離開地圖前面。

這個海底博物館，陳列各種各樣東西，都帶有開發海底的歷史故事。我怎麼也想不出會走

到這邊來。

有人叫我名字。

不知何時，鮑伯和哈雷也來到博物館。

「在做白日夢啊？我和鮑伯來這裏很久了，還不知道，眞差勁。」

哈雷故作其詞挖苦著我。

「正在想一些事情。」我敷衍過去。

「看！」

鮑伯指玻璃的陳列盒，裡面放着細長的金屬。直徑十公分的尖頭圓筒，表面排列著無數發火點，像極了聖誕樹，閃爍著美麗光彩。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地底鑽進車的模型」

目下海底艦隊，以實驗機試驗中。我們將靠此機械，有可能實現海底下地層探險調查旅行。

「咦！用這機械，人能自由鑽進海底地下？」

我驚訝大叫。哈雷就得意地說。

「有關海底鑽進車，就問我吧。我父親買下好幾個這機械鑽頭部分的專利。父親說，這鑽頭削海底的堅硬岩，就像削奶油一樣。有這鑽頭裝備的地底鑽進車，載著人就像在海中前進的潛水艇，在海底下岩石中，自由自在前進；並且會帶偌大的利益，給鑽頭專利所有人。」

「差勁的傢伙！難道你只會想賺錢的事情？」

鮑伯說時，像是要吐出來。

「賺錢是壞事嗎？沒有錢！什麼都做不成……。」

哈雷說著，向鮑伯瞪眼睛。

「等一等。」我爲了中止兩人的爭論，插嘴講話。

「這個模型確是很優秀，但，實際機械還有許多問題。」

「實在也就是那樣。」哈雷坦白說出來。「地底鑽進車用的動力是原子力，會產生高熱，加上鑽頭以高速鑽研岩石，發生磨擦熱，往海底下的地層鑽進幾公里，就有可怕的地熱，所以爲了人們乘用，還得研究強力的冷氣裝置。」

「喂。」

鮑伯指著牆上的鐘叫起來。

「離1700時，只剩五分鐘了，快到司令官室去。」

數分後，我們並排站在司令官的大桌前。司令官用南北極的海一樣冰冷的眼光，把我們掃瞄一番。

「諸君，你們做爲潛水士官學校學生，終於進入最後的實地訓練。這世界再沒有戰爭。但是，我們海底艦隊永遠承擔重大任務。從種種海底威脅，保護人命財產。進一步做開發海底的推進力。開發海底需要各國的同心協力。

伊狄耐是美國發明的，海底農園技術是英國開發的。而地鑽進車是德國的新構想。地震預知的技術是由日本人研究的。

對抗海的威脅，得靠全世界的携手合作。

我們海底艦隊，不能老沈醉在過去輝煌的成就。應該認清世界情勢的變化，盡力於新海底開發技術的進步。時間不等人。」

司令官念出潛水士官學校的格言，再次掃視我們。

「諸君在我們潛水士官學校的學術訓練，以及心理測驗上，都得到優異的成績。所以被選爲新的科學技術的特別訓練生。諸君要在今晚2100時出發，經由紐約、新加坡到海底都市



庫拉卡。關於任務，到海底都市庫拉卡基地接受指示。完了，解散！」

我們唰地行過敬禮，向右轉走出司令官室。

「我說得沒錯吧，早有情報進來了。」

哈雷及時洋洋自鳴一番。但是，對"特別訓練"毫不知情。

## ＊海底地震都市

我們的噴射機，減低了速度，朝著浮在海上的×型飛機場下降。

「在那五千公尺正下方，有海底都市庫拉卡。」

哈雷又開始自誇，好像那個海底都市是他的家一樣。

降落在跑道的噴射機，立刻被粗繩子繞住。和艦空母艦的情形相同。

我們從噴射機走下，來到熱帶太陽跳躍着的跑道。飛機場是由二條三百公尺的跑道，做直角交叉成的，周圍的海面怒濤翻騰。但是海面離跑道有七十公尺遠，所以在巨浪下，能保持安全。

浮搭飛機場是海底都市的大門，同時也担當換氣裝置，由伊狄耐包紮的柔軟管子，把新鮮

空氣送進海底都市，然後將汙穢空氣抽出海上。舊式的海底都市是裝設空氣淨化器，把空氣重新使用，可是最新式的海底都市庫拉卡，採用直接從海上送進新鮮空氣的方式。

當我們走過五千公尺海底的排氣口旁邊時，濕冷的工場臭氣，鹽水氣味，以及人的呼吸味道，都能嗅得出來。那是令人懷念的氣味。

由哈雷帶路，我們走進開往海底的昇降機，門一關上，昇降機以可怕的速度下降。我和鮑伯不由得，想找扶住的東西。給哈雷瞥見了呵呵大笑。

「你們沒有抓住，就不能站穩嗎？昇降機都怕，那發生地震怎麼辦？」

於是鮑伯蒼白着臉，頂了過去。

「只是給昇降機的速度，嚇了一跳而已。既然你能站得住，我和詹姆照樣站得住。」

昇降機一口氣降到五千公尺的海底。門一開，我用膝蓋咯咯響的脚，向另一個世界踏出第一步。

這裡沒有眩眼的青空，也沒有舒爽的海風。頭頂上是深五千公尺的印度洋！

通往海上昇降機的起站，在海底都市的最上層。哈雷帶我們換乘另一部昇降機，中途走了一段長的路，再向最下層末端的海底艦隊基地走過去。

廣闊的綠地帶上，陸上的草木，在光亮的日光燈下，長得很茂盛。對於住在海底的人來說，沒有比這更奢侈的享受吧。

從厚厚的舷窗，看到圓蓋外的海底農園。青白色的海底植物林，在那裏搖晃。

我們走過商業區。多數的商店集中在這裡，做著海產物買賣、股份、股票的交易，異常熱鬧。

「看看那個吧，是我父親提案的！」

哈雷嚷著，那是"庫拉卡股票交易所"的大門。柱子和牆壁，構成潛水艦隊，閃亮著綠色光輝。

「我父親是創設股票交易所的股東之一，負責設計的。」

「哼，哼……。」

哈雷敏感地感到，鮑伯敷衍的褒獎。

「鮑伯，難道你不會喜歡庫拉卡嗎？」

「別那麼說，浮搭飛機場眞了不起，在別的海底都市從沒看過。」

「不要把別的舊式海底都市和庫拉卡混在一起吧，浮搭飛機場的建設費花掉五億美元的啊



！三年才完成，的確是一項值得的投資對象。」

哈雷放低聲音繼續說。

「我父親，得到建設浮搭飛機場的情報，馬上投資下去。因爲那個送氣管是海底都市的命根啊。」

「不怕送氣管斷掉嗎？」

「怎麼樣的情形會斷掉？」

「颱風時。」

「不用操心呀，送氣管的構造是絕不會斷的。再說就算海上狂浪大作，浮搭飛機場周圍，有浮著電子防波裝置的浮標，所以不會直接受害。」

「這一帶是地震頻發地帶啊，地震來了發生高浪怎麼辦？」

「海嘯的意思嗎？地震帶來的高浪，正確說法叫海嘯。海嘯在沿海附近，速度確是很快，帶有恐怖的破壞力。可是在海洋上，並不是那麼可怕的東西！往往在計測器上顯示海嘯通過，然而人體上沒有感覺到。」

看著鮑伯一聲不響，哈雷的音調變得溫和。

「鮑伯，請不要怕地震呀。這裡的住民，對地震是很不在乎的。他們本身把這裡叫做"海底的地震都市"這個海底都市的構造，能耐震度九的地震。震度九以上的地震，可說幾乎沒有。所以我父親才能安心做生意。」

的確，哈雷對海底都市庫拉卡的生活以及地震，知道得很詳細。但是，對同伴的關懷，一點也沒有。眼看給聽了最討厭的地震話，鮑伯臉色僵而蒼白，而他卻視如無見。幸好到了海底艦隊基地大門前，哈雷終於把話說完。我們讓穿深紅色制服的衛兵，驗過身份證明後，往本部走出去。

在本部迎接我們的是一位把鬍鬚刮得乾乾淨淨的副官。

「諸位，從今天開始就是本基地屬下。哈利斯中士會帶諸位到宿舍。然後1600時，在K站會見津野中尉。你們將受津野中尉指揮。」

「K站在什麼地方？」哈雷不安地問。

「從這裡三千公尺的地下。」

「三千……。」

哈雷抽了一口氣，自稱情報通的哈雷，看來對海底都市地下情報還沒到家。



可是，海底的再三千公尺下，有什麼呢？不是只有那些堅硬的岩石嗎？

鮑伯和我想質問之前，副官先開口。

「就此，哈利斯中士帶到宿舍去。有關任務，由津野中尉授命。」

副官說出「解散」之前，哈雷叫了起來。

「報告副官，在這海底都市有我的家人。大概已認識吧，我父親是在這裡開設股票交易所的翩‧譚碩夫。能不能准許我去探望父親？」

副官默默地看著哈雷。

「可不可以？」

對於哈雷再度的請求，副官冷漠地說。

「不行。」

「為什麼？」

「剛才說過了，你的直屬長官是津野中尉，應向津野中尉請求才可。不過，大概不會准吧。派到庫拉卡基地來受訓的士官學校學生，最初兩週有不許外出的規定。」

「兩個星期？」哈雷不服地吭聲。「可是副官，我父親是海底都市庫拉卡中相當重要的人

物─。」

「是啊！但是你只是士官學校學生！」

「知道了。」

哈雷的聲音，第一次失去自信。

我們行過禮。

就在這時鮑伯說：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事？」

「我們還不知自己的任務，可不可講解一下？」

「可以。」副官忽然變爲一付有人情味的臉色。

「我眞羨慕你們。」

「羨慕？」

「是啊，你們的任務，將爲我們海底艦隊，創一頁新的歷史。你們三人是派遣來這裡，研究海洋地震學─。不但是海洋，連海底地下也要做科學調查。」



海底地下的科學調查！想到就會發冷的任務！

我們被哈利斯中士帶著，往基地內的宿舍走去。在巨大的修護廠裏，有伊狄耐包覆著的潛水艇雄姿，從廠房傳出來的金屬聲，更能使人感覺屬於基地的活力。

我邊走邊想著副官所說的話。這次的訓練地是，海底的地下三千公尺。五千公尺海底，已承受著可怕的水壓，如果再鑽進三千公尺的堅固岩石下……危險會有幾倍，不，會變爲幾十倍吧。海底調查是由於我的叔父史蒂華·伊甸發明的伊狄耐裝甲而變爲可能。但是海底下的地中調查還遙遙無期。現在原子力鑽進車已進入試驗階段，要實際載人，安全地航行地中，還得解決很多問題。

第一就是機內冷氣裝置。第二是機體的強度。伊狄耐裝甲，雖可耐五千公尺水壓，但能不能支持得了三千公尺岩石的重量。

第三是，由於放射能汚染問題。最初的原子力鑽頭，把整個尼巴達山，汚染上了放射能，有百年的時間，沒有人敢接近。

我偷偷看了一下鮑伯和哈雷。現在，哈雷比鮑伯沒有精神，顯得無精打彩。得意的情報裡，竟漏掉有關K站資料，加之海底都市庫拉卡的重要人物─父親的威光也改變不了海底艦隊的

規定。但我無法同情哈雷。

## ＊地震預知

太陽光透不到深海，所以沒有陸地上的白晝，有海以來，深海一直過著漆黑的夜晚，因而不知時間的變遷。

於是百慕達的海底艦隊觀測所，把一天分割爲二十四格的”海底時間“，讓全世界的海底都市來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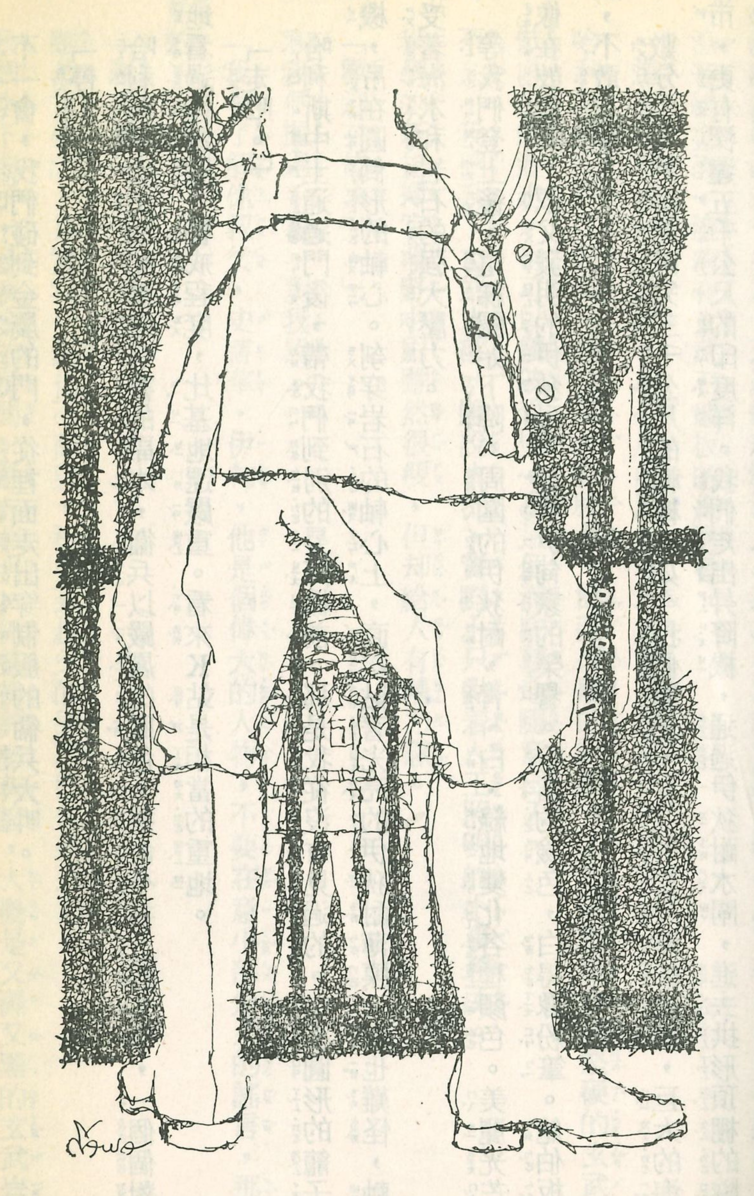
1515點哈利斯中士到宿舍來接我們到K站去。

我們登上昇降機，降到海底都市的最底層。不過我們的目的地，還在遙遠的地下呢。

走過最底層陰森森的倉庫區，看見塞滿了送氣管的暗隧道，以及操縱海底都市活動的各種管子，還有不時傳過來抽水機的抽動聲。在海底都市使用過的污水，全部集中在這裡，用強大的壓力，往圓蓋外的海排出。

進入隧道裡，有水從頭頂上滴下來。拱門型的頂棚，是黑色的玄武石，當時建造海底都市，鑽穿海底岩盤用的，鑽頭痕跡還遺留在上面。





不一會，我們碰到金屬的門，從裡面走出穿制服的衛兵大叫。

「停！」

哈利斯中士出示配屬命令書的副本，衛兵以嚴厲的眼色，把命令書上的文字，一個個對正似地看過後還回。警戒程度，比基地還嚴重。看來K站是相當的重地。

「走吧。」

哈利斯中士通過門後，帶我們到別的昇降機前。那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小小圓形的籠子昇降機，吊在圓筒形的軸心。剜穿岩石的軸心上，直接貼著光亮的伊狄耐薄膜。那也難怪，軸心承受著海水和岩石的強大壓力。

等我們登上後，電梯開始下降。周圍的伊狄耐，青、白、綠地變化各種顏色。美麗光芒，好像在鼓勵我，叔父發明的伊狄耐，是我伊甸家的榮譽。哈雷的臉色，白得像粉筆。鮑伯板著臉，不敢正視。

數分中，昇降機降完三千公尺的軸棒，如今我們頭上，有三千公尺厚的岩層，巨大的海底都市，更有深達五千公尺的印度洋。我們走出昇降機，通過伊狄耐水閘，進去拱形頂棚的隧道，這裡已經沒有貼伊狄耐，大概只用加壓水泥補強的吧，非常地潮濕且灰暗。雖說有堅固的岩



石，把海底相隔三千公尺，天花板和牆壁上，有很多水的污點，眼看著它鼓起，然後變做小水流，沿著牆壁流，流落在玄武石地板的細溝裡。

「這裡沒有使用伊狄耐，用了反而麻煩。地底鑽進車就不能出入了。」

哈利斯中士做了說明，這些話使我啞然，簡直夢般的計劃。地底鑽進車會在堅硬的玄武石中，做自由的遊走，也可以鑽破岩壁，在這個海底基地隨意出入。

不久，我們到了K站本部。雖說本部，實際上只點着人工照明的小事務所。

我們的新指揮官津野中尉雖然很瘦，但却給人有精力感。

「歡迎三位來到。」

和我們握過手後，對我說。

「我很了解你叔父，史蒂華·伊甸，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不要在意小部分人的謠言，那是嫉妒的。」

「謝謝您。」

雖然這樣說，其實我一點也不高興，沒想到叔父的惡評已傳到這裡！

我們坐下椅子，多寒冷的房間，雖有照明，仍覺得那麼灰暗，大概是又濕又黑的玄武岩牆

壁的緣故吧。還有的話，就是我們都曉得，頭頂上整整有八千公尺，暗黑的水和岩石的緣故。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冷？

津野中尉好像看穿我們的疑問，開口說。

「你們對這裡不熱，感到奇怪吧。」

確是如此，鑽到這麼深的地中，受地球內部的熱度，溫度應會上升很高。可是涼得幾乎寒冷的原因，是因有強力的冷氣設備在操作的關係。

「在這裡，會覺得涼快是心理問題—就是說，也有身在海底三千公尺地下的恐怖心在作祟。可是更大的原因，還是海底的冷水，滲透到周圍的岩石，把地熱遮斷。等一會兒使用了音波地殼觀測器，就會溫暖起來，用不着擔心啦。」

津野中尉，在他鐮刀瓢子般細長的臉上，浮上了微笑。

音波地殼觀測器—

聽說過，可沒有看過。我正想提出質問，哈雷煩燥地說。

「中尉，現在能不能給我二十四小時的外出許可，想去探望家人。」

「家人？」



「是父親。」哈雷自豪地說。

「我父親就是鬫．譚碩夫，海底都市庫拉卡的重要人物—。」

「知道。」

微笑從津野中尉的臉上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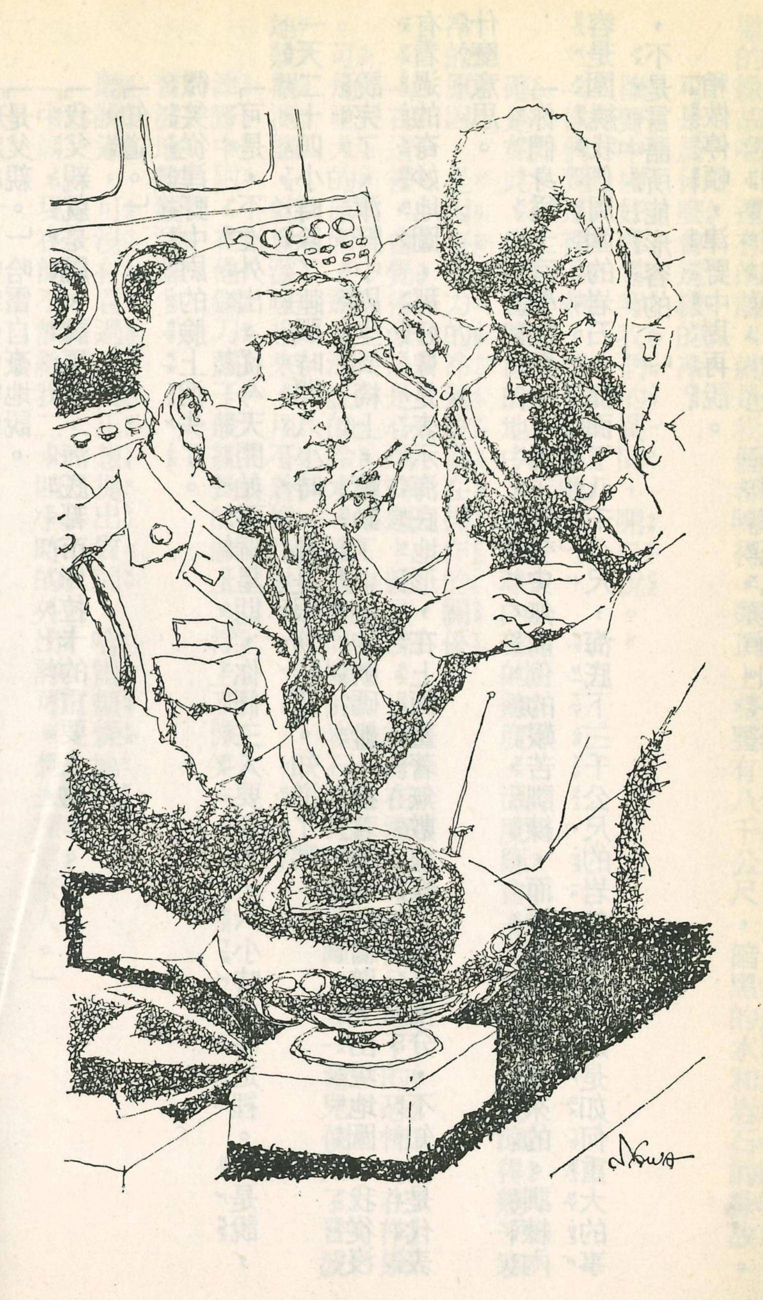
「可是，不准外出。從今天開始兩個星期，你們三人要每天十六小時待在這裡。就是說，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時間八小時，都是服務時間。知道了嗎。」

說完了，津野中尉坐到椅上，轉動了桌上的號碼盤，接著後面的牆壁上出現地圖。我從沒有看過的奇妙地圖，那好像是表示海底地形，在上面畫著無數線條和影子部分，不知它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身為士官學校學生，為了要受史無前例的艱苦訓練，而派到這個K站來的。訓練內容是圍繞我們周圍的岩石—海面下八千公尺，海底下三千公尺的岩盤調查。這是如何重大的事，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稍做停頓，津野中尉再說。

「你們到這裡來的目的是—學習海底地震預知科學。」





就這樣，我們的訓練開始了。那是嚴格的特別訓練。剛進潛水士官學校時，被磨得叫苦連天，其苦還比不上這次特訓之苦。

我們連日關在海底下的可怕牢裡，沒有休息，沒有休閒，着實被整慘。不管學習或實習，津野中尉的漫罵，時時刻刻刺傷了我們，爲了短短兩週間，要把海底地震的概論，打進我們腦裡，本來很愛護部下的津野中尉，也沒有別法可施的吧。可是，我們有時眞躭心會被津野中尉弄死而感不安。當發現我們錯誤，怒沖沖走過來時，幾乎要殺人似地可怕。

最初學習的是，地震的理論。

長時間地反覆上課和實驗，地殼是什麼？岩石堅韌嗎？不，對壓力詭脆，容易滑動、動搖。做平均移動嗎？不一定，做部分的隆起，陷沒、橫滑動，因而產生歪皺。

「地震發生的原因，在於岩石沒有可塑性。歪皺的存積，漸漸增大，終於爆發。簡單地說，地震是突然被解放的存積歪皺能量，產生刹那的震動。」

津野中尉如此說明。

我們還得學習地震波的主要形態。

最初，會被地震觀測器記錄的是”P波“。這是最快速的一種，以秒速八公里，自地殼下

層傳來，和進行方向作垂直震動，等於是發生上下震動。接著”S波“來，這是以秒速五公里的傳達速度和進行方向，作水平的搖動，所謂橫搖。再來就是最長、最強力的”L波“來，就是這”L波“會發揮兇猛的破壞力。所以觀測”P波“和”S波“就能預測破壞性的”L波“我們學到這樣的技術。

我們每個人都製作一幅，像掛在津野中尉背後的觀測地圖。那是K站一百六十公里以內，存積在地殼的歪皺、斷層、能量、微弱的地殼震動、岩盤移動等，和地震有關連的綜合資料。

把我們的地圖，逐一做完評論後，津野中尉鬆了一口氣。我們也得到了休息，茫然地坐在椅上，看著結晶在水泥牆上的鹽粒和天花板掉下來的水滴。

突然，鮑伯說：

「中尉，哈利斯中士說；這裡將來有地底鑽進車要出入，所以不能貼伊狄耐是真的嗎？」

「不，預想而已。」

津野中尉帶著微笑站起來，撫摸我們作的地圖。

「在這上面記入的資料，都是靠觀測儀器得手的。儀器都非常敏感，如果放在海底都市附近，連交通、抽水機的震動也會記錄下來。所以K站才會設在離海底都市三千公尺地方。你們



在這裡要輕輕地走動，不該把重的東西掉在地板上。

不貼伊狄耐保護膜，也是為了觀測儀器。地震的震動是由岩盤傳過來。如果在這站內，貼遍伊狄耐，會遮住地震的震動，那麼觀測儀器等於沒有用。

說到這裡，津野中尉加強語氣說。

「我們的工作是極秘密的，在站外絕不可提起。」

「為什麼呢？」

我問，沒想到津野中尉，立刻扭歪了細長的臉。

「因為海底地震預測技術，有着一段悲慘的往事。初期的海底地震預測技術的開發人們，太過於自信，導致了不可彌補的過失。不用說當時沒有今天我們所用的優秀觀測儀器，也沒有像我們得到的資料齊全，錯誤太多了，他們時常發表不正確的預測情報，最慘的例子是日本的海底都市，南星諸島那一次。」

津野中尉舉起一隻手，好像要把厭惡的回憶，揩掉似地擦拭蒼白的額頭。

「我對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悲劇，知道得很清楚，因為我就是那一次唯一的生存者。海底都市完全被毀了。」

把我們巡視一回，津野中尉又坐了下去。

「那時，我還是很小的小孩子，我的家人是，海底都市南星諸島完成時，從橫濱移住過來。那一年的夏天，陸陸續續發生地震。可是海底都市的人們，沒有把它當做一回事。我記得很清楚。母親因怕地震，屢次要求離開海底都市。可是父親不答應，一來為了金錢—從橫濱移住到海底都市，父親把儲蓄差不多花光了，不過談論金錢，不如說勇氣的問題吧。父親根本不怕地震。

當時，當地有位被讚為海底地震世界權威的地震學者，你們大概曉得名字吧，他就是約翰‧寇耶茲博士。寇耶茲博士是海底都市的地震預報站主任，在電視裡做地震預報。言明一連串的地震都是微弱的，足夠破壞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大地震威脅，絕不可能發生。指著海底地圖說：南星諸島的海溝裡，今後一年間，沒有存在著發生大地震的危險，所以沒有避難的必要。海底地圖具有說服力，可是寇耶茲博士的預報，究竟錯了。」

津野中尉搖擺著頭，痛苦地扭曲了細長的臉。

「記得是星期五的中午前。我放學回家。雙親商談著，要把我送回本土的學校。剛好也是學期末，沒有什麼麻煩。提議轉學的是母親。這時，母親聽了寇耶茲博士的電視轉播，已



經對地震沒有存害怕的心，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預兆。當晚雙親把我送往橫濱去。然而第二天的下午，發生大地震。海底都市南星諸島，一瞬之間，被毀滅無餘，連一個生存者都沒有。」

津野中尉閉住口，木然站著。他的黑眼，一直追蹤從水泥牆滲進來，悄悄滑進地板細溝的水流。

哈雷好像要探索出什麼情報似地，凝視了津野中尉。而鮑伯直望著濕濕的水泥牆。

「這就是我們要保密的理由。」

津野中尉再度開口。

「地震預報不可靠。沒有讓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市民疏散而全部死掉，當然我的雙親也是犧牲者。從而海底艦隊在此站，開始地震預測的研究，也不冒然做公開的預報。如今我們的工作成果，能從地震拯救的人數，已經超越，由於寇耶茲博士的失敗，而死亡的人數。可是我們還是先確立方法，能正確做地震預知。因此時機未到以前，我們在這裡進行的工作，對任何人都不可洩露。這是命令。」

## *音波地殼探測器

有一天津野中尉，看了我們製作中的地震波測定圖，滿足地點頭示意。

「相當地好，終於你們也摸清了工作。在這時候讓你們看看新的東西。」

說著，津野中尉從防水提箱裡，掏出圓筒型的黃色塑膠容器。

「地震預知的關鍵是觀測。如果能觀測海底下數百公里的地震波，就能正確預測，有什麼程度的地震會來到海底都市。這是我們地震學者，很久以來的夢想……現在終於實現。」

津野中尉打開容器。裡面有長六十公分、直徑五公分的圓筒型的機器。像極了我們在潛水士官學校博物館，看到的地底鑽進車模型的縮小形狀。

「音波地殼探測器。你們所知的電波高空氣象觀測器，能測定高空氣溫、濕度、氣壓等。但是這個音波地殼探測器，是爲調查地殼深處，而製造的觀測儀器。在頭部裝有原子力鑽頭，周圍用伊狄耐膜包覆起來。內部組織是感度靈敏的，觀測機械和音波發信機。

伊狄耐膜不但從地中的猛烈壓力，保護音波地殼探測器，同時隔絕觀測機械的功能。所



以設計一分鐘一次，只要十分之一秒，伊狄耐膜會自動啓開的裝置。這樣才不會被地中壓力壓扁，而能探測地中的狀態，最深處的震源也查得到。靠這種新兵器，我們不會再有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悲劇出現。」

津野中尉笑容可掬地附帶說：

「兩週的訓練期間結束了，明天准你們外出。」

立刻，哈雷用充滿活力的聲音大叫。

「中尉，我一直等著這句話。我父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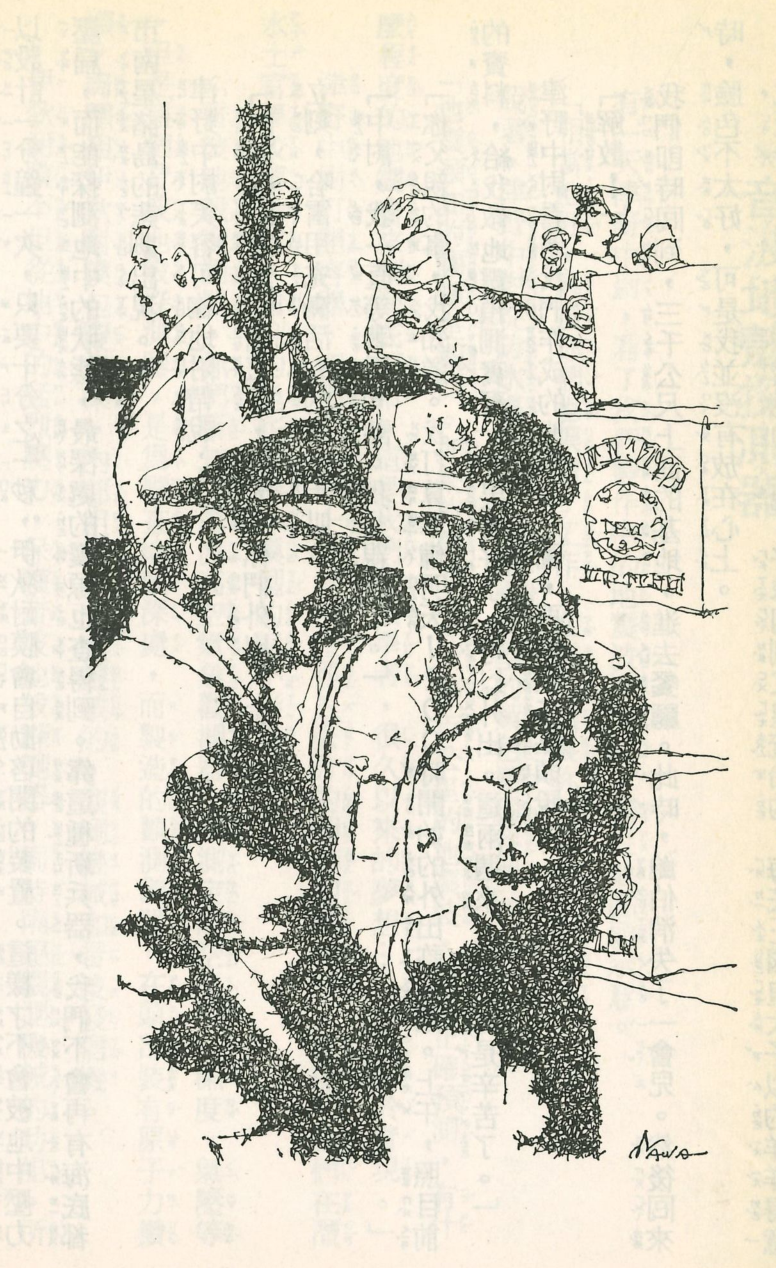
「你父親的事，我知道。我打算準備明天1200時開始的外出許可證。上午，照目前的資料，給我做地震預測實習，如果辦好了，可以外出。這兩週來，你們眞是辛苦了。」

津野中尉看過我們作成的地震測定圖，再度點了點頭說。

「解散！」

我們即時回到，三千公尺上面的基地，進去餐廳。此時，鮑伯消失了一會兒。然後回來時，臉色不太好，可是我並沒有放在心上。

吃飯時，哈雷一直誇讚他的父親。好像回到父皇統治的，海底王國皇太子似的洋洋得意





。可是鮑伯低著頭，默默吃他的飯。

回到宿舍，我爲應付明天的實習做準備。哈雷給父親打電話，鮑伯的影子又不見了。

我檢查自己的極微小地震計，發覺有誤差。這樣無法使用於明天的實習。爲了替換能正確操作的東西，往零件貯備室走去。出了宿舍不久，看到鮑伯和從沒有見過的男人，放低聲音在講話。

大概是中國人或是馬來亞人吧。茶色的臉上有很多皺紋，穿着像民間守衛的服裝。

鮑伯的樣子，像要交東西給對方似地，伸長着手。可是看到我時，很快改變態度叫著：

「喂，你是什麼意思？把我的書拿到那裏去？」

瘦小守衛，瞧了我一眼，好像吃了一驚，然後用尖銳的聲音叫著。

「不，那有！沒有拿你的書呀！」

「怎麼了？」

我問鮑伯瞪著小男人說。

「這傢伙盜了我的寇耶茲博士的書！」

「寇耶茲博士的書？」那是寇耶茲博士著作的"海底地震學原論"我們當做教科書使用

的。

「可是鮑伯，那本書不是借給哈雷嗎？記得看見哈雷拿着啊。」

「哈雷？說的是啊……。」

鮑伯聳了肩，對小男人說。

「好，沒事了。快給我滾開！」

小男人的守衛，好像怕挨鮑伯的揍，一隻手高舉在頭上，跑向通路，很快消失掉。

我回到宿舍。確實鮑伯的書，放在哈雷床邊的棚架上。

「看吧！」

我指給他看，鮑伯點頭說。

「終於想出來了。」

可是有點神不附舍地說聲「睡一下。」就往自己床鑽進去。究竟有什麼事？

我邊掛念著鮑伯，邊往零件貯備室走去。想在那裡找極微小地震計，順便檢查一下音波地殼探測器。

音波地殼探測器放在防濕盒子裡，看到那個盒子，我百思不解地想着鮑伯奇怪的行動，



掀了蓋—

「空的！」

我怔住了。

不知何時，音波地殼探測器失踪了！

第二天早上—

我將音波地殼探測器遺失的事，在K站報告津野中尉。

「這麼重大的事情，爲什麼沒有立刻報告？」

敲打着天花板，津野中尉吼叫。

「那個，因爲……。」

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昨天沒有報告是，頭腦裡塞滿了鮑伯的事。可是又不願意讓津野中尉知道鮑伯的奇怪的行動。

「沒有理由嗎？好，你們三人在這裡開始做地震預測的工作。我去一趟基地搜查部，海底艦隊的重要財產被盜了，不能草率了事。」

津野中尉走了。確是一大事件。如果因音波地殼探測器的盜案，使機密的地震預測工作

外洩，麻煩可要大了。

津野中尉回來K站時，表情暗淡。用銳利的眼光，掃視我們說：

「你們沒有看到誰，拿出像音波地殼探測器的東西嗎？」

我搖了頭。但是心裡想着鮑伯和守衛模樣的小男人。是不是鮑伯交給那小男人什麼東西？看起來很像是那樣。

可是不能確定。

「好吧，搜查的工作，交給基地的搜查部去做。話說回來，你們的地震預測作好沒有？讓我看看。」

津野中尉把我們的地震波測定圖收起來，一張一張、小心地做檢查。津野中尉手裡，有公式的地震波測定圖。在K站以最新式觀測儀器，把海底都市的地下動態，常保持二十四小時前，完成預測工作。把我們的測定圖和公式的測定圖做比較後，津野中尉說：

「正確的預知，由正確的觀測產生，很好。」

把測定圖還給我和哈雷。然後，向鮑伯說：

「我不能同意你的計算。你預告說今天的2100時，震度二的地震會侵襲海底都市庫拉卡，這是正確嗎？」

「是。」

鮑伯面不改色地回答。

「可是K站的公式測定，也沒有做那樣的地震預知啊。譚碩夫和伊甸也沒有。為什麼你會算出這樣的預知？」

「根據觀測儀器指示的數字得到的。震源是海底都市庫拉卡，北北東三十二公里的地點。熱流……。」

「對，熱流的檢視方法和別的人不同。抱歉，照這樣地震預知，不能給你外出許可證。」

「可是，中尉……。」

「做正確的地震預知是你們的任務。不能完全履行任務的人，想是沒有資格領到外出許可證。解散。」

津野中尉冷淡地說。

回到基地，我和哈雷進去沖浴。然後穿著深紅的制服，到哈利斯中士那裏去，領外出許

可證。

我和哈雷在沖水時，鮑伯不見了，不知到那裏去。不過這樣反而使我好過一點。眞不願意讓被取消外出的鮑伯，看到我們的外出。

哈雷興沖沖地講著，此後的預定節目。

「詹姆，跟我一齊來嘛，來和我父親吃飯。父親會請你品嚐，特上級的海底大菜！父親用的是一流廚師……來吧，詹姆！」

哈利斯中士正在桌前接電話。

「是，對，知道了！」

說完放下電話器，哈利斯中士興奮地對我們說。

「你們知道鮑伯在那裏嗎？」

「想是在宿舍，來，哈利斯，快給我們外出許可證吧。」哈雷說。

「稍爲等一下，剛才津野中尉來電話。津野中尉要鮑伯做特別勤務，連絡他2000時到K站報到。可是鮑伯不在宿舍。」

「奇怪……。」



哈雷和我互相看看，我們很快了解鮑伯的特別勤務是什麼。2000時是，鮑伯預測的震度二的地震，來臨前一小時。大概津野中尉要讓鮑伯，在預知地震發生時刻，待在K站，叫他體驗預測的錯誤吧。

但，鮑伯不見了。

「鮑伯的外出許可證也不見了。」

說著，哈利斯中士打開桌子的抽屜給我們看。

「和你們的一起放在這裡的。後來津野中尉通知過來，取消鮑伯的外出，所以想撕掉鮑伯的外出許可證，但，已經不見了。」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抽屜。眞是，鮑伯盡做些奇怪的行動。我發現音波地殼探測器遺失前，鮑伯跟一個可疑的馬來西亞人守衛在一起，那時的行動，同樣叫我懷疑。可是鮑伯是我的朋友，很正派的男人。

我不敢想像，鮑伯違反海底艦隊的規律，做無故外出。

「你們外出前最好去找找鮑伯吧。只要你們忠於任務，津野中尉是愛護部下的好長官。但是你們如忽略了任務，會變成怎樣的長官，就不知道了。」

說著，哈利斯中士，把外出許可證，交給我和哈雷。

我們趕快回到宿舍。

鮑伯不在那裏，還有鮑伯的制服也不見了。

「那傢伙，擅自外出，你早知道的吧！」

哈雷大叫，我也忍不住吼過去。

「揍你呀！鮑伯是很好的士官候補生，才不做那種事！」

「那麼鮑伯在那裏？」

哈雷毫不放鬆地逼過來，我沒有話可以回答。

## *跟蹤

哈雷可憐我似地說：

「鮑伯這時候，一定在市內了，錯不了的。」

「我不那麼想。」

雖然嘴裡這麼說着，內心裡想著，也許哈雷說對了。



衞兵檢查我們的許可證。

我們離開基地，進昇降機上去市內。走過抽水機室和空氣循環控制室旁邊，走過潛水貨物船的鼻頭，穿入貼伊狄耐壓力室的水閘。

突然我說。

「找鮑伯吧。」

「哼，你也承認了那傢伙，擅自外出了……。」

哈雷停下來，看了我的臉，然後看了手錶，躊躇了一會說。

「怎麼辦……和父親約好1300時吃飯，要不要一齊來？」

「我要找鮑伯。拜託，幫幫忙。」

「忙是要幫，可是用不着辭掉吃飯吧？老久想着，吃父親廚師做的菜。吃飯要緊，1900時前，找到鮑伯就好了嘛！」

我們踏上環狀自動道路，再改乘往市中心的放射狀，自動道路。

「往上面東南區的人們，差不多是下了班的。那裏集中各種店、戲院和餐廳。喂，搭自動道路要注意保持身體的平衡。你看，要像我看着道路的前方呀，詹姆。」

「這樣的事，早知道。」
我回答後，哈雷搖了頭。
「你到這海底都市，不過兩個禮拜，可是我自出生，一直生活在這裡，該聽從老前輩的忠告吧。」
把我帶到別的昇降機，哈雷繼續說。
「這個海底都市，從頂端到海上的浮搭飛機場延伸的軟管以外，完全成爲半球形。直徑六百公尺，高三百公尺。當然沒有包含海底下的排水抽水機、倉庫地區，還有K站。」
「哦。」
我呼應著，其實都沒有聽進去。想着也許會看到鮑伯，精神貫注在昇降機裡上上下下的人，和路上的人。
「地震破壞海底都市的畏懼，完全沒有，公式上設計可耐到震度八，實際上能耐到震度九的地震。但是，小小地震也好，在沒有貼伊狄耐的地下，發生龜裂就慘了。海水從那裏浸入。爲了那種情形，海底都市分隔爲八個區域。如果有海水浸入的危險，驀地各區關閉開關，變爲獨立區。這樣做，假定被破壞幾個區，剩下區域裡的人是安然無事。當然，要禱告不



要發生那樣的事。萬一，動力供給裝置被破壞了，各區的自動開關就會失靈了。」
哈雷一直講下去。其間，我一直尋找鮑伯的影子。
不知何時，我們走在人潮中。
「這裡是十二層，最熱鬧的商店街。」
哈雷給我做說明。頭上十二公尺的金屬天花板上，排列着照明燈外，幾乎和陸上都市的商店街沒有什麼兩樣。
要推開似地走在圍繞在立體電影院和餐廳的人群裡，一般市民、潛水貨物輪的船夫、潛水客輪的乘客、還有穿制服的海底艦隊的艦員。也看到幾個紅色制服的士官學校學生，都不是鮑伯。
哈雷說：
「市內的街道，延伸一百八十公里。用時速六·五公里的自動道路，繞完也得費幾天工夫，再說，如果，鮑伯在大樓裏面也找不到。趁早斷了念頭，來我家吧。」
「再一次就好，一齊找看看。」
我求了他。

十三層林立着，射箭場、彈子房、遊戲場等，那裏也有紅制服的士官學校學生，只是沒有鮑伯的影子。

「想是沒有希望，再陪你一次吧。在這上層，有我家。」

哈雷，帶着我，再上一層。沿着放射狀自動道路，並列着高級餐館。我們走近譚碩夫一家住的住宅區。那裏的道路較寬，兩旁有青葱葱，修剪整齊的韓國草。公寓都是豪華建築，進門處有機械人守衛。

「不進來吃飯嗎？父親的廚師……。」

哈雷屢次邀請，但我的頭裡充滿了鮑伯的影子。

「謝了，下次打擾吧。」

我和哈雷分手，決定獨自找鮑伯下去。

搭自動道路，進入另一區。是辦公大樓。也許下班了的緣故，人影稀疏，穿過那裏，又是居住區。一般薪水階級和勞動者，海底艦隊軍人和民間貨物船船員眷屬所居住的地方。建築物也比不上譚碩夫家那裏的高級住宅漂亮。在陽台上，男人們穿着汗衫，悠閒地看著報紙。路上有孩子在玩球。甚至來叫孩子回家的女人們，也穿著家常便服。



這樣的地方，鮑伯不會來吧。我正想返回商店街。

就在此時，我看見了鮑伯！

鮑伯和滿面皺紋，身材很小的馬來西亞人講著話。就是基地宿舍前的可疑男人！

（終於找到了！）

我想跑到兩人面前，但改變了主意。我不是間諜，也不是私人偵探。沒有把握確實證據，不願意把朋友鮑伯，當壞人看待。

雖然如此，鮑伯和馬來西亞人的行爲眞奇怪。兩人短短地交談幾句，快步走開。然後，鮑伯響亮着馬靴聲走來走去，窺看着附近情形。身材小的馬來人，慢步走了大約十公尺，往海口香糖的自動販賣機投進銅板，同樣地掃視了附近。

我停在兩人看不到的地方。兩人保持距離，登上自動道路。看來要往昇降機方向走。我也趕上自動走路，採取跟踪。

（不妙）

我發覺，我的紅制服，太顯眼了。不巧來往的人又不多。不久，鮑伯走下自動道路，站到昇降機前。那裡有三個潛水艇的船員。那個馬來人也走下自動道路，把銅板投進自動新聞

速報機，將臉貼近有套頭的小窗，開始看新聞。

這時，出現兩個紅制服的潛水士官學校學生，站到陳列窗前。衣領的徽章很熟。對了，現在進港在基地的潛水練習船"西門・萊克號"的船員。陳列窗裡，有民間用的淺海潛水用具。看著那些，練習船學生們開始在討論。

我站到學生旁邊，假裝看陳列窗。因制服相同，成為極巧的偽裝。更妙的是櫥窗玻璃代替鏡子的作用，照着鮑伯和馬來人的影子。

昇降機來了，鮑伯和三個船員一齊踏上去，往樓下走了。不過，那馬來人離開自動新聞速報機，站到起落間等下次昇降機。我也跟著兩個學生，一齊移步到起落間。

昇降機來了，先是馬來人進去，接着兩個學生，最後我進去了。在我背後自動門關上。馬來人像小孩子一樣，解開海口香糖的包裝紙，忽然回頭過來和我碰個正面。一陣驚訝掠過皺紋的臉上，認出我來了。但，什麼都沒有說把臉側過去，把海口香糖放進嘴裡默默開始咬。

這個馬來人，到底是誰呢？

年紀不輕了，凹下去的眼睛，透露着銳厲的理智。穿着像守衛或門房，可是決不是老耄



的勞動者。

昇降機下到最底層，門開了，我急急走出來找鮑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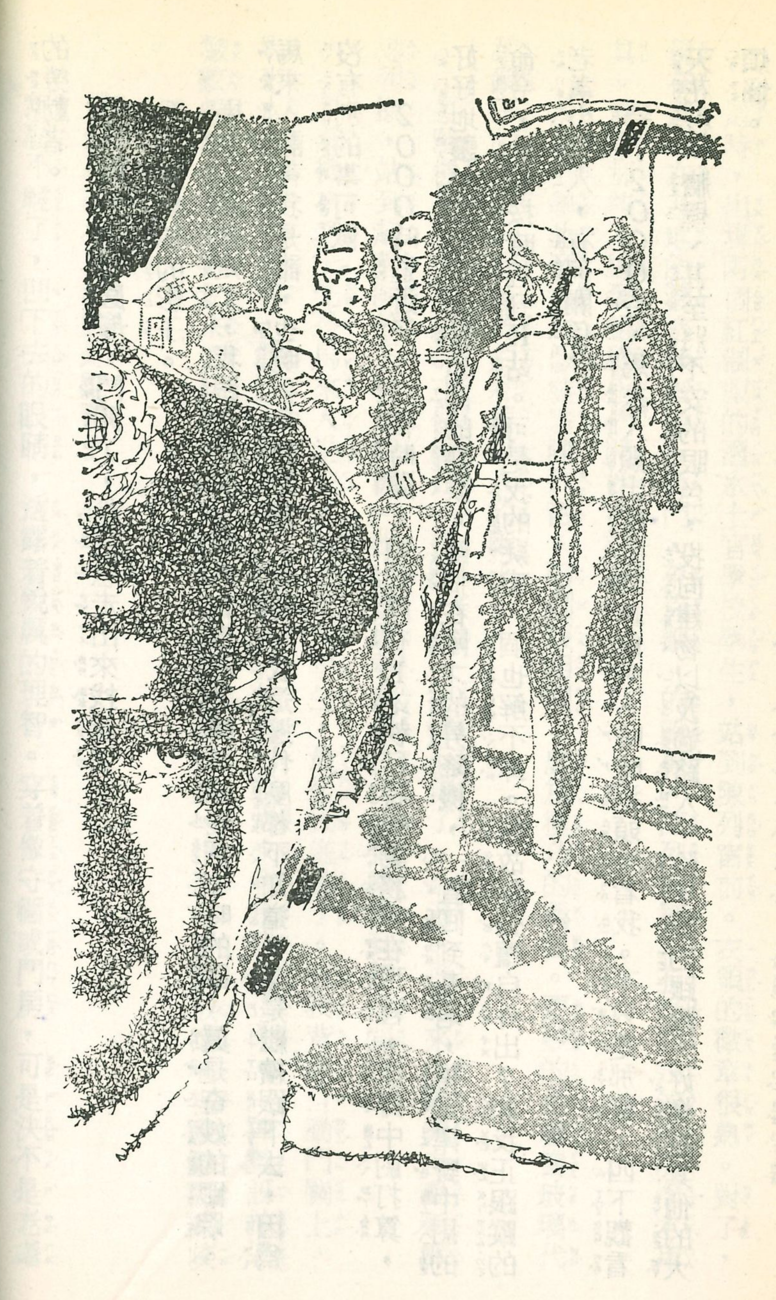
看不到鮑伯的影子。

馬來人開始走了，我跟在後面。兩人在市內，轉了好幾個小時的圈。眞是奇妙的跟踪。馬來人認得我是誰，也曉得我在跟蹤。可是，我這邊什麼都不知道，還是繼續跟下去，因為沒有別的事可做。

2000時迫近了，這個時間，鮑伯應在K站執行特別勤務。在那裡，津野中尉打算，好好地讓鮑伯體會地震預測的錯誤。鮑伯在剛才的昇降機，一直回到基地，得知津野中尉的命令，就能按時趕到K站。可是我的疑惑一個也解不掉。何故鮑伯擅自外出？和我正跟蹤的老耄小男人，有何關係？

過了2000時，馬來人顯出焦急的神色來。時時返頭來看我。不只是那樣，四下觀看天花板、牆壁、甚至將不安的眼色，投向建物以及過路人。除了我的跟蹤，好像有其他的大煩惱。

突然，恐怖的轟動，彌滿海底都市庫拉卡。那是從地下深處，傳過來的猛烈能量。





我腳下地板，開始搖動，漸漸地轉劇。

「海底地震！」

鮑伯的預測是正確的！我聽到人們的哀叫。然後看到馬來人向我跑過來。

接着從天花板掉下來鋸齒形的大東西。我趕快躲開，但遲了一步。我的身體，被拋出兩公尺左右，然後眼前一片黑。

## ＊百萬美元的地震

耳朵裡有聲音在響。我想站起來。

有人抱着我的頭。我開了眼睛。看到馬來人皺紋的臉，眼中沒有惡意，只有悲愁的潤光。證實我恢復意識後，馬來人輕柔地把我的頭，放回地板上。

我抵住身上的痛楚，再度自己爬起來，可是馬來人已經不見了。

海底艦隊的看護兵跑過來了。

「有沒有關係？」

「不要緊。」我回答。

看護兵在檢查我身體時，從擴音機流出緊張的聲音。

「地震警報發令！地震警報發令！安全壁、安全開關、安全門都要關閉。不能到他區！」

「好像沒有怎麼樣。」

說着，看護兵從我身邊站起來，找別的受傷人去了。我跌跌撞撞站起來，回看四周。就在身邊，天花板的照明燈掉下來，四離五滅地碎在那裏。大概尖端擦傷了我，眞是驚險萬分。又從擴音機傳出聲來。

「沒有危險。海底都市的損害，極爲輕微。收到報告的受傷人二、三件而已。所有安全裝置都在正常操作。警報解除前，請留在屋內！公共道路，禁止一般市民通行。」

無法可想。區境界的安全開關已經下來。我被留在現地，任何地方都走不成。

過了將近兩個小時，終於解除地震警報。我的外出時間，所剩不多，不能再找那馬來人。

自動走路、人行道上，開始有人出現。看來誰也沒有畏懼地震。那也難怪，剛才地震的強度，一點也不稀奇。海底都市庫拉卡是從墨西哥通過西印度諸島、南歐洲、小亞細亞洲到



東印度的大地震帶上。明知多地震而建設的。

可是，這次地震很是特別。

這地震，除了鮑伯．埃斯谷，誰也沒有預知道。

抱著太多疑問，快炸開的心，我回到基地。

我很想見鮑伯。

從K站回來，想醒着等鮑伯，但是頭痛、加上在市內走累了，不知不覺沈睡下去。

當我醒過來時，鮑伯的床，仍然空的。可能鮑伯是，我睡着後回來，睡了一下，比我先起來走掉的。

相反方向的床上，哈雷坐着，用奇妙的臉色看着我。

「詹姆，被你漂亮地要了一手。」

「什麼事情嗎？」

經我反問，哈雷咯咯笑了。眼神帶着妒光。

「告訴我情報吧，詹姆，你和你的叔父，完全要了我們！」

「講什麼，簡直聽不懂。」

我下了床，穿上衣服，一個人到餐廳去。

吃過飯回來，看到鮑伯。哈雷也用剛才看我的眼光，看着鮑伯。

我不想在哈雷面前，詢問鮑伯，關於瘦巴巴的馬來人的事情。所以這樣地說：

「你回來眞好，鮑伯。」

「不用爲我操那麼大的心呀，詹姆。」

鮑伯平靜地說。

「能不要操心嗎？如果津野中尉發覺你擅自外出，你想會怎麼樣？」

看我加重語氣，哈雷插嘴說：

「喂，喂，不動聽的話，少說吧。不如說，你們爲什麼把我排出圈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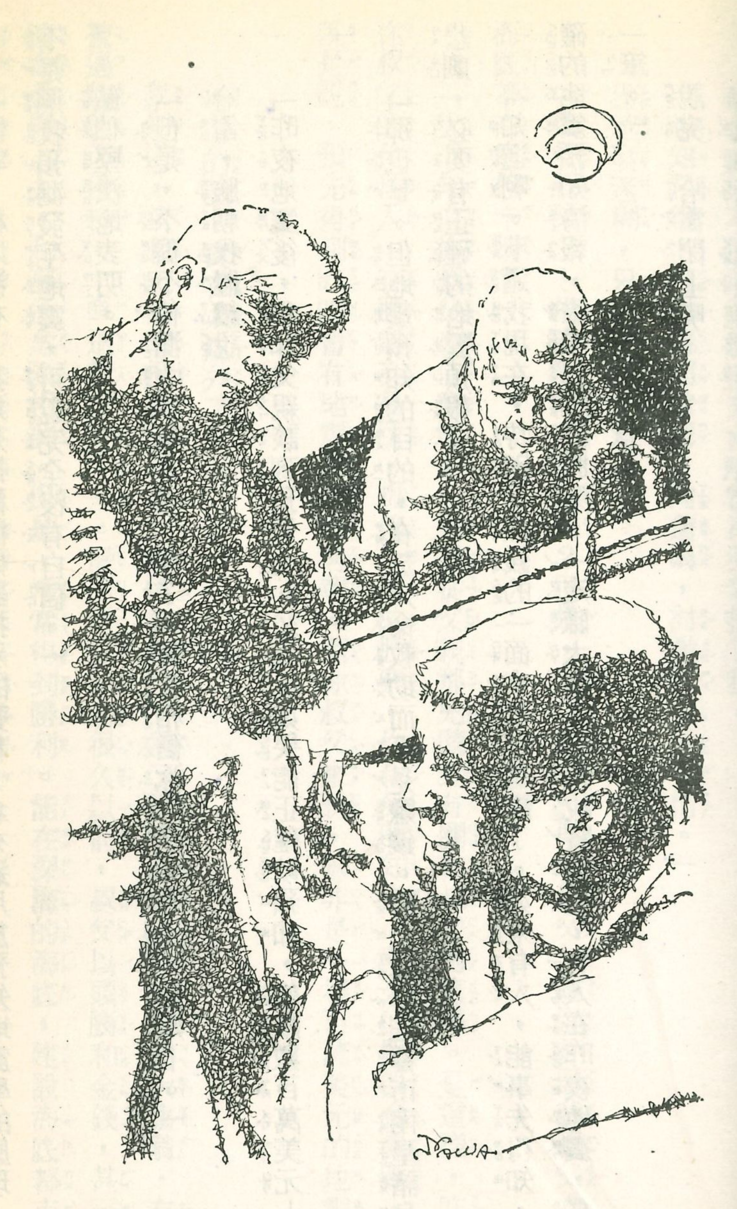
對目瞪口呆的鮑伯，哈雷追問下去。

「昨晚地震的消息，你是怎樣得來的，講給我聽聽好嗎？」

「我做預測的，只是那樣而已。」

「不要騙呀，津野中尉、詹姆和我都沒有預測出來。」





「情報，根本沒有，我只是把觀測儀器指示的資料，拿來適用於預知地震學的原理。是不是照我預測發生地震，可說完全沒有自信。」

鮑伯堅決地表明。

「但是，不偏不倚測中了嘛！噢，好了，暫且相信你的話。不過，詹姆－。」

哈雷，臉朝我繼續說。

「昨夜地震後，我和父親談到預知上。父親說如果能正確做預知，能賺數百萬美元－。」

「那也是。但地震預知的目的，在於人命救助而不是賺錢。防止像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悲劇，必要有正確的地震預報。」

「知道啊。不過我現在，特別拿賺錢的一面來做討論罷了。如果有人，能事先得知，正確的地震預知情報，來做爲操縱股票，一定賺大錢。父親說實際上，有人在昨夜地震，撈了一筆。」

說完，哈雷閉上嘴。

「你的話，全然聽不懂，哈雷。」



鮑伯表示不服。這麼一來，哈雷冷笑着指了我。

「想知詳細，可以請問詹姆。向詹姆，討教叔父的事情。」

我越發迷糊，只有求證話意。

「我的叔父……指史蒂華．伊甸嗎？可是，我很久沒有見過叔父，難道你說我叔父在這海底都市庫拉卡嗎？」

「我不知道你叔父在什麼地方。可是從父親那兒聽到有關你叔父的情報。是這樣，昨天你叔父的代理人，在股票交易所，抛售大量的股票。你叔父明知道，今天的股票會暴跌，也就是說，預先得到昨晚會有地震發生的情報。對你叔父來說，無非是一場百萬美元的地震。」

哈雷的話，實在太意外了。

我知道，叔父史蒂華投資到深海企業所有部門。爲了這樣原故，有時成爲大富翁，有時被逼臨破產邊緣，一直這樣維持下來。發明伊狄耐的很久以前，叔父以頭腦和金錢，甚至，連命也賭上去，和海的危險相鬪。但是，常常得到勝利。能在深海的海底，建設海底都市，就是好證據。相對地，恐怖的深海，也把叔父打倒不少次。

但，叔父會利用災害，圖謀賺錢嗎？那樣的事難相信。

「告訴我，詹姆。你叔父在那裏？在海底都市庫拉卡？」

哈雷執拗地追問，我只能回答自己所知的事。

「應在海底都市瑪利尼亞……目前，在那裏不知道。」

「是嗎……傷腦筋。看來，我父親無法見到你叔父……。」

哈雷很失望地說。而鮑伯臉上，帶着嘲笑。

「你父親的話，好像想在每次地震時賺到數百萬美元吧。」

「當然呀，詹姆的叔父，和我父親攜手起來，會賺到若大的錢財！」

如此挖苦，哈雷還興沖沖點頭。

不過，叔父願不願意和翩．譚碩夫那種人物合作，倒很懷疑。可是什麼也沒有說，也來不及說，因為哈雷斯中士進來了。

「伊甸同學，津野中尉的命令0800時，到K站報到。」

哈利斯中士，直截了當，傳了命令。

我看了手錶，到0800時，幾乎沒有時間了。



「跑步！」

哈利斯中士叫喊。可是我很不情願地，走出宿舍。津野中尉到底要我做什麼。

從老中士被海潮晒紅的臉上，讀不出名堂來。

「現在是自由時間呀。明知還要拖出去嗎？」

我故意用話勾他。

「拖出去？你們候補生，可以自己主張權利嗎？」

哈利士中士眼睛，釘在鮑伯。

「昨天，你的外出許可證丟了，對這事，有何辯白？」

「那個外出許可證，該是找到了……。」

鮑伯面不改色地回答。

「找到了！可是，外出許可證失踪期間，你在那裏？拿外出許可證去用了，又偷偷放回去。不是嗎？」

任哈利斯中士，如何詰問，鮑伯連眉毛都沒有動一下。我很想看個究竟。鮑伯如何編造，渡過這難關。但時間可不容我這麼做。

「快去！詹姆。時間不等人！」

被哈利斯中士叫罵，我往K站趕去。

在海底地下三千公尺的地震觀測所，津野中尉對着牆上地圖，自言自語。大概整晚沒有睡吧，細長的臉，更加憔悴了。只有眼光，勃勃發亮。不一會，他發覺是我，回頭過來。

「聽說你在昨晚的一場地震受傷了。」

「沒有什麼大事，是擦傷。」

「眞僥倖。」

津野中尉頷首，把身體反板，仰望天花板；「海底都市庫拉卡眞幸運。如果像侵襲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大地震的話──」

說完，搖頭閉眼。

「你沒有預知昨晚的地震。當然不用羞恥。我也沒有預測出來。但鮑伯・埃斯谷預測到了。」

「是的。」

「你對鮑伯・埃斯谷，認識很深嗎？」



「是，潛水士官學校入學以來的朋友。」

「那麼，你想，爲什麼鮑伯能把昨夜的地震預測得到？」

「不知道。」

我回答。

「是嗎……你不是也預測出來的嗎？」

津野中尉試探的看我。究竟爲什麼？連津野中尉也和哈雷一樣，認爲我預先得知昨夜地震的情報呢？

忽然，津野中尉改變話題。

「你認識耶日斯會的地震學者，泰德神父吧。」

「在潛水學校見過。」

「那麼，最近在這一帶，發生的一連串地震，泰德所持的學說，也知道嗎？」

「是，不過……。」我說不出口來。

「泰德神父，相信一連串的地震，是起於人工的。不知是誰……大概爲了股票交易上，得利益而做！關於那種事，你有何想法？」

「不能想像會做那種事情。」

我堅決地說。津野中尉點頭讚同。

「我也不能做。可是任何人想做，也不是不可能。像泰德神父所說，你叔父有可疑地方。當然，我是相信，你對我們海底艦隊的忠心。所以……如果，今後還想繼續做，昨天你在市內做的間諜遊戲，我高興做援助。不管什麼時間，你需要的時候，發給你特別外出許可證。要件就是這些。可以回去！」

什麼鬼把戲。

走向宿舍，我心亂如麻，津野中尉知道，昨晚鮑伯離開基地。尚且看穿我對鮑伯猜對地震預測所生的疑心—究竟出自偶然一致，或另有原因。

我不得不開始想，鮑伯把音波地殼探測器，交給馬來人。也不得不相信哈雷所說，有關叔父代理人的事，以及泰德神父所說，叔父遭難的事。

可是、叔父是我唯一的親人，鮑伯是生死與共的親友。對兩人起懷疑心，一切都完了。

我下定決心。不能要津野中尉的特別外出許可證。也不學密探。鮑伯一定會給我滿意的說明。就等到那時。叔父的問題，也是由於行方不明，受到意外的誤解，無法解釋而已。



宿舍裏，哈雷和鮑伯做着裝備檢查。我也開了自己的櫃櫥，沒想到，叔父的照片，飄落在地板上，哈雷把它檢起，看了簽名。

「啊，這個人就是你叔父，若是你能帶叔父來見我父親，該多好。」

「可是，不知道在那裏啊，哈雷。也許南極，說不定在加州灣……。」

我這樣說。此時鮑伯，無意低語。

「說不定，在這海底都市……。」

「什麼？」

我吃驚地，看了鮑伯的臉。

「不，實在是……。」鮑伯慌張做解釋。

「我只說，好像看到史蒂華．伊甸。大概是別人吧。只是看來很像你叔父的人而已…。」

「啊伊呀。」我和哈雷都感失望。

可是，我很明顯地感覺到，鮑伯隱瞞對叔父所知道的事情。因而重新考慮，向津野中尉要特別外出許可證。

## *伊甸企業

我把軍帽戴正，檢點制服的鈕扣，然後走進爾・譚碩夫的辦事處。大門口林立着玄武石的高柱子，有達裘・曼哈兒般豪壯之感。

接待處有個傲慢的金髮女郎。看了我也不理睬。

「想見爾・譚碩夫。我是譚碩夫先生兒子哈雷的朋友。」

我道出來意。女郎對我行跡可疑地東看西看，然後很厭煩地拿起電話器。

我站在那裏等着。

使人討厭的接待，我眞想就這樣走掉，但不願意丟掉這唯一的線索。

如果，叔父在海底都市庫拉卡的話，沒有理由找不到。我向事業合作社、旅館等，到處打電話詢問，就是沒有一個人看到叔父。

剩下的辦法，只有往訪爾・譚碩夫。爾對兒子哈雷，談起叔父的謠言。我想要探究謠言的來源。

接待的女郎，揚揚泛白的金色眉毛，放下電話器，不敢相信似地看了我。

「請，伊甸先生。社長在A層。」

我乘小昇降機上去A層。翩‧譚碩夫已等在那裡。翩以售貨人樣地哈腰，恭敬地握了我手。

「詹姆‧伊甸君，歡迎！你的事，哈雷告訴我很多。和你叔父，又是很久以來的知己！」

我不認爲翩是叔父的親友。反而可說是〃敵人〃。可是現在，翩是搜尋叔父行踪的唯一線索。

翩，帶我到寬敞的隔音房間。

「話說，詹姆，怎麼了？我能幫你什麼嗎？」

好像對待自己兒子一樣，說話很溫柔。

「我在找叔父，請幫幫忙。」

我開門見山道出來。翩細瞇着眼睛。

「你不知叔父的住所？」

「對，聽說在海底都市庫拉卡。所以想到，也許你知道叔父的住所—。」



「那是不可能，詹姆。」

翩．擺動著頭，在房裏踱來踱去。

「你的叔父，從水中車失事後，一直行方不明。很久以來，你叔父老是說〃爲了住在海的人們〃盡做些妄爲的冒險。我好幾次忠告他〃不要再做傻事了〃。可是終於變聰明的樣子。」

「什麼事情呢？」

「掌握情報啊！」翩做奸笑。「那檔事，誰都知道。你叔父的代理人，昨日把數百萬美元的股票，一拋而空。看準了，由於地震，股價將暴跌，得有利賺進。不只是你叔父，哈雷說，你的朋友也知道，地震會發生。那個朋友，是不是和你叔父做些什麼？」

「我被禁止談論地雷，哈雷也是一樣。」

我僵著臉說。

「我曉得……但是見到那位朋友，告訴他到我這裡來玩。我要使他變成富翁。」

「譚碩先生，我真的在找叔父。能給我幫忙嗎？」

「好，好，至少我還認識你叔父的代理人。」

翩，拿起電話講話。悄悄私語似地小聲，無法知道內容。不一會放下電話，兩道眉頭結在一起。

「叔父代理人的住所知道了。第七區四樓八十八號。我還有工作，失陪了。」

說著，翩快步離開房間。

何故翩的態度轉冷了？

我絞盡腦汁想著，乘昇降機下去四樓。

四樓是商業地區和民間潛水船塢地區相雜的地方，大樓的大部分，不是倉庫就是海運業者的事務所。這裡沒有步行者用的自動道路。街道上，阻塞著裝運海產物的，貨物搬運車。使我難得聞到海潮味。

閃避來車，我向八十八號走去。二棟倉庫當中的大門，就是八十八號大門。進了門，有灰暗的樓梯，往上伸去。我上了樓梯，走到倉庫上面的長走廊。那裏並排著幾個事務所。在走廊的丁字路口，穿著上下連身工作服的男人，用油漆寫字在金屬門上。

｜伊甸企業｜。

我抑制心口的動悸，問了男人。



「史蒂華．伊甸先生在這裡嗎？」

那個男人回頭過來，驚叫得幾乎把油漆罐掉下來。

「詹姆！就是詹姆！」

原來是宜廸恩．派克。

「宜廸恩！」

我禁不住緊握那人的手，凝視那個黑臉。

宜廸恩．派克雖是黑人，卻是叔父的朋友，也是忠實的助手。從沾了海綠色油漆的黑臉，露出白齒笑了。

「詹姆！以爲你回到百慕達！」

因爲握了手，我的手也沾上油漆。

「我怎麼也不是一流油漆師父！」

宜廸恩，交給我抹布，自己也另外拿抹布擦手，又笑了。

「沒有關係，宜廸恩。可是在這裡做什麼啊？以爲在瑪利尼亞呢｜。」

聽我說完，宜廸恩開了門。

「先進裡面去，詹姆。雖然窄又骯髒，整理過了，還可以當事務所使用。」

「可是……叔父在做什麼？」

經我一問，宜廸恩停住腳，露出深刻的臉色。

「早就想到，你會最先問這個問題，詹姆。叔父的健康情況，非常不好。但也不是說，完全不行了。沒有什麼能打倒史蒂華・伊甸！」

我也相信，這是事實。可是想起泰德神父的事，我說：

「宜廸恩，我聽到叔父的水中車，在印度洋海底失事，眞的嗎？」

這些質問，使宜廸恩臉色，越發深沈，咯嗒咯嗒弄響着油漆罐，走開了。

「進去裡面，將你所知道的講給我聽，詹姆。」

伊甸企業的事務所是，空洞的兩個房間而已。牆壁漆上鮮艷的海綠色。傢具是桌子一個，毀掉的椅子兩把，大概是以前用的人留下來的。新的東西，只有很重的，鋼鐵的大金庫。在那門上也用油漆書寫着「伊甸企業」的文字。這邊看來是正牌的油漆師父寫的。」

宜廸恩坐下椅子，也拿給我另一把椅子。我講了從泰德神父聽來的話。宜廸恩領會了。

「有一點點小事故是事實。但是我們不願意，讓大家知道那個事情，怕會影響生意信用



。」

宜廸恩伏下去，扣粘在地板上的油漆點。

「泰德神父，會發現我們的水中車，是必然的事。每次有事故，泰德神父一定會出現在現場，駕着貼伊狄耐自家水中車。」

咕咕笑後，宜廸恩又恢復深刻的臉。

「可是，泰德神父，時常困惑我們，詹姆。那個神父有沒告訴你，不知誰在製造人工地震嗎？」

我點頭。

「然後，那個不知誰，說不定就是你叔父。這樣說過了吧？」

「完全是這樣，宜廸恩。可是不可能有那種事，叔父絕不是做那種事的人！」

「當然啊，詹姆……。」

宜廸恩，從椅子站起來，在房中踱方步。

「詹姆，你叔父的身體不好。我們在印度洋海底，遇到地震。水中車毀掉不能動了。沒有辦法，我們棄去水中車，在維持生命裝置裡面，渡過六十小時後，給收到緊急音波信號的

潛水艇救起。六十小時呀！像你這樣，血氣方剛的青年，也會受不了。你的叔父，早不是青年了。瀕臨死亡的身體，遲遲回復不起來，是當然的事。現在你的叔父在海底都市庫拉卡。早上留在旅館，叫他好好休息。」

「我想見叔父，宜廸恩！」

「知道，詹姆，可以見到。可是要等到叔父來。」

宜廸恩，把剛漆好的牆，不安地巡視一回，又坐下。

「詹姆，你是很了解叔父的。你叔父漫長的生涯，都爲征服海而獻出來。不用我再說，叔父是以伊狄耐做開頭，完成上百種發明的偉大發明家。可不是躲在研究所的人。攀登海底山脈、探險海溝。海底擁有鑛區、海上開拓海洋農場。尙且，常援助有志開發海洋的人。托你叔父的福而成功，得到大利益的人，必竟連我都無法算出來。還有，拿新發明或可怕的探險計劃，來找叔父的人，也不計其數，詹姆！只要是有關海的，叔父都感興趣。」

邊聽着宜廸恩的話，我看着寒嗆的椅子。也許宜廸恩已看在眼裡，便說。

「的確，叔父的工作，最近不大順利。稍爲嫌放手太寬。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支出超過收入，詹姆。」



「可是，」我頂了回去。「昨晚怎樣？不是替叔父動了股票嗎？然後數百萬美元的錢——。」

「那個事情，只有你的叔父才能回答，詹姆。但是我敢說，你叔父不是爲私利私欲而賺錢的人！」

是的，宜廸恩說的不錯。

我感覺悲痛難堪，爲什麼我落得，不單是朋友鮑伯，就連叔父史蒂華•伊甸的行動也要監視。

「詹姆！」

後面有人叫，我回頭過去。

門開着，就在那裡站着我叔父史蒂華•伊甸。

## ＊老人們的對決

瞬間，我怔住了。

叔父變得太虛弱了。寬肩膀削落了，整個身體縮小。黃色的皮膚，有不健康的感覺。藍

眼混濁，時時瞅瞅眼皮，走起路常絆腳，顯得不穩定。

「史蒂華叔父！」終於，我叫出來。

叔父倚靠似的牢牢握住我的手，然後重重地坐進椅子。擤擤鼻，擦擦眼睛，不放心的說。

「有過甚麼事，詹姆？我一直以為你在百慕達。」

「是，一直在百慕達，為了受特別訓練才來這裡。」

保持機密的立場，我不能說出訓練內容。

「舒服嗎？史蒂華叔父？」

「比外觀強多了！」叔父咄地站起來。「我是在荒海滾過的男人！」

我終於心寬了，卽時問說。

「史蒂華叔父，我聽說過叔父由昨晚的海底地震，賺到百萬美元。」

史蒂華・伊甸白了我一眼。從那一眼，我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叔父歎息了。

「確實賺到，可是那麼一點，等於澆在燙石上的水，詹姆。難得見到面，不要談錢。倒





不如，讓叔父好好看看你。噢，已經是大人了，詹姆。將來會做好士官！」

高興地笑着，叔父撫摸我的紅制服。

「你父親健在的話，看到這個樣子，不知會樂成什麼樣！」

叔父的眼睛，閃閃發亮。

「什麼都不用怕，詹姆。你做海底艦隊士官。我嗎，取回失去的金錢，還有健康。」

說着，叔父凝視寫着「伊甸企業」的全新大金庫。

宜廸恩，咳了一聲，溫和地說。

「史蒂華，你不會忘記約會吧？」

「約會？」

叔父望了手錶。

「噢，時間到了…詹姆，我還想跟你談談，但已經約定了，和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吃中飯，眞捨不得…。」

「我要回基地。下次拿到外出許可會打電話。到時，我們再一齊吃飯。」

我站了起來。此時，要和叔父進中餐的客人進來。那位客人是，我所認識的人。叔父以



爲我不認識呢？還是不願意讓我見到？那個男人是穿了僧衣的泰德神父。

看到我和神父打招呼，叔父改變了主意。不多久，叔父帶我和泰德神父，到了附近的餐廳。走在熱鬧的街道，泰德神父，紅光滿面的臉上，帶着微笑，用清晰溫暖的聲音說。

「很有精神啊，詹姆。能在這裡見到你，眞高興，意想不到的高興。」

在餐廳開始進餐。我傾聽叔父和泰德神父的話。但是盡談些從海產物作食料的事情。

將吃完時，泰德神父提起研究地震的話。接着叔父說「對不起，神父，現在的我，不能援助你的計劃。」

「錢不能代表一切，史蒂華，」神父說「但是，地震研究也是，要看如何做法，還可以撈一票。如果，有誰有辦法預知海底地震，那個人定會獲得莫大的利益。不，用人工造成地震…聽說過這樣的話。」

「神父，職業上你有揭發人們罪行的嗜僻。所以，認定人都是壞的。」

熱咖啡從杯裡潑在叔父手上。用餐巾擦着手指，隔着小桌子，凝視泰德神父。

對這樣挖苦，泰德神父正經地回答。

「也許，對人的缺點很嚴厲。但是，缺點多的人，照樣能得救。」

喝乾了咖啡，泰德神父靠在椅背上。

「我開始學習做神父時，我的心，被火山活動和地震吸引了。為什麼？火山活動以及地震災害，我認為是神的意志表示。那時以來，我把長久人生獻出做地震研究，但對神的敬懼只有日增，人能阻止神的意志嗎？當然不可能。那麼怎麼辦？如預知天氣一樣，就是正確地預知地震。只要人能順從天意，就能躲避災害。」

泰德神父用銳利的眼光看我。好像被看穿在津野中尉下所做的機密工作，寒心透背。

「可是也有和地震預知做正反對的研究分野，那是非常危險的。不只是人的生存問題，連靈魂也受到災害。史蒂華，你應該聽得懂我所講的。我認為有誰：那個人的名字不知道：有用人工起發地震的確實證據。如果，有那樣的技術，應該運用到救助人的生命，不應該用在特定的幾個人，得到利益！」

最後，泰德神父激動得大叫，為了要說這些，來見叔父的吧。

叔父一點不動聲色。用灼燒的眼光睨回去。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相撞，散開了看不見的火花。

我認為泰德神父的話是對的。另方面不能相信，叔父為了賺錢，威脅到住在海底都市人們的安全。可是，何故叔父不做解釋來卸掉背負在自己身上的嫌疑。又泰德神父，既然有證據說，叔父是人工地震的主犯，何以不坦白追究呢？

幾乎窒息的對決，終於半途而廢。泰德神父再度回復溫和的臉，盡說些海產腓料理，和飯後的海產水果。叔父只管聽，差不多沒有回答。

用完中餐，我舒了一口氣。

「多保重身體—。」

說了，泰德神父離去。

我和叔父，一齊走到嘈雜的街道，往汚穢的事務所走。叔父依然緘默着，痛苦不堪地搖搖晃晃走。可是來到八十八號的門口，忽然抓住我的手，用有力的聲音說：

「詹姆，還想和你談談，可是還有一個客人。」

「嗯，會再來。」

向叔父道過「再見」馬上回到街上。因為我知道，叔父為什麼急忙趕我走。我們走到八十八號時，有一個男人，從汚穢的門口往裏面探頭，那是我認識的人。以前見過的，好幾次會過面。那個男人是老耄的馬來人。

現在，馬來人拿著，雖小看似重重的小包。我直想著它，和被盜的音波地殼探測器，同樣大小。

我記不得，怎樣轉來轉去，回到基地。

進了宿舍，鮑伯・埃斯谷和哈雷・譚碩夫，用奇妙的眼睛看著我。

「好運氣的傢伙！津野中尉爲什麼只給你外出許可證？」

哈雷酸溜溜地喊叫。

「詹姆，馬上去K站。津野中尉等你。」

鮑伯平靜地告訴我。

對我來說這樣很恰巧，這個時候，我也不想跟鮑伯或哈雷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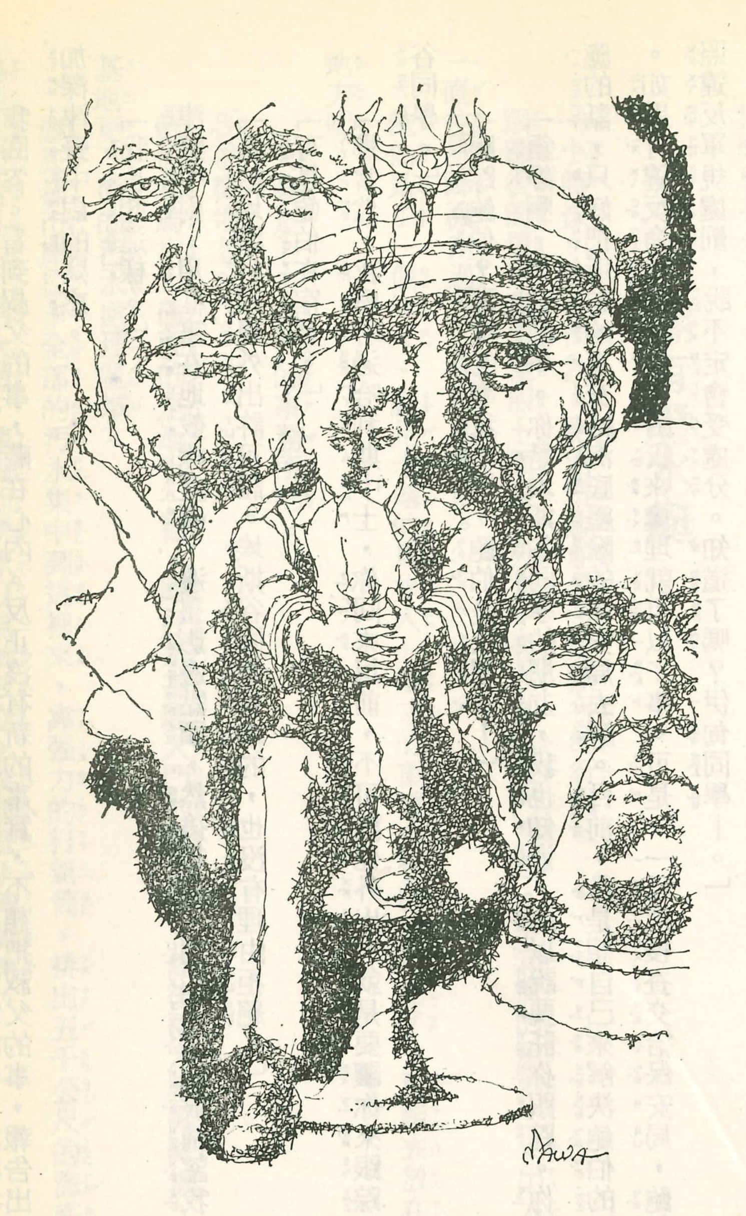
地底的地震觀測所，靜得不好受。在那事務所的桌子，津野中尉在地殼深度圖上，填進觀測資料。

「是你……有什麼值得報告的事？」

津野中尉的聲音，雖然疲倦，還是尖銳的。

「什麼也沒有！」





我回答。看到叔父的事，藏在心內。反正沒有新的事實，不想把叔父的事，報告出來，加深津野中尉的疑惑。

「我也想這樣。」

津野中尉，用紅筆在地殼深度圖，邊畫影邊點頭，然後抬頭，用凹下去的眼睛望我。

「我給埃斯谷同學外出許可證。埃斯谷同學要求的，也沒有理由拒絕。」

「可是鮑伯在宿舍。」

「那當然，我吩咐過哈利斯中士，你回來以前，不可讓他外出。就是要讓你來跟蹤埃斯谷同學。」

「跟蹤鮑伯？那樣的事我不做。鮑伯是我朋友！」

「鎮靜啊，伊甸同學。你是埃斯谷同學的朋友，我也知道。所以說要託你跟蹤。你不答應的話，只好把所有的事交給海底艦隊的保安局去辦。目前，我是想自己來解決鮑伯的問題。如果有違反命令的行為，由我來處理就可以了事。可是，一旦把搜查交給保安局，鮑伯會照違反軍規處罰，說不定會受處分。知道了嗎？伊甸同學—。」

「沒有選擇餘地。」



我歎息了。

## ＊污水壩有潛水艇

一小時後，我在市內，秘密監視鮑伯．埃斯谷的行為。

跟蹤很簡單。我在制服上面穿了外套，躲在基地大門旁邊。不知情的鮑伯，走出大門，一直往昇降機走過去。我跟在後面。

鮑伯見了一個男人，就是老耄的馬來人。剛才的重重小包已經不見了。可能去放在什麼地方吧。

（大概是……叔父的事務所吧。）

我這樣地想。

鮑伯和馬來人碰面的是地下一樓，剛好是基地大門的正上面。然後兩人乘昇降機，到比基地更下面的污水處理區域。

海底都市庫拉卡全部的污水集中到這裡來，靠強力的打氣筒，排出五千公尺的海底。和包圍在圓蓋外的可怕水壓，搏鬥的排水打氣筒鼓動，從脚底下傳過來。

兩人進去排水隧道之一。地板中間是通路，兩旁靠牆的地方是排水溝。由牆上來的照明，兩人的樣子很清楚地認得出來。還有巧妙的是：排水溝的流水聲掩蓋我的脚步聲。

相當長的隧道。到底延伸到那裏去。早就超出，掩蓋海底都市的圓蓋下。已經伸出在眞正海底的地下。我頭頂上，有一百公尺的岩石和五千公尺的海水。

隧道內的牆壁和頂棚，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岩石。那上面都有海水滲出來，沿着岩石，有的變爲大粒的水滴，滴嗒滴嗒落在地板和排水溝。那些海水，把深海的冷氣和鹽味帶進隧道內。

忽然，前方的兩人不見了，原來是隧道轉彎。我快步追到轉彎處。從那裡向前方，是一片黑暗。

（算了，回頭吧？）

鼓勵頓時鬆洩下來的心，我豎起耳朶。聽得到的只是隧道內的回音。

不久，看到青白色燈。在黑暗裡，漂游似地移動。

（攜帶用原子力燈！）

我把青白燈當目標，跟着走去。過完了隧道，來到像大廳的廣場。來到這裡，忽然變得



舉步艱難。原來地板上，一片流水。漸漸變深，淹過定板，冷得像冰水。不只是脚下，頂棚滴下來的海水，透過外套，滲進制服來。

（好冷！）

發着抖，嘩啦嘩啦踢水走，水越來越深，水流得更急。

前進大約五十公尺，前方的燈靜止了。我也停住脚步等待，燈火不動。終於，我發覺前方的光亮，並不是出自燈火。是濺溼的岩石在反光。那個光源，是從在廣場的另一個隧道開口透出來的。

我再次快步朝前，進去那個隧道。看到燈光，同時看到兩個人影。隧道內是急斜坡，斜得幾乎往前跌撞過去。因爲這樣，水流湍急，隨時會被攪走。一步一步摸索着前進。越靠牆壁，水越深，幸好中間的地方，雖會浸水，但比較容易走。

但，從頂棚不斷滴下來的冷水，濕透了我的制服。

終於走出隧道。那裏是圓形大房間。中央有巨大的污水壩槽，由六個隧道流出來的污水，發出轟隆隆的水聲流進去。房間的頂棚用水泥來凝固，周圍的牆，還能看到削岩機痕跡的原始玄武石。在我脚底下，岩盤在搖動。那是把污水壩的水，排出海底的抽水機震動。

壩。

青白色的光，朦朧照着大房間。可是頂棚，牆壁都沒有照明燈。那個光，好像出自污水壩。

（污水壩裏，為什麼照明…。）

百思不解，我靠近巨大的污水壩邊緣。水流在我腳下，旋轉、起泡，要把我拖進水壩孔穴。我用兩手支撐，匍伏在那裏，抗拒着水流，往污水壩探下去。

看出青白色光的真面目。

那是伊狄耐膜在發光。包覆浮在污水壩裏的潛水艇上，伊狄耐膜在發光。

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奇妙的景象。

污水壩有潛水艇！

我忘記全身會變成濕老鼠，盯住潛水艇。是一部水中車。

這麼龐大的東西，如何出海中去？污水壩那有水閘？

污水壩的水面，在離邊緣四公尺下。從隧道流出來的污水，像瀑布流下那裡，濺起水花。水中車的長船體，浮在有水泡的水面平平地方，矮胖的展望塔，突出有一公尺長。

老耄的馬來人，進去展望塔裡面。換出另一個男人，到狹窄的甲板來。那個人扶住欄杆



，探望黑暗水面。那人等着。在那數公尺上，我也等着。

突然圓鋼盔，從水中冒出來。潛水夫！穿着溫度調節裝置的潛水服。那也難怪。普通濕衣在冰冷的水中，一分鐘也呆不住。

潛水服的男人，抓住垂在水面的繩子先端，給甲板上的男人來個信號，又潛回水中。

甲板上的男人，開始把繩子掏上來。看來相當地重。那人喘着氣，時時伸直身體望上看。

我的身體，隱沒在黑暗裡，給濺水花遮住，應該看不見。可是我很清楚地看見下面男人的臉。

那是鮑伯．埃斯谷。

我不由得感覺到寒冷。冷得整個身體快僵住。在眼前正上演的事，我祈求它是夢。但是，所有的事，是活生生的事實。

再度浮上，穿著潛水服的潛水夫，抱着什麼東西。和鮑伯兩個人，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吊上水中車的甲板。

那是，直徑大約十五公分，金光閃閃的金屬球。周圍繞着不銹鋼的帶，附有圓環在那環

環上，牢牢地綁着繩子。

我怔住了。

那是核爆發裝置—套一般的話，叫"水爆"。

不用說，核兵器是嚴厲禁止個人使用的。

究竟怎麼一回事？這艘水中車，爲了破壞什麼，做核武裝？尚且，鮑伯加入不法的破壞活動，叫我無法相信！

我忘掉寒冷，守望這些核海賊的行動。鮑伯把金色的金屬球，放在艙口，一定是再由馬來人搬進船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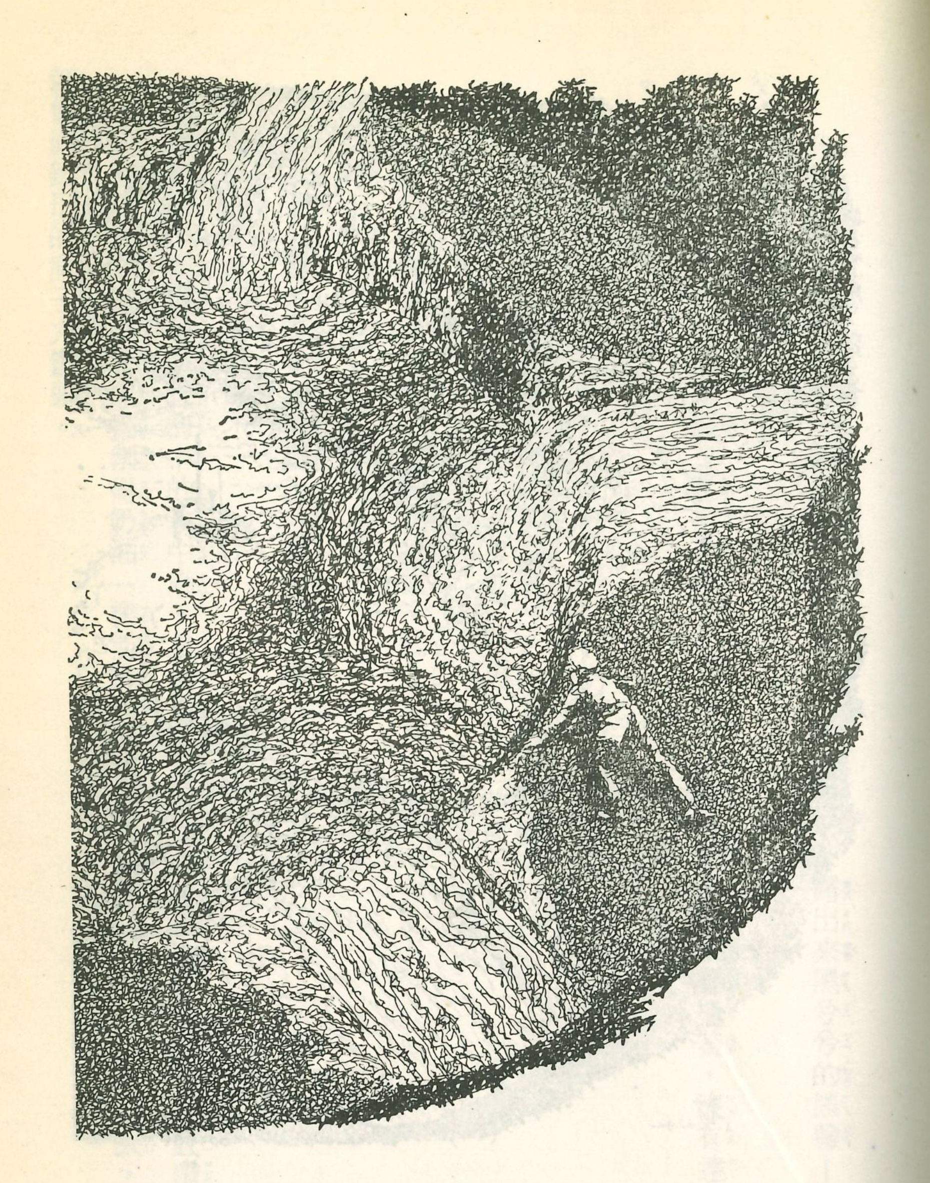
然後鮑伯把繩子的一端，擲給水面的潛水夫。潛水夫下去，又浮上來。繩子先端又綁一個金屬球。

二個、三個、四個……總共八個金屬球，由甲板收納進船內。

八發的水爆！單是一發就夠威力把海底都市庫拉卡吹飛了。不管有何目的，鮑伯們的行動，危險到極點。

潛水夫完成了恐怖的作業，爬上水中車甲板，脫下潛水服，摘下鋼盔。





我按捺不住衝出身體，差一點掉進污水壩。從鋼盔下，露出來黑兮兮的黑臉—那不是叔父的助手，宜廸恩派克嗎！

宜廸恩，邊收拾潛水服，邊拉上繩子，對鮑伯說些什麼，被水聲掩蓋，沒有達到我耳朵。

兩人進去船艙。

由水中車的內部，響出馬達聲音來。

艙口蓋關閉了。

展望塔縮進去，包覆船體的伊狄耐，同生似發出亮光。

此時，在我心中，謎底解開了。

污水壩，根本沒有潛水艇出入海中的水閘。

這條船，用不着水閘！

這條船，不只是航行海中的水中車，且有更強力的性能，這條船，就是地底鑽進車！

裝置把堅固的岩盤，掘削得奶油一樣前進的原子力鑽頭。現在展望塔縮進去，整個看來就像圓錐形的原子力鑽頭。

我眞不懂，地底鑽進車，在海底艦隊做機秘試驗中。民間爲什麼能得到那個？

地底鑽進車，開始潛水。黑水掩蓋船體，伊狄耐反應了壓力的變化，生出光輝。

黑水面遮蓋光芒，大概是潛進圍繞汚水壩的岩盤吧。

黑暗包圍了附近。

我發着抖，用麻痺的脚站起來，往隧道走去。四周一片，窒息似的黑暗。脚下岩盤在搖動。是排出汚水抽水機的鼓動？或地底鑽進車原子力鑽頭的振動？

拖著凍僵的脚，我走回濕濕的隧道。

在這地板下，地底鑽進車，載著兩個朋友和八發水爆不知開往何處。

## ＊震度十加減一

我回到基地時，已經過2400時。心想，洗個熱澡，換穿乾制服。可是，更使我等不及想投訴，「一定是我看走了眼，我剛才看來的事，不是眞實的事情。」

結果，我仍然穿濕衣服，往K站去。

津野中尉，已在那裏執行勤務。然而要求馬上做報告。桌上，展開着以海底都市庫拉卡



爲中心，二百公里四方的地震能量蓄積圖。

我將自己目擊一切做詳細報告。可是不知何故，津野中尉並不感到驚訝。時時刻刻，眼睛移到地震波方格表，不大感興趣似聽到末尾。我反覆說了事情要點。

「那些夥伴，有地底鑽進車。還有那上面，載了好幾個水爆彈頭！」

「就是這一點，讓我不能相信。簡直是神話故事。地底鑽進車，全世界也不過六台。絕對無法想像老百姓持有它！加上鮑伯・埃斯谷乘在裡面，不可能！」

津野中尉搖搖頭，重新問我。

「你能證明剛才的話嗎？」

「可以，這是最好證據。看看我！」

我指了濕透的制服。我的鞋子，還在滲出冷水。

看了那些，津野中尉搖搖頭。

「的確，你是濕了。可是，沒有更確實的證據嗎？」

「沒有。只是鮑伯・埃斯谷，沒有用地底鑽進車由海底地下回來的話，實在不能回到基地來。」

「那也不能當證據。也許鮑伯·埃斯谷在別的地方。反而想，在別的地方才合乎道理。還是，不能相信你的話。說不定，你為了袒護自己叔父，隨便捏造話呢？」

豈有此理，我勃然動怒大叫。

「中尉——。」

「不，我說錯了話，抱歉。可是——。」

此時，紅燈亮了，警鈴響了。那是，由通信管，通信到的通知。津野中尉從收信口抓出膠囊，抽出通信文啓開。那上面印刷著「電腦課」的文字。看見同時，我開始了解，為什麼津野中尉，心不在焉地聽我說話。

有什麼事發生了。不只是鮑伯·埃斯谷的事，也沒有心思去想遺失的音波地殼探測器，連在排水處理汚水壩裡的地底鑽進車，以及在民間使用禁止的核彈頭的事，也當神話處理掉的程度，一定發生什麼重大的事。

電腦課。

這文字，告訴我許許多多的事。

地震預知需要多種資料，使用資料前，必須一個一個，經過愼重檢討，電腦可說派不上



用場。電腦確實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大量複雜計算。但是，對資料沒有判斷力。所以在地震預測，除了一種情形外，不使用電腦。一種情形就是說，任何人，對自己計算的地震預測結果，把握不住自信的時候。那時，對自己的計算上，有沒有數學上的錯誤時，可使用電腦來做檢算。

但是，津野中尉看了電腦的答案，也無從知道自己計算錯誤的樣子。放下通信文，坐進椅子，眼睛凝空。

「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了嗎？」

我問。

「不好的事？」津野中尉歪著嘴巴笑了。「可以那樣說吧。地下深部的地震能量，急速在增加。」

「但是，依照今天的觀測——。」

津野中尉阻止我的話。

「出現在今晚的觀測結果。地震能量指示非常快速的增加率。表示有什麼正在地下的深部，發生的證據。」

我開始巡視觀測室，觀看各種觀測地圖和測探圖。任何觀測圖都顯示異常。地下能量的增加，在0900時到2100時之間，最爲顯著。

津野中尉，從我背後沈重地說。

「我想命令特別音波地殼觀測。如果能把音波地殼探測器，下放到地下二百公里，就能得到正確的地震預知資料。但是—。」

爲什麼不把話說完，我知道得很清楚，把音波地殼探測器，下放到那麼深地下，成功機會極少。地中壓力太強了，十個中有九個的音波地殼探測器，到達二百公里前，就被壓扁了吧。」

「做看看，可能地下二十公里就最高限度了—。」

津野中尉，自言自語，然後臉轉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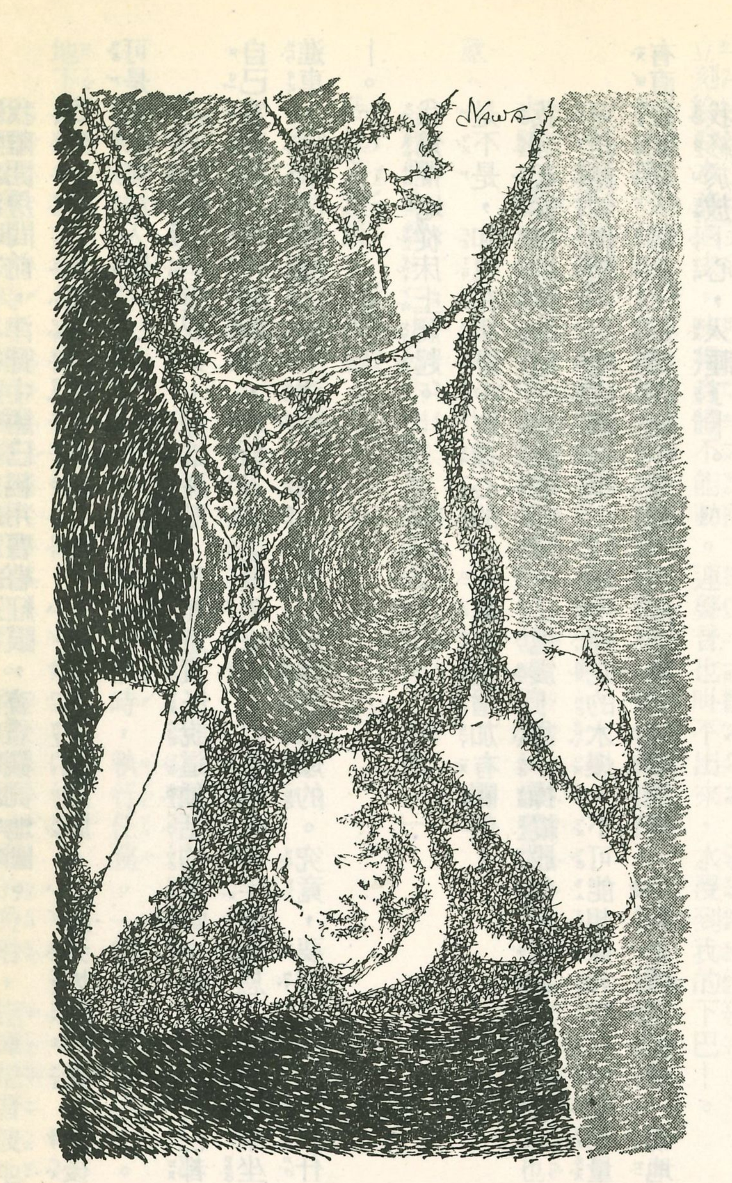
「現在的我，對汚水壩有鑽進車的話，如果沒有確實證據，沒有心思認眞去聽的。」

「一定要證據，可以抽乾汚水壩，檢查周圍岩石，不就得了嘛。」

我建議。

「今晚，沒有時間做汚水壩的排水。要準備特別音波地殼探測，你可以回宿舍去睡。」





我離開房間前，津野中尉已經用曹曹紅眼，查看觀測地圖。

回到宿舍，我站在熱水蓮蓬頭下面，一直揉摸凍麻的腳，一直到恢復知覺。然後上床，可是始終無法入眠。

「一我為了袒護叔父，揑造謊話。我無意責怪說這種話的津野中尉。連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為什麼鮑伯．埃斯谷和老耄馬來人，以及叔父助手宜廸恩．派克，乘坐地底鑽進車，我無法理解。摸不透那三個人，從何處得到水爆的。究竟，要把水爆使用在什麼目的一。」

我驚懼地從床上爬起。

是不是，和現在津野中尉擔心的，地震能量增加有關係！

我想起泰德神父的話。有誰在起發人工地震！為了操縱股價，製造人工地震。

可是鮑伯他們，用地底鑽進車，往地中運走的水爆，不可能想像和現在地震能量激增，有直接關係。假如，水爆在地中爆發，消散蓄積的地震能量，不就是眞正引發一場地震。

我終於放下心，入睡了一。

然而做了惡夢。我夢到包覆海底都市庫拉卡圓蓋發生龜裂。從那地方，滲進海水滴下來



，變成小水流，再變成雄狀的河，轟轟地侵入市內。我為了修理伊狄耐破洞，想去叫叔父，立刻給冷水蓋過去，凍得身體不能動。連聲音也叫不出來，水浸到我的下巴一。

有人抓住我，從水裡拖上來。我睜開眼睛。把我搖醒的是哈雷．譚碩夫。

「相當可怕的夢，詹姆，晚飯吃了烏賊了吧。」

古時，潛水夫間，有吃烏賊做惡夢的笑話。雖然，講着俏皮話，哈雷的臉一點也沒有笑意。

「我們全員，三十分內出動K站的命令出來，詹姆。」

我揉著睡眼，找手錶。

「現在……幾點……。」

「0500時，詹姆。」

哈雷回答我。

我爬起來。津野中尉要我們，比往常早三小時，執行任務。一定是有事發生了。和蓄積地下深部之地震能量有關嗎。

我們到達K站時，邁可凱羅中尉正在工作。得自津野中尉的吩咐，指揮把音波地殼探測

器，下放地下工作。也命令我們幫忙作業。邁可凱羅中尉的心情不好，看來焦急不安。

鮑伯．埃斯谷不在K站。也不在宿舍。但是津野中尉毫不在意的樣子。我們把音波地殼探測器下放地中的時候，津野中尉在K站角落小觀測地圖室的簡易床上，睡成大字樣。

工作進行不順利。音波地殼觀測器在K站地下僅僅二十一公里就毀掉了。可是，毀掉前數秒，由音波送來貴重的觀測資料。那是異常高溫和異常重大變化。這二個資料顯示，K站地下有高溫，密度小的流動岩石迫過來。又高溫、又密度小的流動岩石—那一定是融融熔化的熔岩液。

邁可凱羅中尉看地殼區分圖點頭。

「津野中尉的預測不錯。伊甸，譚碩夫，你們兩個馬上分析，音波地殼探測器的觀測資料。各別分解做，希望做出來答案是一樣。發揮你們所學地震預知技術的絕好機會，好好幹吧。」

於是，我和哈雷並排坐在分析桌前。首先，我把地下的等壓線，等溫線、重力變化指數等，填寫在地殼區分圖，然後，和過去的分析結果對照，預測將來的變化。其次用泰德神父發現的地震力學法則，計算地震能量的蓄積量，計算出其能量的放出範圍和震動規模。



最後，我把求出的地震預知數值，引用非時間與震度確率誤差法則來修正。

我對自己的分析結果楞住了。探看哈雷的桌子，哈雷的計算結果，很可能和我相同。哈雷的臉色青白。用血紅的眼睛重做計算。

不一會，哈雷抬頭，不安地望我。

「詹姆，完了嗎？」

「完了。」

「你的預測……如何？」

哈雷的嘴唇乾癟，聲音發抖。頓了一會兒，我不含糊地回答。

「預知震度：十加減二。預測時間，三十六時間加減二十四時間。」

這一來，哈雷放下橡皮擦，放心地，悄悄說：

「我對自己能力開始失去信心……還好……我的答案和你的一樣。」

然後，誰都不說話。墓場般的清靜，包圍兩個人。四周的牆壁上，有水透進來。那些水一聲不響沿著牆，流進地板邊緣的溝裡。我們頭上有三千公尺的岩石，和五千公尺的海。

「我們的預測是，地震最早發生在十二小時後。而且有可能是震度十二的超大地震。」

哈雷轉動椅子，抬頭看望觀測室的鐘，用沙嗄的聲音繼續說。

「震度十二的地震來了，誰也休想活。」

## ＊十億美元的大混亂

我們把地震預測結果，交給邁可凱羅中尉。

「起來，津野中尉！」

大聲叫喊後，邁可凱羅中尉，檢查我們的地震預測。

醒過來的津野中尉，踉踉蹌蹌過來。兩個中尉，各自檢討我們的地震預測。

不久，津野中尉嘆息，把預測的計算紙，放在桌上，看了邁可凱羅中尉。

「和我們的計算一樣，津野中尉。」

邁可凱羅中尉說。

「嗯，不出去一趟不行。這裡，託你了邁可凱羅中尉。」

津野中尉，急忙走出房間。到底，到那裏去。

邁可凱羅中尉，面對着我們，很快地說道。



「恭喜。你們的地震預測結果，和我以及津野中尉的完全一致。從而，我們可以堅決地預言，六十小時內，遭受大地震的襲擊。」

就這樣，有一段時間，沒有人開口。地底的觀測所，籠罩陰森的寧靜。只有聽到，滴落地板的水滴聲，極微小地震針的針，要錄下我們內心的動搖似地慄動。

「對大地震……我們該做什麼？」

哈雷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只有等地震啊，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邁可凱羅中尉聳聳肩，然後板着臉說。

「地震的事，對誰都不可洩露。知道嗎？我們的工作是極機密的。個人絕對不可談論地震預測結果。不管對方是誰。」

我忍不住開口了。

「但是，中尉，海底都市庫拉卡，將遭受危機，市民應有權利知道！」

「這個海底都市，隨時暴露在危險中。」

「可是，像這樣的危機，幾乎沒有！震度十二的大地震來了……多數市民的生命，會被

奪走的，中尉不做考慮嗎？至少也要市民的避難對策……。」

「就是，我們無法可施。剛才，津野中尉為了這事出去的。」

邁可凱羅中尉，煩燥地看地震預測用紙。「K站是，市當局協助海底艦隊設立的。約定，如沒有市當局許可，我們不能發表預測結果。昨晚，津野中尉，打電話給市長。現在去邀請市長，開緊急會議。沒有經過市議會的認可，不得發表，地震預測結果。」

「可是，我們待不住了！」

我大叫。

「還有別的辦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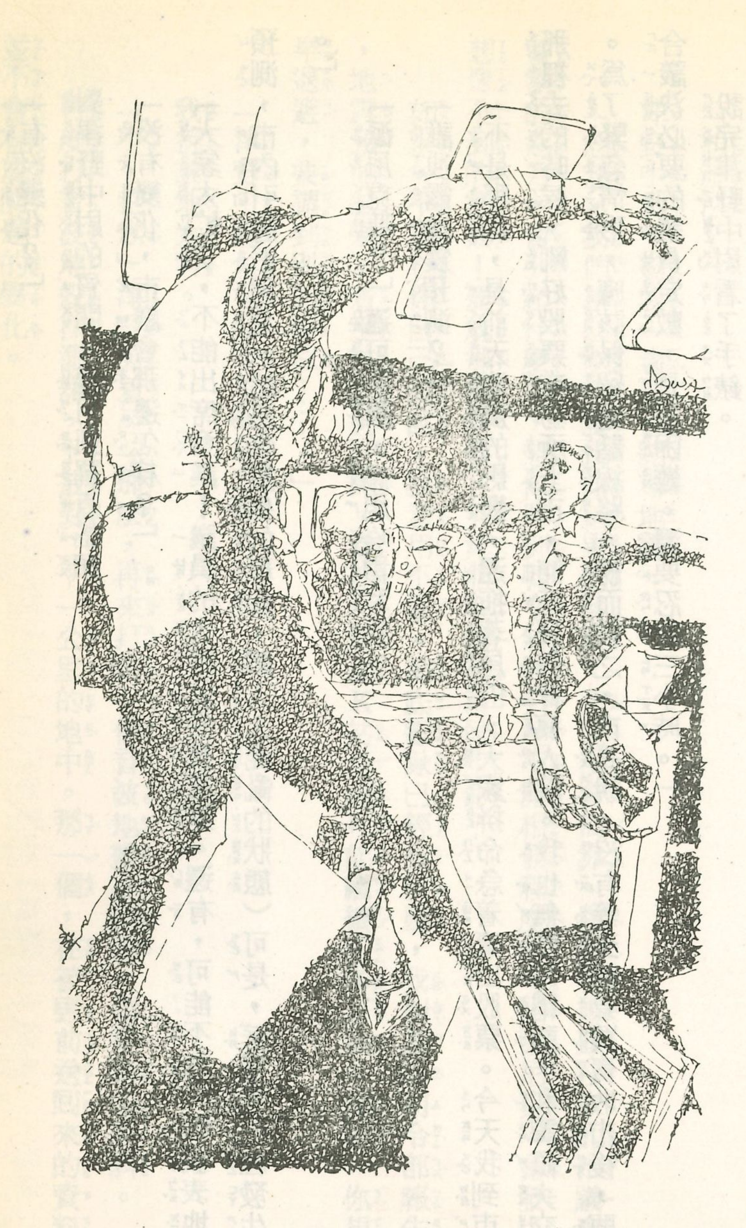
邁可凱羅中尉，憤怒地吼叫。

過後兩小時，我們加進新資料，重新檢討地震預報，結果還是一樣。

津野中尉回到K站來。雖然鬍鬚刮得乾乾淨淨，換穿新的制服，那個臉，好像長期放置中枯萎的鐮刀豆，一點活力都沒有。也沒有招呼我們，很快讀取各種計器，巡視極微小地震表格，慢慢回到桌子。

邁可凱羅中尉，為要發現預測錯誤，做着逆計算。





「有沒變化？」

對津野中尉的質問，邁可凱羅直搖頭。

「沒有變化，市議會那邊怎樣？」

「大家太忙了，不能出席會議！議員的大部分是實業家。還有，可能不想，因發表地震預測，市內引起派尼克（給恐怖壓倒的群衆，陷入大混亂的狀態）可是，派尼克已經發生了。」

「派尼克嗎？」邁可凱羅，怒視哈雷和我。

「誰洩露地震預測？」

「不是那樣，是前天地震的影響，還拖著尾巴。大家拼命急着賣出股票。今天我到市長那裡去的時候，剛好股票交易所上市，簡直鬧得像瘋人院。我也無法用電話，和譚碩夫交談。為了緊急情形，應該保留電話線路。總而言之，市長說，沒有等到股票買賣收市後，要集合議決必要的議員定數，是很困難。還要忍耐三小時。」

說完津野中尉看了手錶。

「我們不能想辦法嗎？」



我忍不住問。

「想辦法？」

津野中尉，釘我一會兒，開導地說。

「想想，我們擅自做地震預測結果的發表，完全沒有倚靠，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市議會和警察的協力，會引起什麼事，想像得到嗎？將會引起不能相信程度的可怕派尼克。會發生你想像不到的暴動！變成那樣時候，究竟能不能救市民生命？

如果，不放心你自己的話，我看用不着。海底艦隊已經有反應，我對基地司令部報告的，地震預測結果，着手做退避計劃。當然，這個K站是盡可能繼續工作下去。如果，你想趁早退避，要調到別的單位……。」

「津野中尉太過分了！」

我抗議地大叫。

「不，抱歉」津野笑着，「那麼，再來打破一個音波地殼探測器，需要新的資料。

再度打音波地殼探測器，下放到二十一公里的地中。那一個，在被毀前送回來的資料，並不會有成問題的變化。

我以新的資料做基本，重新計算震度和時間。答出來的是「震度十一加減二，時間三十小時加減十二小時。」

津野中尉把我的答案，和自己的答案比較後點頭。

「又一致了。和前次不同處是，地震稍為變大型，地震發生時間稍為提早而已。」

那聲音，雖平靜，嘴唇邊都僵硬了。

「再給市長打電話去。」

津野中尉，消失在私人房間後，哈雷進來。從餐廳端來，好幾杯有蓋子的白色咖啡杯。其中一杯交給我後，哈雷說：

「三明治呢？」

我望著哈雷遞過來的盤子搖了頭。K站的時鐘，早過了中飯時間，可是沒有食慾。

「我也不想吃。」哈雷也憂鬱地說。「津野中尉在做什麼？」

「給市長打電話。」

「津野中尉，為什麼不讓我給父親打電話，如果，我告訴他，地震預測情報的話，父親十分鐘內就能叫市議會開會。」



這時，津野中尉走出私人房，輕輕走過來。

「譚碩夫同學，你不必給令尊打電話了。議會，現在開了。」

然後，轉向邁可凱羅中尉。

「我現在就去市議會，做地震預測結果的報告。委託你負K站全責，邁可凱羅中尉。市議會將變成一片大慌亂吧。一部分議員，反對做地震預測的發表。」

「帶我一齊去好嗎？看了我，說不定父親會對地震預知發表，助一臂之力……。」

哈雷，熱切地要求。

「嗯，我打算帶你和詹姆·伊甸去。但是你們的工作是只張開觀測地圖。話由我來講，要記牢。」

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市議會堂，是在金融地區和往海上浮搭飛機場的上部起落場中間。市長和議員們，在畫著海底生活壁畫的大會議室等着我們。眞吵鬧的會議。議員們各自做着主張，處處展開爭論。市長喊「肅靜」有十次以上。津野中尉站到講台，還在繼續「吱吱雜雜」作聲。

但，津野中尉的第一聲，喧鬧驟然停止。

「震度十一的海底地震，快要發生！」

「什麼，震度十一？」

市長驚駭地反問。

「預測震度十一。」

津野中尉反覆說一次。

「預測震度十一？既然是預測，說不定，也會是震度十吧？」

翩・譚碩夫插嘴說。

「對。」

「或者，說不定是震動九或八或七。」

「不，那未免估得太低了。」

津野中尉搖了頭。

「可是，有可能性吧？」

「可能性是有，確率非常小。」

「知道了。就是說中尉，你以確率問題做根據，叫我們從這個海底都市疏散。可是實行



起來，要花多少費用，有沒有考慮過？」聽到這話，津野中尉茶色眼睛，憤怒地燃燒。「不是錢的問題，譚碩夫先生！」

「不，是問題，中尉，我們爲了賺錢而勞動。然而我們不繳多額的稅金，社會本身不能成立。當然承認你們科學家把有利的情報供給我們。我的兒子，也當你部下在工作。兒子是相當優秀的分子。但是，兒子只能算是小孩。我們不能讓小孩子來說，把這海底都市庫拉卡做如何處置！」

「中尉，你現在告訴了我們，處在地震的危險裏。所說的話很了解。那麼，你說，要我們怎麼樣呢？」

「大地震，四十八小時內會發生。全部市民應即時疏散。」津野中尉，頑強地主張。

「"應即時"不是太過分了，中尉！」

譚碩夫把臉漲得紅紅地大叫。

「你的工作，只是做地震預測！然後，怎樣來處理，由我們決定！我本人對"疏散"絕對反對！」

瞬間，廣寬的議場，變得靜悄悄。

津野中尉從皮包裡掏出簿子，向議員說明：

「我聽取過市當局建築技師的意見。這些就是那份報告。據技師們說；海底都市庫拉卡的構造，能耐到震度九的地震。伊狄耐的安全關閉，完全發生作用時，大部分的市民，可望生存。但是，無法耐住震度十。剛才說過，據我們的地震預測，將要發生的地震，恐怕會是震度十一或十二的東西。」

「可是，津野中尉，我只要反覆自己的主張。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市民，不該疏散。」

到這裡，翩・譚碩夫望着市長。

「市長，把理由說明給中尉聽。」

市長本是血色紅潤的大男人。忽然被譚碩夫要求發言，緊張得頻頻擦拭額頭的汗，開始說。

「市當局為了萬一做準備，數年來由特別小組，研究避難問題。今早，我請教小組；目前要市民即刻做疏散的方法。得到的是"不可能"的回答。本市的全人口是，七十五萬人。動用所有能使用的船舶，也運不了五萬以上的人。如果，有兩天的期限的話，向陸上、海上設置疏散路線，能再使十萬人疏散去。使用浮搭飛機場，也可以使五萬至十萬的人避難。



這樣做了，還是有五十萬成人、小孩留在海底都市，等待海神來宰割。」

「為什麼，你在平時沒有做好計劃？難道沒有考慮過，不知何時，如此危機會來到嗎？」

「中尉！說得太過分了吧！」

市長，粉紅的臉，變得深紅吼回去。

但是，翩・譚碩夫，制止市長，換過來自己說話。

「中尉，不只是物理的理由，也有心理的問題。市民的大部分；假定能疏散，也不願離開吧。這裡是我們的家。要命令我們疏散的地震預知；只好對不起了。」

然後回頭看市長。

「市長，我感謝中尉。並提議請他們返回地下窩吧。」

議員之間，又議論紛紛。可是實際上領導會議的是，翩・譚碩夫。連市長也有被譚碩夫當傀儡操縱的感覺。

我們無精打采地離開，只好往地下窩走。

## ＊貼鉛的金庫

津野中尉，看來像是很難隱藏心頭憤怒。

走出市議會堂的我們，朝昇降機走去。哈雷邊走邊說。

「津野中尉……請不要生父親的氣……父親是……。」

「夠了！不想聽辯解！」

津野中尉怒叫。

「不是辯解。父親是事業家。這一點，請諒解。」

「知道啊，你父親是殺人兇手啊！」

津野中尉，如此認定。

「但是對我來說，父親就是父親。」

「抱歉…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我的神經有一點撐不住。」

我們很了解津野中尉的心裡。這個地方，林立著巨大玄武石的柱子，豪華的辦事處和政府機關的大廈並連，市民在其間，忙碌地來往。可是，我們的地震預知是正確的話，兩天內將全部死亡。海底都市下的岩盤本身崩潰，大樓倒了，圓蓋的伊狄耐撕裂，五千公尺的水壓，把整個都市壓扁。然後，一週後，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廢址，變成深海章魚和大王烏賊的棲



身處。

沒有任何辦法，防止這些。

市當局本身，不想挽救市民的生命！

「譚碩夫同學！」

突然津野中尉說，哈雷做了不動的姿勢。

「譚碩夫，替我打個電話，呼叫基地司令官。報告市議會拒絕我的勸告，傳告海底艦隊，該採取獨立行動。」

「好，中尉！」

哈雷，急急跑進電話亭。目送著他的背影，津野中尉自言自語。

「海底艦隊要疏散，也不會只顧本身疏散，會想辦法救一部份市民……。」

「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我問。

「有啊！等哈雷．譚碩夫打電話回來，我們去調查，最近一連串的地震，是不是人工的！」

津野中尉堅定地回答。

「那麼，我帶你到看見地底鑽進車的汚水壩。不用抽乾水，穿潛水服潛進去……。」

我興冲冲做說明，可是津野中尉笑著說。

「不要自做聰明，我並沒有打算去查汚水壩。要去查你叔父的事務所。」

哈雷回來後，我們三個人，立刻上四樓去。

我們都沈默着，沒有話可說。從市內工作的人群，完全感覺不出大混亂。第七區的街道上，重型電氣卡車，依然卡答卡答地跑來跑去。在工場和倉庫，勞動工人們，忙碌地作工。附近飄著濃厚的海產物氣味。

我帶領津野中尉和哈雷，爬上八十八號倉庫間，灰暗的樓梯，經過走廊，來到「伊甸企業」的門前。

我免不了躊躇。

「開！」津野中尉下命令。

我開了門，進去事務所。

宜廸恩在骯髒的桌前，用舊打字機打字。抬頭看到我，手離開打字機喊叫。

「詹姆，歡迎……。」

等到發覺不只我一個人時，笑消失了。有人緣的黑臉，變得很陌生。用塑膠的套子，套好舊打字機，藏好正在打的打字用紙，慢慢站起身來。

我畏畏縮縮地說：

「這位是津野中尉，宜廸恩。」

「能見到你眞高興，中尉。」

宜廸恩很沈重地打招呼。但是津野中尉一付公事公辦的神態。

「想見史蒂華·伊甸。不在這裡嗎？」

「在裡面房間。」

「是嘛。」

津野中尉，向裏面房間門走過去。隨着，宜廸恩敏捷地堵塞。

「對不起，史蒂華現在睡眠中……。」

「叫起來！」

「那不行，中尉。史蒂華的身體不舒服。遵照醫生吩咐，每天這個時候，做午睡休息。過一個鐘頭，請再來好嗎？」



宜廸恩，小心地說明。

「你在隱庇什麼，派克！站開！」

津野中尉喊叫，但是宜廸恩不動。大黑臉上，沒有表露任何表情，站在門前。

津野中尉臉色蒼白，因過度的激怒而發抖。

一瞬，我以爲會開始摑打。但是津野中尉，抑制自己的怒氣，退了一步。

「抱歉，派克。我的態度有一點沒有禮貌。可是，我是爲海底艦隊的工作來這裡的。」

「海底艦隊的？」

宜廸恩的表情微動。

「爲了重要調查，派克。如果史蒂華·伊甸，眞在的話，叫起來較好。史蒂華·伊甸正處在不利的立場。你也是同樣，派克。依詹姆同學的報告，你犯了，使用地底鑽進車以及私藏禁制的核爆發物不法行爲！」

宜廸恩·派克，微微點頭，慢慢轉動臉望我。

「詹姆，你跟我們一齊來。」

津野中尉，溫和地說。我點頭隨從。

「津野中尉說的話是眞的，宜廸恩。我也認為最好把史蒂華叔父叫起來。」

「看來只好這樣了，少爺。」

宜廸恩嘆息，轉過去敲了綠色房門。

沒有回答。

隔了一會，宜廸恩抓住把手，把門開了。

首先，跳進我眼裡的是，在房門角落的，鋼鐵製大金庫和傍邊的狹窄睡床。叔父的鞋子，脫在床傍邊。

在床上，叔父用一隻手臂，支撐身體看著我們。鬆弛的藍眼，好像還沒有完全醒過來。

「詹姆，眞想念！」

看到我，叔父開心地笑了。但，和宜廸恩一樣，發覺不只我一個人，笑容立刻消失，變成毫無表情。好像要掩飾內心動搖的面紗。

「有什麼事嗎？」叔父的聲音，恢復沈靜。

「太多了。」津野中尉說。「伊甸同學，這位是你叔父嗎？」

「是的。」



「那麼，我來自己介紹。我是海底艦隊的津野中尉。為公務來的。」

津野中尉環視房間，視線落在大金庫。

「伊甸先生，海底艦隊認為，你為了得經濟上的利益，引發人工地震。我事先聲明；你的發言，可能會當證據，請做心理準備。」

「知道了。」

「你想知道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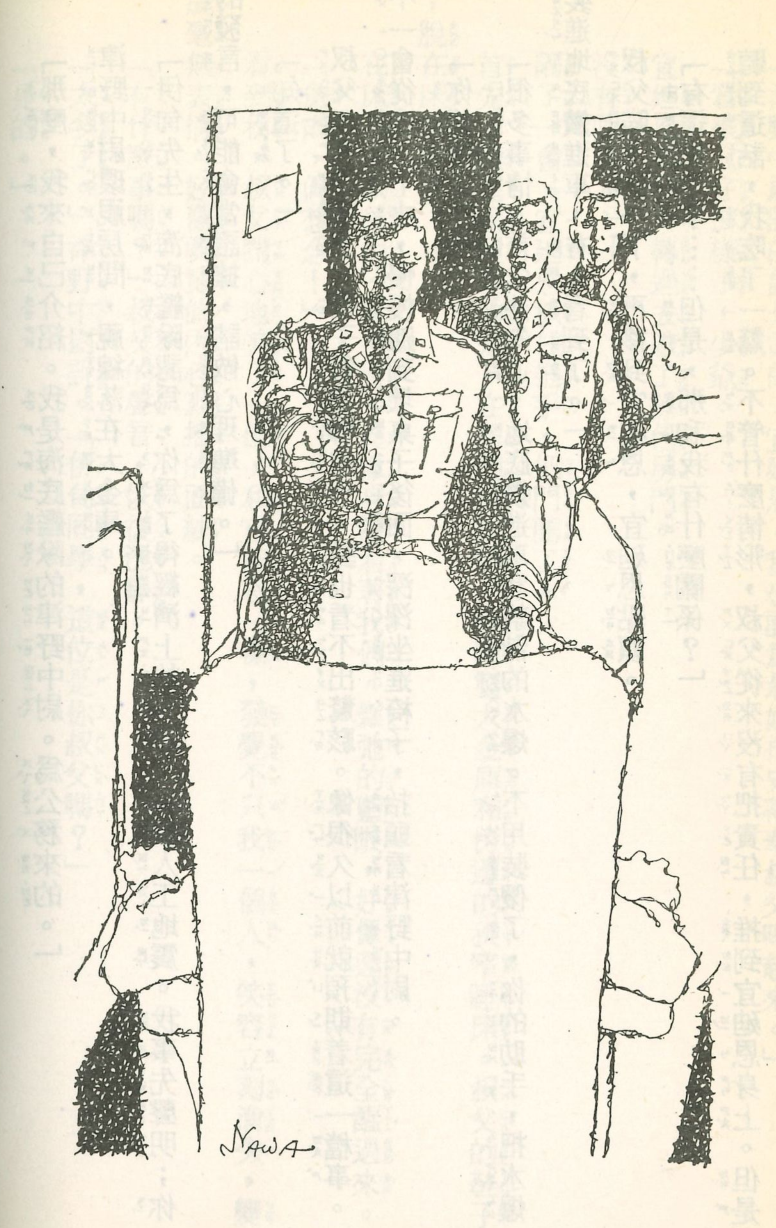
叔父起身在床上，樣子很像佛像。一點也看不出驚駭。像很久以前就預期着這一檔事。不一會從床上下來，慢慢踱到壞桌子後面，深深坐進椅子，抬頭看津野中尉。

「很多事情。首先想知道，地底鑽進車和禁制的水爆。不用裝傻了，你的助手，把水爆裝進地底鑽進車，有人看到了。」

叔父瞄了我一下，再移到宜廸恩，宜廸恩點頭。

「有這麼回事……但是，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聽到這話，我吃了一驚。不管什麼情形，叔父從來沒有把責任，推到宜廸恩身上。但是津野中尉點頭示意。






「那麼，伊甸先生，問幾個和你有直接關係的事情。第一是，」屈一隻手指頭：「你在加爾各答附近海底，爲了噴火，失去水中車時，究竟在做什麼？」

「深海薩爾貝吉，是我最得力的工作，中尉。我們在海底山脈的谷中，發現沈船，想把它打撈上來。」

叔父流暢地作答。

「我自認對印度洋的歷史，知道得相當詳細。過去二十五年來，加爾各答海山附近，並沒有大型船隻沈沒的記錄。」

「那是，還要古時代的沈船。」

「知道了。」津野中尉懷疑地聳肩。「那麼，深海薩爾貝吉，是你的事業，何故把事務所放在海底都市庫拉卡？」

「我的工作，不只是薩爾貝吉。很久以來，有關海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事業的對象。」

「股票投機也是嗎？我聽到你在前天的地震，賺到百萬美元的利益。」

「偶而，做股票投機也是事業之一。我過去三十年間，靠海做生意。在加爾各答海山，失去水中車，來到這裡時，發覺股票暴漲，超出異常的高價。然後發現，只要地震一來，就

算是小小的，可能造成大暴落。在這裡，地震的發生是遲早的問題而已。所以做了賣空。不知道，有沒做為質問的回答。」

「還有一個質問！那個金庫裡裝什麼？」

「津野中尉，這個質問越權了！我是瑪利尼亞的市民。我在這裡有資格受到法律保障。如果，你想看金庫裡面，就得準備搜查令狀。」

「沒有時間做那些事。」

「那麼，我不能開！」

叔父强硬地反駁過去。但是，津野中尉執拗不放。

「你有好幾個，不得不開金庫的理由，伊甸先生。第一個理由是前天的地震，鮑伯同學，一毫不差地做了預測。第二是，埃斯谷和在這裡的你的助手，走去藏地底鑽進車的汚水壩時，被跟踪了。第三是，埃斯谷和你的助手，把水爆裝進地底鑽進車時，被目擊。第四是，跟踪埃斯谷和派克，發現地底鑽進車，進一步挺身做證的人，是你的侄子，伊甸同學的事實。」

叔父在桌子後，疲勞不堪地坐著，津野中尉大聲一個一個提出理由時，像被毆打，緊縮



了身體。佈滿皺紋的臉，被激怒染成茶紅色。緊握的兩個拳頭，在空中顫抖。但是最後津野中尉，說出我的名字時，叔父把兩手放在膝蓋上。

「夠了。你勝利了，中尉。我開金庫。」

叔父雖站起來，可能感到昏眩，抓住椅背稍做休息。然後跪在金庫前，佝僂着，將視力衰退的眼睛，靠近文字盤。很快，卡吱一聲，螺絲轉開了。

叔父，痛苦地站起來，拉開金庫門。

我從津野中尉背後，往裡面窺看。金庫的內部，貼遍十公分厚的鉛。在射進去的光芒裏，幾個繞了不銹鋼圈的金色球，燦爛生輝。

「水爆！」

津野中尉，喊出勝利的叫聲。被憤怒燃燒的臉，直對著叔父說。

「給我說明，伊甸先生。為什麼金庫中，收藏著水爆？」

## ＊史蒂華・伊甸的犯罪

津野中尉，關上張貼鉛的金庫門。並且，好像怕水爆的放射能似地往後退。臉上浮著混

合煩惱、驚駭、悲哀的勝利感。

「來吧，伊甸先生！打算做什麼辯解？」

「我是，我是……。」

叔父結結巴巴。從金庫踉蹌來到床邊坐下來。想澄清頭腦似地擺了擺頭，無氣力地靠在綠色牆壁。

「那是核爆彈呀！」津野中尉大聲說。「老百姓，早就被禁示持有。一定是從海底艦隊偷來的。在海底都市庫拉卡也是適用：民間的核爆發物製造以及使用禁止的國際法。你不能否定，持有禁制品的事實。」

「才不會否定。」

叔父用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說。

「我認為，你用水爆製造，人工海底地震。你否定這個事情嗎？」

津野中尉，用刺穿般的聲勢，指着叔父。

叔父，痛苦地點頭。

津野中尉，可能吃了一驚。瞄了我一眼，把眼光移回叔父身上。半信半疑地重新問。



「你承認嗎？承認以人工地震，釀造死亡和破壞的恐怖犯罪？」

「死？誰也不會死……。」

停頓下來，叔父喘了長長的氣。潮曬的臉，變為蒼白，突然被毆倒一樣，栽在床上。頭超出床外，橫躺著痛苦喘氣。

「史蒂華叔父！」

我尖叫著奔過去。宜廸恩也跑過來救叔父。

但是，津野中尉阻止我們。

「等下！不可碰那男人！他是犯罪者！」

「可是，病人。」；宜廸恩溫和抗議。「需要藥品救助。把我拉開了，你等於是殺死病人！」

「那個責任，當然由我來負。這個人是我要逮捕的嫌疑犯。」

津野中尉，對著失去意識，橫在床上的叔父，裝腔作勢地宣告；「史蒂華．伊甸，我以海底艦隊士官的權限，適用條例—核兵器的不當製造使用防止令，逮捕你！」

這些不知叔父有沒聽到。但，宜廸恩聽得清清楚楚，也不做抗議。相反地，走近床邊，

很快在叔父頭上塞進枕頭，把脚抬高到床上，輕輕蓋上毛毯說：

「沒有事，史蒂華，馬上給你打針。」

「什麼都不可以做！那個男人是嫌疑犯！」津野中尉大聲叫。

宜廸恩站來，臉對著津野中尉，臉色極爲可怕。我從沒有看過，宜廸恩如此的暴怒。宜廸恩是個絕不會失去理智的人。幸虧津野中尉的臉，向著我這邊而沒看到。

宜廸恩像古代非洲的巨人戰士，張開脚站立，眼睛好似深海的底，黑得可怕。然後用低沈而透徹的聲音說：

「史蒂華．伊甸的心臟不好，中尉。我想給史蒂華打針，如果想阻止，只好把我殺了！」

津野中尉，聽著叔父痛苦的喘息，這時宜廸恩從桌子拿出小小的皮下注射器，捲起叔父襯衫袖子。

「好。給他打針。」

說過後，津野中尉看我一眼。但是這時候，已經開始了打針。宜廸恩的黑手指，把小小注射針刺進叔父細瘦手臂，靜靜推圓筒，拔出針，指拭由針孔浮出的紅色血液。





等注射效果出現，花了不短時間。

所有的人，圍在床傍，守望毛毯下喘氣的叔父。宜廸恩跪下去，不知給叔父說了些什麼。血色從叔父憔悴的臉上退去，淨出一層濕濕冷汗。

「讓伊甸活下去吧。想問的事情太多了。用偷來的水爆，為了圖謀個人利益，竟引發人工地震……不能想像，比這更可惡的犯罪！尚且以英雄發明家，聞名於全世界的人，犯了這樣的罪！讓這個人活著吧，派克！」

望著興奮中的津野中尉，宜廸恩溫和回答。

「當然呀。」

然後，站起身來加上說。

「還要二、三分鐘吧，已經沒有事了。史蒂華醒來時，會怎麼說，請期待吧。」

「到這地步，不要耍花招了。」津野中尉叫罵。

可是，我還是不相信叔父是犯罪者。史蒂華．伊甸時，全世界最偉大的人！少年時代，對叔父所抱的感情，如今依然存在。

我說：



「津野中尉，給叔父機會！你不了解叔父。叔父並不是中尉所說那樣，會是犯恐怖罪的人。他所以會被誤解，一定有什麼原因，應該讓叔父辯明，不要片面認定他是犯罪者！請等到叔父醒來，他能做說明。」

津野中尉凝視我。那個臉上困疲到極點。這也難怪，這數日中，津野中尉在K站的床上，只打盹而已，沒有真正睡過。心身俱疲，一直思考叔父的問題—已經超出我想像的程度。

津野中尉用低沈且單調的聲音，

「伊甸同學，你太過於被親情絆住了。曾經十二分認定你的叔父是值得尊敬的偉大人物。現在狀況變了，你不是也聽到叔父認罪！」

我沒話可說。但，宜廸恩開口。

「可是，那是……。」

來不及說完，意外事發生了。

忽然我感到腳下搖搖擺動，趕快抓住椅子，環視其他的人。每個臉上，都帶有驚嚇的表情，並且跌跌撞撞搖盪。確不是錯覺，從海底都市的岩盤深處，傳出轟隆隆的恐怖聲音，好像巨人的低音歌手呻吟聲。大金庫向着我，慢慢地滑過地板過來。震動轉劇，使我的腳振動

。叔父舊桌上的墨水瓶跳動起來，倒落在地板上粉碎了。青黑色的墨水，濺到我紅色褲管。

哈雷，急急踏出腳步，但，立刻失去平衡，倒在地板上。

「地震！」我大叫。「比預定時刻早來了！」

激烈的地震，連昏睡的叔父，也被搖醒過來。史蒂華．伊甸過去不知幾回，闖過死關，回生過來的人。用一隻手臂，撐起身來小聲說。

「地震，宜廸恩……。」

宜廸恩看了叔父點頭。

「史蒂華，照預定呀，我們到外面去的好！」

「等！」仍然抓著桌子，津野中尉說：「你們在說什麼？」

「這棟建物耐不住地震！如果，你想讓俘虜活的話，帶到外面才好，中尉。」

宜廸恩，不動聲色地說。

在我們脚底下，地板瘋狂地跳動着。地震不算很大，我想著震度頂多三到五吧。不過，不可能就這樣收場。我們預知的地震是震度十到十二。

壁上緊急傳播用的擴聲機，嘎嘎作響。



「全市民們！全市民們！地震警報發令！全市的耐震裝置開始發動。全市的安全開關將放下，全市禁止通行。全市的公共通路，公用以外不能使用。」

留下嗆住般聲音，擴聲沈默了。

「聽到剛才的廣播吧？快，中尉，離開這裏。」

宜廸恩頻頻催促。

可是，要出去外面，不是件容易的事。

地板再度作顫動。移動到房間中央的大金庫，又向牆壁移動回去。用裝在底部的四個輪子，利用地板上的微微傾斜，慢慢滑動，把笨重的鋼鐵巨體撞在牆壁。牆上的石膏，破碎散開。從金庫裡傳出來，卡拉卡拉、卡吱卡吱的聲音。在貼鉛的內部，金色的球體—水爆滾動，互相撞碰。聽了決不是愉快的聲音。

理論上，這些水爆的構造，沒有裝置特別的信管，是絕不會爆的。但，也有萬一，比起理論，我們倒怕萬一的時候。

如今，我們所預測的震度十二大地震，也算不了一回事了。核爆發會一瞬間把巨大海底都市，化為廢墟！

「詹姆，壓住金庫！」

宜廸恩大叫。我們跳到金庫上。連心臟病發作，頻死的叔父也踉蹌起來，抓住金庫。宜廸恩打的針，發揮驚人的效果。叔父的臉上，恢復了血色，眼神也閃閃生輝。叔父更是和我並肩，牢牢壓住金庫的一邊。

哈雷和津野中尉，從相反方向壓住。就在這時，宜廸恩用電話薄，床墊等東西，從傍邊塞進去，讓它不再滑動。然後叫說。

「好了！快離開這裡！」

津野中尉，環視搖搖欲墜的建築物牆壁。建築物本身是鋼鐵造的，所以不怕倒壞。可是，牆壁是另一回事。灰泥的牆，發生龜裂，從天花板掉落灰泥碎片在我們身上。

完全照宜廸恩所說，海底都市本身安全，這個房間是危險的。

牆上的擴音器，又開始叫囂。

「全市民們！全市民們！轉告市長聲明。目前沒有危險。全然沒有危險！全市的耐震裝置，有效地操動，因此預計將不會有死傷者以及設備上的損害。地震警報不久會解除。重新報告，絕不會有危險！」



我們通過走廊，下了樓梯，到達通往街道出口。街道上都是那些尋找避難所，或守自己家和家財的人們，右往左往地一片混亂。可是沒有受到地震損害的樣子。

津野中尉，祈求似地低語。

「到此，地震給我中止……。」

不意，叔父用清晰的聲音說：

「地震還會有七次。」

「七次。」

津野中尉，板著臉，睨瞪叔父。

「不錯，你是—。」

不容說完。

古老的建築物，由於地震的震動，不只是內部的牆，外面也老朽了。突出大門上的灰泥遮蓋，突然崩下來。

「跳開，詹姆！」

宜廸恩的聲音，像要鞭打一樣叫出。我雖然慌張跳開，已來不及。灰泥的遮蓋，落在我



和津野中尉和哈雷三人身上。我的肩上受到強力的打擊，眼前突然一片黑。

不知過了多久，我睜開了眼睛，忽然，發現我的旁邊倒著津野中尉。因腳被壓在遮蓋下不能動，痛得尖叫著。

「他們逃走了。殺人兇手！叛逆者！」

乘著混亂，宜廸恩和叔父，從容逃走了。

我搬用遮蓋的殘骸，救出津野中尉和哈雷。幸運地三人都沒有受傷。津野中尉抓住剛好經過的警官，託他逮捕叔父和宜廸恩。但，對一個全然不知情的警官，說出大金庫中的水爆和人工地震的話，簡直是瘋話。恐怕還會被誤會爲一個海底艦隊士官，給地震嚇得神智顛倒，在胡言亂語什麼的。

「沒有危險，鎮定下來！」

警官，如此重覆說著地震警報的號語。

津野中尉把快氣炸的臉，對著我吼叫。

「伊甸同學，這樣你還想庇護叔父嗎？那個人逃走了，因爲我證明了那個人的罪行！」

我無話可回答。



## *地底基地的侵入者

海底都市沒有向地震低頭。不久震動停止，處處恢復平靜。

我們從海底艦隊基地，調來一隊潛水兵，處理大金庫的水爆善後。爲了調查剛才的地震記錄，趕回K站。

「震度四。我們的地震預知，如此反常，奇怪！」

津野中尉，兩眉結在一起。

邁可凱羅中尉，睡眠不足，紅著眼睛。難怪，自從我們離開後，獨自守着K站。

「津野中尉，我們的預知有差錯了！」

「那有這麼荒謬的事。再把音波地殼探測器下放地中看看。需要新的資料。然後檢查觀測機械，從頭再來一次預測計算。希望三十分內完成。剛才的地震，不像是我們所預測的！」

津野中尉大聲說。

很想睡，現在我渴望睡一場。但是，沒有時間。不管如何疲倦，我一定要協助津野中尉。

下次會發生什麼，我們必須預先知道。如果剛才的地震是人工的，我們預測的震度十二大地震，仍然照預定發生。那麼，用不着煩惱睡不夠，我們將赴永遠的睡眠！

我們做著分析音波地殼探測資料時，海底艦隊的潛水兵進來。指揮官上尉卡吱一聲，鞋跟合在一起，做了立正的姿勢，用官方口腔做報告。

「津野中尉，我們把你發現的核爆發物，運到這裡來收藏。這是基地司令官命令。」

「在這裡？」津野中尉不覺怒火中燒，發生尖叫。「那樣的東西，提回去！我們爲了地震觀測，搞得精疲力竭，那能再照顧核爆彈！」

「很抱歉，中尉，是司令官的命令。你是說；在這樣繼續地震的時期，把核爆彈放置在市內一角嗎？」

上尉態度相當强硬。已經有潛水兵，把笨重的金色球體，往倉庫裏搬進。好好想過後，上尉說得也有道理。至少，K站由海底下堅硬的岩盤包圍著，但是在圓蓋下的市內，不只是强烈震動，也有被洪水破壞的可能性，所以放置核爆彈是極危險的。

我們繼續工作，一直到最後一批潛水兵，搬進恐怖行李時，在其背後，看到穿黑僧衣的男人身影。



我站起身叫。

「泰德神父！」

「嗨，詹姆。晚安，津野中尉。請原諒我不速的拜訪。」

津野中尉，從預測台的椅子站起，握泰德神父的手。

「如果是你，隨時歡迎。要不要看我們的地震預知？」

「已經知道了。你做了震度十二的地震預測，却只發生震度四的地震。所以懷疑震度四的地震，是否就是你所做的地震。你的想法是有道理。如果不妨礙的話，想幫你們做預測重檢—。」

「那眞是求之不得。千萬拜託。」津野中尉回答。

兩個中尉，泰德神父、哈雷、加上我五個人—各自開始地震預測計算。那不是什麼困難事。大家開始前，已經知道答案。

泰德神父，最先完成計算，放下鉛筆。接著津野中尉抬起頭來。

「震度十。」

「震度十一。」

哈雷跟着說。

「多少幅度是免不了，倒是在一點上，全體一致了嗎？那是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內，還有大地震發生。」

泰德神父看我們表示同意後，繼續說。

「這事證明了剛才的地震，不是我們所預測的。進一步說，引導我得一個結論，那是由於人工的地震—錯不了，一定是史蒂華·伊甸，以及那些協力者，所引發的人工地震。」

津野中尉點頭。

邁可凱羅中尉也表贊同。

哈雷瞄了我一眼，用幾乎聽不到聲音說：

「我也那麼想。」

然而，我呢—。

應該說什麼，我不知道。

其實，也沒有說的必要。此時，沒有任何預告，發生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稍爲弱一點。地震計，勉强指示零度。但是，大概由於地方位置問題吧。K站是在堅固岩盤中，如在市



內建築物，就會增幅地震的震動，更會搖擺。總之，一瞬間，周圍的岩岩，發出恐怖的搖盪聲響，可也不是，站不住的程度。

津野中尉，恢復平靜說：

「那些瘋子，打算還要做幾次，搖撼海底都市！泰德神父，我要到市議會勸告人們卽時疏散。能陪我一齊去嗎？」

「願意。」

泰德神父點頭。

又是，紅眼睛的邁可凱羅中尉一人，負責觀測基地。津野中尉，泰德神父，哈雷，還有我四個人，急往市議會堂去。如今，海底都市的街道上，瀰滿險惡空氣。雖沒有看到大損害，然過路人的臉上，都失去社會道德。我們被暴徒截住，好幾回繞遠道走。集合在會議堂的議員，不足半數。大概是對一般市民擺出一付勇敢臉孔，其實私自跑掉了。留在這裡的議員們，也全失去沈靜，互相怒罵、相打，簡直像野猫的集團。

關·譚碩夫，向議長席吼叫。

「你是市長啊！叫那些傻瓜安靜！一點也聽不見，海底艦底的人，在講什麼！」

在畫著深海生活的美麗壁畫下，市長粉紅色的臉上，冒出汗珠，用像蚊子哭叫般的聲音說：

「各位，各位！我們面臨危機。安靜……。」

議員們的爭論，看來沒有終止的時候。

泰德神父，大搖大擺走到議員席前。從地板撿起市長的木槌，向市長行個禮後，敲着壁腰，用溫和而響亮的聲音說。

「安靜！」

奇怪的是，喧嘩立即停止。

議員們閉住口，一齊看泰德神父。

鄭重地行禮後，泰德神父溫和地說著：

「津野中尉，有話要告訴你們。請安靜聽到最後。」

津野中尉，用不着出大聲。短短幾句，說明現在狀況。

「人工地震，還來幾次不知道，至少還有六次回來。還有，千萬不要忘了，我們預測的震度十二大地震還沒有來。那個來時，可能就是海底都市庫拉卡的最後時限。」

津野中尉，走下講台，泰德神父再度向市長行禮，向議員們呼籲。

「那麼，各位議員，在這裡我們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能疏散的人，即刻離開海底都市庫拉卡。現在來做表決。贊成的人請舉手。」

好像中了催眠術，議員們全部舉手。市長也舉手了。哈雷和我，高高舉手—不關我們有沒投票權。

但是，粗厲的聲音，解破催眠術。

「等一等！」

那是翩．譚碩夫。

「泰德神父，這裡不是你來的地方！不要做多餘的事情！」

「抱歉了，因爲這次的表決很重要。」

「表決？沒有關係，請做吧。做放棄海底都市庫拉卡的決定吧！不過，今後五十年，這個海底都市庫拉卡值不了一分錢。所有投資家全起恐慌。他們存着“那裡就是市民遺棄的海底都市”的觀念，轉移去買別的海底都市的股票。停止，泰德神父，不管是什麼人，都不能將我下注在海底都市庫拉卡的投資，變成泡湯的行爲！各位，繼續做表決！但是請記住，贊成疏散的人，就是和我對立了！」



議場瞬間靜止了。可是也沒有別的反對意見，泰德神父柔和地說。

「贊成疏散的人，舉手。」

二隻手慢慢上去，接著再一隻。其中一隻下去，接著一隻，再接着剩下的一隻也不見了。

泰德神父嘆息。

把木槌悄悄放回市長前，行個禮，泰德神父說：

「神降慈悲於你們靈魂—。」

第三次地震，發生在我們回到海底艦隊基地附近。

「震度四的。」

泰德神父一手扶住步道欄杆，另外一隻手握住津野中尉的手，小聲告訴他。

「震度四，每次都震度四！難道他們無法引發大地震，足夠給我們致命的嗎？」津野中尉聲音裡，帶有歇斯底里。

「鎮靜，中尉。」

勸告後，泰德神父由欄杆放開手，站立看看。

「大概沒事了，我要走了。」

「要到那裏去？」

「用水中車探究震源地。現在我能做的只有地震的測定。當然也想過用水中車，盡可能載走疏散的人。但是我的水中車，不適合於大量的人員輸送，勉強做，反而會使人們遭受危險。」

「知道了。」津野中尉站起來。

「譚碩夫同學，你送神父到水中車。就此請保重。神父。」

「再見。」

泰德神父握了津野中尉的手，然後握我的手說：

「以誠待人。」

特別是處在現今，確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以誠待人，我在心中反覆着想。

靠近基地正門時，津野中尉抓住我的肩。

「看那個！」



經過展望窗，瞭覽到海底軍港。那裡集合無數潛水艇船。也看到巡航中，由無線電信或音波通信，收到歸返命令的艦船。陸續返航。不管市長和市議會的表決，海底艦隊，動員全艦船，決定獨自做市民救出活動。」可是來不及了。我想到市長的發表。海底都市庫拉卡，使盡全力對付避難活動，等大地震來時，五十萬以上的市民，會被遺留在市內。

假定，全市民的救出有困難，盡其可能，多救出生命是海底艦隊的使命。包覆伊狄耐的魚雷型船體，發出青白的光芒，向海底軍港駛過來的雄姿，有浩壯之美。

我們，不能老呆看。祈求海底艦隊的活躍，爲了繼續做地震預測，回到K站。

緊急廣播擴音機，播送着熱鬧的舞曲。是市議會爲了岔開市民的不安情緒而轉播的。津野中尉顰著眉頭，把擴音機開關切掉。

我們反覆好幾回，做預測計算，答案仍然是一樣的。隨着時間的流逝，地震來臨的預定時刻，慢慢地靠近來。

經過數次地震，我們的觀測機械，多少受到損害。所有都是記錄岩盤微細震動的精密機械，給震度四程度的地震搖盪，也會發生毛病。哈利斯中士，找來計器的專門技術者，對付

觀測機械的調整。

「怎麼樣，哈利斯？全部好了沒？」

津野中尉，等不及催問。

「全部檢查了……沒有自信。試用看看。」

搔著頭皮，哈利斯中士回答。

「好。」

津野中尉，靠近微小地震針的方格，探看一下，立刻大叫起來。

「糊塗蟲！你把這個機械越搞越糟了！這是，什麼……。」

噤口，看了一陣子震動記錄的方格，然後叫我們。

「邁可凱羅、伊甸。到這裡來看看！」

我和邁可凱羅中尉一齊探看方格，方格上指示著異常的震動。把它當做岩盤震動，牽强了一點，加上有規則性。好像是什麼强力的機械震動，至少，地震不會有這樣的震動。那個震源，又是意外地在比K站較高的地方！

邁可凱羅中尉，冒然叫喊。



「機械瘋了，哈利斯，快調整。你把機械搞砸了！」

「等，好好看住震源，位置在變動！」津野中尉說。

我們凝視觀測。

眞的。異常的震源，沒有停留在同一地方。雖是緩慢的，可是清晰地看得出，速度在移動。那個東西，慢慢地降下高度，向K站靠過來。

「不能相信！津野中尉，你招呼那個可愛的小地震，到這裡來的嗎？」

邁可凱羅中尉，大叫。

「不，我知道這傢伙的眞面目，邁可凱羅中尉。這傢伙是地底鑽進車！從地中旅行歸來了！就是，現在，靠近海底都市庫拉卡地下！」

津野中尉，很有自信地說。

數分鐘，我們呆然站在那裡，觀望方格紙。很難相信的事情。雖說，理論上了解，人造的乘坐東西，在堅固的岩盤中作自由的航行，眞不敢相信。

但是，現在，我不得不要相信。我們靠觀測儀器看到的東西，沒有別的辦法來加以說明。還有這地底鑽進車裡面，大概乘坐著我的叔父史蒂華・伊甸，和我的朋友鮑伯埃斯谷等人

門開了，哈雷進來觀測室。非常蒼白又落寞的樣子。

「報告，譚碩夫，回來了！」

「好，辛苦了。」

津野中尉，看了哈雷一眼，發覺到很不對勁。哈雷的眼睛，睜得大大地，幾乎要從臉上跳出來，穿過我們頭上，直瞪著玄武石的牆。

「哈雷，怎麼了？」

「岩……岩！」

哈雷指著牆壁，說不出話來。

我們驀地回頭過去，就在那時，極微地震計的針，往左右大擺動，記錄下來的是，裝不進方格紙的大震動。

岩壁上，發生長長裂縫，從那個地方，水像瀑布一樣流落下來。

地震嗎？

不，不是那一回事。比地震還要奇妙的事情！從激烈震動的裂縫，傳來高速馬達聲。接著輝亮眩眼的伊狄耐尖端露出來。是圓錐型的鑽削鑽頭。



岩石顫抖碎裂，露出一個洞穴。從那裏，地底鑽進車的長車體震動著，闖進觀測所。那正是，我在排水處理地區的汚水壩，看到的地底鑽進車！

## *地震博士

也許是，瘦小男人的原故。津野中尉很敏捷，飛快跳進自己房間，我們從驚嚇恢復過來以前，拿著手槍跑回來。

「大家，退後！站開！」

地底鑽進車，震顫著巨體，鼻尖撞進地震觀測室，大約二公尺，撕破牆壁上的地圖類，毀掉全部的棚架，壓碎了桌子。然後，終於鑽削鑽頭緩慢下來，慢條斯理地停止。從背上，靜靜推出，像水中車的展望塔。一隻手推開艙口蓋，可是卡在岩石碎塊，只能開到一半，試了三、四次，終於岩石的碎塊掉下去，打開了。

從那裡，踉蹌走出來鮑伯．埃斯谷。

「停！」

津野中尉，比著手槍架勢說。

「埃斯谷，不要動！」

鮑伯，昏眩得連津野中尉拿手槍都沒有發覺。把梯子架在車體，準備下來，可是晃了一下，幾乎跌下來，緊抓車體的伊狄耐。這樣做，犯了錯誤。原來，用原子力鑽頭，鑽削堅固岩石，發生的磨擦熱，使車體快冒煙似地發燙。鮑伯尖叫著放手。

但是，燙傷的痛苦，使鮑伯恢復意識。鮑伯用另外一手，抱著燙傷的手，對津野中尉說：

「非常抱歉。把K站弄得亂七八糟……。」

「你做出更亂七八糟的事啊，埃斯谷！」

「我是……。」鮑伯哽住，然後重新再說；「別的乘員，可以從地底鑽進車出來嗎？」

「別的乘員？」

津野中尉，皺一下眉頭，很快答應。「好吧。」

此次，鮑伯，不難爬上梯子，向艙口內說話。

最初出現了，叔父史蒂華．伊甸。臉色憔悴，濕漉漉的一身冷汗，不過，比上次分手時，顯得健康。

「詹姆！」

叔父大聲喊出，可是看到津野中尉手上的手槍，閉住口。

從叔父後面，出現宜廸恩・派克，站在艙口，對我們笑。然後伸手進去艙內，拉出最後乘員。那是和鮑伯在一起的老耄馬來人。

在我旁邊，聽到呑氣聲音，是津野中尉。

「寇耶茲博士！」手槍口搖動，指向地板。「博士，在這裡做什麼？」

馬來人？眞是有眼不識泰山！老耄的馬來人就是一排在這個基地書架，大部分書的著者，日本人的地震學者，約翰・寇耶茲博士本人！

津野中尉發覺，平時最爲尊敬的地震學者，和逃亡的犯罪人叔父做夥伴，又把手槍架好。

「寇耶茲博士，講理由給我聽。」

「好吧。」

說著，寇耶茲博士，環視四周。疲勞不堪，想找地方坐下來。哈雷馬上遞過去一把折摺的椅子。



「謝謝。」

寇耶茲博士，微笑著坐下來，忽然說：

「你應該記得，在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發生的事。」

「當然。」

津野中尉點頭，我們大家都點頭。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慘事，是海底居住史上，最大的悲劇。這是由於寇耶茲博士，做錯了地震預報，阻止市民們的疏散，而發生的事件。

「我在南星諸島，犯了錯誤。然而地震發生時，在橫濱，所以生存下來。於是，我決心要將自己的餘生，獻身於補償過錯的工作。首先，我和泰德神父，共同開發音波地殼探測器，然後設計這輛地底鑽進車。」

寇耶茲博士，用手嗶啪啪著冷却了的車體，說下去。

「你們所知道的，由於音波地殼探測器的功能，我們已經能做比以前更爲正確的地震預測。」

「不見得吧。」

我插嘴說著。但是寇耶茲博士微笑了。

「你們的預測會失常，是有那麼些理由存在，詹姆。就是由於我們的原故。先聽我說吧。單是做地震預測，我認為還不夠。所以我決心要做，不只是預測地震，使災害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做到預防地震本身發生。那個方法，就是起發人工地震。只要看到地下深部，蓄積的地震能量，顯示引發大地震的預兆，就在那寸前，引發幾次，小小的沒有破壞力的人工地震，讓危險的地震能量，發散殆盡。如此的人工地震，你們已經體驗幾次了，都是我們四人引發的。」

此番話比任何地震，都來的令人震驚。津野中尉臉上，刻下複雜的皺紋。哈雷，一動不動地睜著眼睛，邁可凱羅中尉，直搖頭。

然而，我勝利自得。

「所以，我說了。我的叔父，絕不會為賺錢而做骯髒事。我不是一再地說過了！」

我對著津野中尉叫出來，可是，對方也不認輸。

「等等，詹姆！人工地震的眞相，由寇耶茲博士的說明，大致了解。我還有幾個疑問留著。你總不能把黑白摻在一起。你的叔父，已承認了幾個犯罪行為。例如前天，因人工地震引起大混亂，得到百萬美元的利益。還有核爆發物的不法持有，沒有做說明！」



「讓我來說明，中尉！百萬美元的利益，比起叔父過去損失的金額，是極微小的。而且，那百萬美元，為了救海底都市庫拉卡，做急救計劃必需款。再說，叔父事務所金庫內的水爆，一定是為了引發人工地震的東西。」

被激烈的興奮驅使，我出神地說著。

叔父朝我微笑，宜廸恩送我秋波。

「伊甸同學說得對。由核爆發引起連續的小地震，引導蓄積在地殼的地震能量，安全地分次發散出去。」

可是，津野中尉還是滿心狐疑。做為海底艦隊士官，要把事件徹底究明。

「還有三個疑問；你們在那裏得到地底鑽進車？在那裏得到大量的水爆？再來就是，為什麼要秘密行事？」

叔父莞爾一笑，迎接津野中尉的銳厲質問。臉上升起血氣，凹進去的藍眼裡，燃燒著把一切賭在海的男人熱情。

「先答覆最後的質問。為什麼要保密？這個計劃，一定得秘密行事。如果，就假定我們到市議會去說明。〃各位，我們有好構想。為了防止央及海底都市庫拉卡恐怖災害的大地震

，需要人工引發幾次小地震。〃對於這事，議員會給予許可嗎？守財奴，爾．譚碩夫，執牛耳的市議會是什麼東西，你本身也領略過的吧？」

哈雷，臉發紅，什麼也沒有說。津野中尉，從容點頭後說。

「知道了。那麼剩下的兩個問題，能給我答覆？」

「一切爲了海底都市庫拉卡七十五萬市民的生命，才不得已做的了！這次計劃是，一年前寇耶茲博士訪問我，在瑪利尼亞的家才開始。博士從以前就憂慮著庫拉卡斷層。斷定海底都市庫拉卡遲早會遭遇到，震度十或以上的大地震，而化爲廢墟。所以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預防。阻止海底都市破壞，失去衆多人命的悲劇再次上演。」

叔父，瞟了一下博士，眼睛又移到津野中尉。

「你還要責備博士嗎？」

「可是，爲什麼博士到你那裏去？爲什麼不到住在這海底都市的人的地方？」

「去了，博士最初去見爾．譚碩夫。那時譚碩夫說什麼，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不能把大金額投到那種瘋狂事上，來影響這個海底都市的繁榮。〃就是這麼說的。譚碩夫大概想起寇耶茲博士在海底都市南星諸島所犯的失敗。還說即刻離開海底都市庫拉卡，並威脅說，



再次出現時要叫警察逮捕。」

「譚碩夫提出條件。只要我答應，就允許住在這裡，史蒂華。」

寇耶茲博士補充地說。

「就是那樣。」叔父點頭。「譚碩夫想說服博士，做地震預知的工作。獨占地震預知的情報，來操縱股票市場，定能賺大錢。不用說，這個構想，到後來給我們利用到。無論怎麼說，寇耶茲博士是給譚碩夫趕出來，到我這裡來的。博士向我說明，恐怖迫近海底都市庫拉卡。又說，如果配合博士的新技術，那麼不只是在這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預防大地震。最初我半信半疑。不要責備我，連泰德神父也表懷疑。但是，寇耶茲博士說服了我。到這個地步，我終於想幹一下。

當時，我的身體情況不太好。現在也不太好……也不是說，不能動的程度！還有當時，我沒有太多的錢。寇耶茲博士的計劃，需要一筆大的資金。單是製作一輛地底鑽進車，就要一千萬美元，加上也沒有必需的核爆發物。

錢是得到了。用你所知道的方法—利用寇耶茲博士的地震預知，做股票買賣。核爆發物方面是……中尉，你記得罕卡爾．白爾迦號的遭難嗎？」

「罕卡爾·白爾迦號？」

津野中尉，歪著頭想，然後沒有把握地說：

「那是……很早以前，我還是嬰孩時，遭難的船吧。你還沒有發明伊狄耐以前，那船上的載貨，記得是……」

「就是水爆！你眞有了不起的記憶力，中尉！罕卡爾·白爾迦號，從今算起三十一年前，在印度洋加爾加答海山附近沈沒的。不管任何船隻，沈沒後經過二十八年，載貨歸爲打撈者所有。這個在國際海洋法上有明記。不必嘮嘮叨叨做說明。我順理成章變成載貨的所有者。

剛好那時，寇耶茲博士獲知，在加爾加答海山附近，將會發生相當大的地震。於是我決定使用剛得手的水爆，做博士理論的試驗。試驗是成功了。可是我們的水中車來不及逃，遇難了。這時，博士的地底鑽進車出現，把我和宜廸恩救起，也載走剩下的水爆。

後來，我們來到海底都市庫拉卡。地底鑽進車藏在排水設備的污水壩，水爆分別藏在污水壩和事務所的金庫。待機實行寇耶茲博士的理論。那個"時日"於四日前來臨了。那以後的事，是你所知道的。」

「史蒂華，時間到……。」
突然寇耶茲博士說。
叔父抬起頭，看看牆上的鐘，愼重地點頭。
「大家，小心！」
沈默，籠罩四周。維持了大約一分鐘，津野中尉開口。
「等什麼？」
「安靜！」
叔父快速說，就這瞬間，我們感到。
腳下的岩石開始搖了，可怕的地鳴，震顫附近的空氣。我們已經各自抓着東西，穩住身體。
「第四次的地震！還有四次發生！」
叔父的叫聲，可比美鳴叫。
地板的搖法，漸漸轉劇。地底鑽進車的鼻頭，也感染到震動，開始搖動。被自己引發的地震，搖盪著車體的地底鑽進車，不由得感到滑稽。



頂棚的岩石上，發生裂痕。從那裡，大量的冷海水灌下來。

## *地底旅行

突然從緊靠觀測室外面，傳過來新的噪音。以爲下次地震，緊跟著起發，瞬間我吃了一驚。可是並不是那一回事。爲了防止K站侵入洪水，排水抽水機自動起動的聲音。抽水機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因爲黑色的水和岩碎片不只是從頂棚，而且也從牆壁的長裂縫一齊灌進來。
津野中尉粗聲地問：
「現在的，也是你們計劃的人工地震之一？」
「是。」
叔父回答後，開始說：
「寇耶茲博士的計劃是，對斷層面的對角線引發八次人工地震。我們在當中四處，裝置了水爆。剛才的是第四次。」
「剩下的四次呢？」

「現在要去裝置水爆。」

叔父毫不為意地說。

周圍靜靜地，只響著排水抽水機，和流過地板的水聲。

寇耶茲博士，站了起來。

「破船上的水爆，因長時間在水中，破損的很多。我們把八次份的水爆，裝進地底鑽進車出去，只有一半能使用。於是，只好回頭來拿儲備的水爆。我們駛進汚水壩，宜廸恩和埃斯谷到史蒂華的事務所去看，藏在金庫中的水爆不見了。我們探知了，那些東西運到海底艦隊基地，進一步移到這裡來。所以到這裡來。我們需要水爆！」

寇耶茲博士强硬地表示。

「沒有餘下的水爆，原來的苦心，將成泡影。大地震的震度，也許會降一、二度，可是一定會來。然後海底都市庫拉卡全毀滅。」

了解事件的眞象後，津野中尉的決斷，快而準確。

「無論如何，大地震必須防止，寇耶茲博士。水爆在這個地下觀測所倉庫內。幫你裝進地底鑽進車！」



裝運不需太多時間。我們二個人一組，把金色發亮的金屬球，用吊皮吊着，從倉庫到觀測所，走過岩石隧道搬運，交給地底鑽進車上的宜廸恩。

「嘿，來了！」

宜廸恩大膽地笑著，接過極重的金屬球，放進艙口內。在船內，津野中尉和哈雷，照叔父指示，排著金屬球。寇耶茲博士也和邁可凱羅中尉組成一組，鮑伯。埃斯谷和我的一組，也不示弱趕緊搬運。

水爆全部裝完時，鮑伯和我舒了一口氣對望。自從五里霧中似的事件發生以來，暗沈沈的鮑伯臉上，難得浮上明朗的笑容。

「詹姆，你是名偵探啊，我怕被跟踪，曾經細心的注意到，還是不行。老實說，沒有想到你有偵探才能。」

「抱歉，鮑伯。」我也笑著回答。

「但是，我在心底相信你。也相信叔父和宜廸恩。想絕不會爲了自己利益，把海底都市庫拉卡陷進危險。不過，我還有一個不能了解的事。」

「什麼事情，詹姆？」

「這次計劃，一切在秘密中行事，是當然的事。可是爲什麼連我也要隱瞞？K站的協力，固然是必要的，叔父爲什麼不選我來做伙伴呢？」

「找你做伙伴的話，會被注意到你和叔父的關係，而暴露秘密。不懂嗎，詹姆？保密的最好方法，就是對你瞞住我們行動。我們被調到K站當天，你的叔父偷偷地來看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我，求我的協助。叔父認爲雖把你當局外人，等計劃成功後，給你一番說明，你會諒解的。果然不出所料，詹姆！」

「是嗎……可是，我也很想能幫寇耶茲博士和叔父的計劃！」

被判出局的不滿，依然留在我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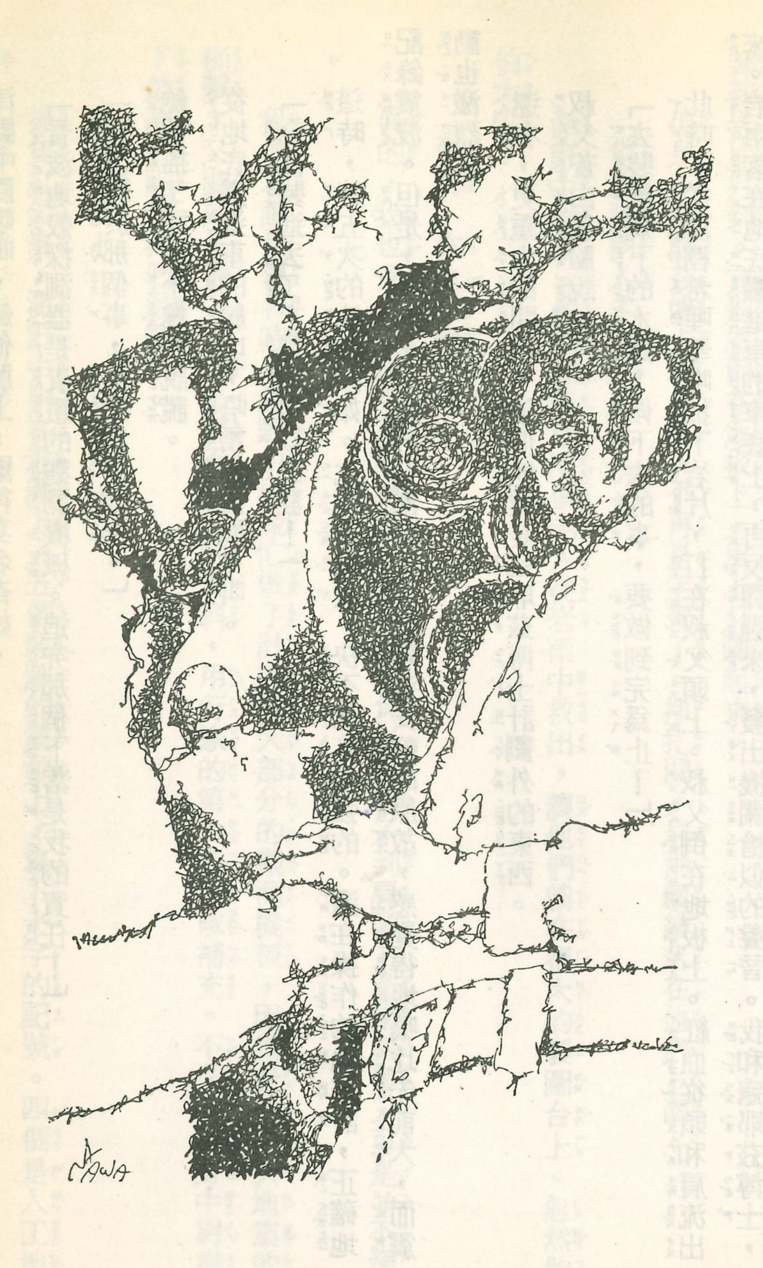
這時，津野中尉從地底鑽進車的梯子下來，對鮑伯說：

「我也還有一個不懂的事。前天，你預測了大家都沒有預測到的地震，並且正確預測到。難道說，那時已經知道，史蒂華・伊甸要引發人工地震的事？」

「對，因爲我認爲這是，自我表現神氣的大好機會，終於……可是，這樣做是，忘了保持計劃秘密的，輕率行動……。」

「那些事，已經不關重要了。問題是，從基地被偷的音波地殼探測器的事！」





津野中尉吼叫，鮑伯臉上，顯得莫名奇妙。

「音波地殼探測器是貴重的觀測機械。追究那個下落是我的責任！」

「咦，關於那個事，什麼都不知道。」

鮑伯搖了頭，不像在說謊。

從地底鑽進車的艙口，哈雷伸出頭來叫。

「全部裝進去了！隨時可以出發！」

這時，第五次的地震開始。比較前幾次，決不能算是強的。還在操作的地震計，正確地記錄震波。但是，不知是四周岩石潮濕，或是附近安靜的原故，感覺得地鳴比先前大，而震動也激烈。

還有，更重大的問題，這個地震是寇耶茲博士計劃外的東西。

叔父蒼白著臉說：

「去裝置剩下的水爆！做下去的事，要做到完爲止！」

此時，從頂棚希哩華啦掉下岩片，打在叔父頭上。叔父倒在地板上。紅血從頭和肩流出來。岩雨落在地底鑽進車的車底上，再反彈過來，發出機關槍似的聲音。我和寇耶茲博士，



都被岩片打到。宜廸恩倒在地板上，馬上又彈起來。

但是，寇耶茲博士和叔父，不再是年青了。掙扎間，岩雨繼續落在他們上面。

「救出那兩人！」

津野中尉說。鮑伯和我把兩個老人從岩雨中救出，讓他們躺在很大的製圖台上。忽然鮑伯大叫：

「詹姆，你也在流血。」

真的，我也受傷了。不過是擦傷，岩石的尖角，從脖子到肩頭，造成割傷，可是並不深。

我們看護負傷者時，津野中尉慌忙做了計算。大部分的觀測機械，因爲受到屢次地震的衝擊，又開始失靈了。可是那不充分的資料，用行家的第六感來做補充。不久，津野中尉抛下鉛筆，跑回我們這裡來。

「看這個！」

抓隻紅鉛筆，津野中尉在地圖上，五個地震的震源上，寫下十字的記號。四個是人工地震，一個是自然起發的地震。

「看！」

將紅十字的記號，用紅線連在一起，津野中尉說。

「第五次的自然地震，決不是壞事。對解放蓄積地震能量有幫助。就是說，它代替人工地震一次份。地底鑽進車必須立刻出發。一小時內，又會發生下次的自然地震。震源在這裡！」

叔父費力地爬起來，從台上下來，抓著椅子支持身體叫說：

「好，出發！寇耶茲博士，宜廸恩，走！」

但是，津野中尉，把叔父按回椅子坐下。

「不用你出去。剩下的由我們接棒！」

「你？」叔父抬頭翻翻眼皮，看津野中尉。「可是你知道作法嗎？寇聆茲博士和我，已經習慣這個工作，對別的人是危險！」

「現在對你，不單是危險，負那樣的傷去了，會死掉！」

那樣說著，津野中尉把地圖送到叔父前面。

「這裡，這裡，和這裡！在這三個地方，要引發剩下的人工地震。另外還有我們必要的



知識嗎？我帶鮑伯和宜廸恩一起去。還有再需要一個。」

「我要去！」

我叫出來，但是差不多同時，在我旁邊，哈雷也在喊叫。

「我要去！」

然後哈雷朝著我堅決地說。

「我無論怎樣，不去不行，詹姆！」

沈靜回到四周。排水抽水機和岩石裂縫流下的海水聲音，震抖着又冷又濕的空氣。我們大家的思域，奔馳在就要出發的地底旅行。由海底下三千公尺的K站，再往數公里的地下，在堅固的地殼中前進。越是下降，熱和壓力就跟著增加的恐怖旅行。雖是這樣，不去不行。

地震發生五次，還剩三次。

現在起，要三次的人工地震。必須要在比前五次更深地方引發。而地底鑽進車隨時會有被斷層壓扁了或掉進灼熱岩漿中，泥泥糊糊熔化掉危險。我想起，音波地殼探測器在二十一公里的地方，壓壞多少個。現在，我們要鑽進比那個遙遙超深的地中！

津野中尉說。

「好。伊甸同學，譚碩夫同學，你們兩個都帶去。邁可凱羅中尉，K站和兩個紳士交給你照顧，千萬拜託。」

「為什麼地底鑽進車的乘員，不能再加一個呢？老人們，不需要人看護啊。」

邁可凱羅中尉，很想參與地底旅行而表示不滿。

「這是命令。這裡將會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拜託了，邁可凱羅中尉。」

然後津野中尉，回顧地底鑽進車，大聲說：

「海，出發！」

我們坐進地底鑽進車時，開始緊急轉播。關於地震損害的新聞和警告。據說，排水管破裂，污水超出排水抽水機處理能力的速度，瀉進污水壩，連結實的排水管也會破裂的話，是會有可能發生動力關係的故障。雖說正在做疏散市民計劃的檢討嫌遲了些，可是發覺危險的市民，湧到通往浮搭飛機場的昇降機，已動起武力來。一旦被槍火破壞了動力裝置，將是嚴重大事。

再沒有閒情躊躇！

我們跟寇耶茲博士和叔父揮手道別後，關閉地底鑽進車的艙口蓋。



外面的噪音全然聽不到。

設在狹窄的船室前方的操縱席，坐上宜廸恩。我們在明滅的小燈光中互相對望。因原子力鑽頭須要莫大的動力，船室的照明，減少到最低限度。

「前進！」

津野中尉發出命令。

宜廸恩點頭，手指伸到發進鈕。

動力一通進，包覆地底鑽進車車體的伊狄耐，發出醒目的光亮，原子力鑽頭，開始回轉。

地底鑽進車，震動著開動。那轟隆聲，只能說像發瘋的恐龍，踩碎岩石做吼叫。可怕的噪音，在船室中幾乎也要聾掉。

地底鑽進車後退著，往自己開出來的牆壁洞穴，悠然鑽進去。

我們終於踏上地底旅途。

## ＊岩海

津野中尉的吆喝，不亞於噪音。

「再提高速度，派克！五十公分以內，要下降到有斷層地方！」

「遵命，中尉！」

宜廸恩興奮地答著，並對我使了個眼色。我因為和宜廸恩在一起，能忘記進行地中的恐怖。

只有哈雷，非常地消沈，連話都不說。

我想起，哈雷送泰德神父到水中車起落站，回到K站來時的樣子。那時，哈雷反常地，顯得孤寂，好像忍著不哭出來的表情。剛好地底鑽進車亂闖進來，沒有心思去想哈雷的事，可能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現在正煩惱吧。

鑽刨鋼鐵般堅硬的岩石，以高速進行的，地底鑽進車搖動，用身體去配搭着，我想對哈雷開口。此時宜廸恩回頭過來叫：

「請做水爆發射準備！」

我們把金色的重球體，小心翼翼地，塞進發射管。那是像裝設在舊式潛水艇的，魚雷發射管的東西，核爆彈代替魚雷，不是打進水中，而是打進地中。因此，發射管的尖端有鑽刨



堅岩的特殊裝置。發射管的操作，應該是經過海底艦隊特別訓練過的乘員的工作，現在却是要由沒有經驗的我們來完成。

金色的水爆結構，是移動不銹鋼帶的位置，安全裝置的鈎，會自動彈開的裝置。由於長期放置在海底，安全裝置和時限裝置，有故障的可慮性。所以說水爆一旦彈開了安全裝置，可能突然會在我們眼前爆發，也有可能往熱岩中發射的瞬間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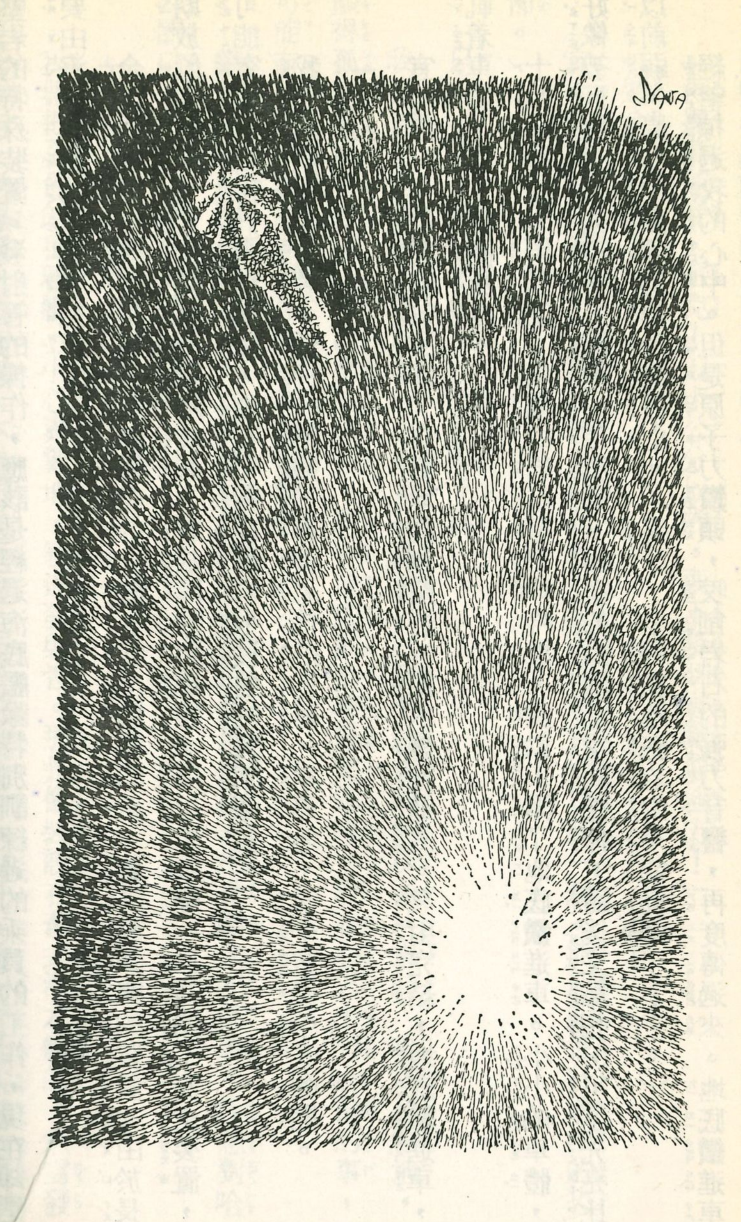
我們默默地工作著。任何一個臉，都被恐怖扭歪着。幸運地，安全裝置平安彈開。

「發射！」

宜廸恩叫。發射管的尖端，自動地掘刨堅岩，把水爆推進去。發射完結，地底鑽進車，軋着車體，全速離開現場。

十四分鐘後，照預定，周圍的岩石發出呻吟聲，震動束緊了地底鑽進車。小小的車體，好像被巨獸的牙齒咬著，搖擺一樣震動。船室的點滅燈瞬間熄掉，隨後又點亮，可是光亮比以前弱。原子力鑽頭的轉動也停止。(完了……停在地底岩中不能動彈了……。)

絕望掠過我的心中。但是原子力鑽頭，咬刨岩石的強力音響，再度傳過來。地底鑽進車忍受著，自己引發的人工地震，活下去。





「爆發地點近了一點！下次稍爲延長爆發時間，好逃到遠方！」

宜廸恩，放心地笑著。

在我旁邊，鮑伯抓住扶手，不安地說。

「鑽頭的聲音有一點怪異！不知那一個的回轉失靈！」

也許受到剛才的衝擊損害的吧。地底鑽進車的原子鑽頭裝置，是由好幾根鑽頭，同時起動削岩進行。任何一根故障，就不能把岩石鑽削平均。我也側著耳朵聽，究竟，我不是能從聲音的不調，判別故障的專家。假如有故障，如今也無計可施。

第二個水爆，發射在預定地點。也照預定，引發人工地震。我們所受的撞擊，和前次相同的猛烈，不過總算活過來。

津野中尉拿著鉛筆，在微弱的點滅燈中，繼續做計算，然後看答案說。

「再一次，大概夠了，但沒有十二分的把握說。」

這一來，宜廸恩回頭過來說。

「相信寇耶茲博士吧，中尉！寇耶茲博士認爲須要，八次人工地震。我們照預定行事吧。」

「也好。」
津野中尉點頭。然而細長臉上顯得有些怒氣。
「如果說用我們的手，防止了大地震，那也絕不是要讓市議會高興！有什麼辦法叫那些利慾薰心的非人們，受到報應！」
「已經受到報應！」
哈雷用哭一樣的聲音說。
「那是什麼意思！」
「我父親和市長，還有三、四個市會議員，已不在人世，中尉！」
哈雷扭著臉，抑制激動的感情說。
「中尉叫我送泰德神父到港口嗎？那時，我在港口看到父親的潛水遊艇花了五十萬元建造的豪華船！那是父親的嗜好。剛好進港來做船體檢查。我眺望著潛水遊艇，以為父親提供給市民做疏散用的。
可是，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艇上只乘著八人。定員五十人的船室，僅僅八人！剩下的空地塞滿紙類。股票、債卷、還有鈔票—父親把全部財產載在艇上，想逃離開。載著自己和數



位朋友，將市民置之不理，想做避難打算。父親叫我跟著一齊走。可是我不能捨棄自己任務。在我眼前，遊艇關上艙口，進去水閘。然後外面的水閘開時，恐怖事情發生了。不知何故，包覆潛水艇的伊狄耐，沒有發揮作用，海水的可怕壓力，一剎那，把潛水遊艇，壓得扁扁地，不用說，乘員全部死掉了—。」
哈雷的喉嚨，由抽噎轉而顫動。
有一會兒，誰也不開口。不久津野中尉溫和地說：
「抱歉，譚碩夫同學。不知令尊去世—。」
「不，父親是不值得中尉悼念的人……。還有一件事情，想對中尉說。記得遺失的音波地殼嗎？」
「當然。」
「說真的……偷那個的是我。父親叫我做的。我很明白自己所做的—我洩露音波地殼探測器的秘密，加上偷它。雙重破壞海底艦隊的軍規。事到如今，並不是想辯白，只是為了事件的明朗化做自白。父親將偷來的音波地殼探測器當樣本，仿造很多。想以個人獲得地震預知情報。以前也對寇耶茲博士，做過同樣的商量。不用說，是為了賺股票買賣。我不打算強

辯，順從接受軍事裁判，將來有機會的話，眞正做個頂天立地的海底艇隊士官學校學生。」

一切告白後，也許已卸下心中的重擔，哈雷的臉色，轉爲爽朗。

津野中尉，直立起來，頭頂著船室的頂棚，莊重地說。

「譚碩夫同學，你已經受到審判！這個問題，到此爲止！」

簡直，戲劇化的瞬間。

但，宜廸恩從操縱席回過頭來，衝破了感人氣氛。

「注意時間！來到了最後發射水爆的地方！」

我們急忙發射水爆，想遠離現場。可是時間短促，遭受到地震的冲擊。船室的點滅燈熄掉，再也沒有恢復。

車體做激烈軋軋扭彎，總算免於散開。

「幹得好！沒有想到會做得這麼好！」

鮑伯，猛力拍打我的背叫嚷。

「還沒有完啊！鮑伯，來這裡做幫手！原子力鑽頭不動了！」

宜廸恩呼叫。由於最後的地震衝擊，操縱裝置的押鈕，完全失靈了。沒有辦法，宜廸恩



用手動桿，拼命想動操縱裝置，可是一個人的力量，究竟不夠。

鮑伯和宜廸恩，把全身力量，貫注指頭，板桿柄，漸漸地，動了二、三公分。動力通進，原子力鑽頭，再度開始咬岩石。點滅燈回復光亮，可是微弱得幾乎看不清船室內的伙伴的臉孔。船室內的溫度上升，是因爲宜廸恩爲了盡量省動力，供給原子力鑽頭，把冷氣設備的開關切掉。

過了數分鐘。

操縱席的計器顯示，地底鑽進車已來到K站附近。原子力鑽頭的震動忽然轉弱。

「走出岩石外了！」

宜廸恩高興地叫。我們也鬆了一口氣。圓滿達成任務，回到了K站。

可是高興得太早了一點，突然，像金屬裂開的聲音傳到船室。宜廸恩怔住，砸著嘴。

「伊狄耐裂開了！」

瞟了一下計器，回頭告訴我們。

「我們走出水中來了。熱騰騰的伊狄耐，忽然給冰水包住，受到急激的溫度變化，裂開了。不過，沒有關係，計器是正常的。我們確是K站中。就是說，K站浸在水中。」

我們互相對望。

K站浸水！叔父和寇耶茲博士，不知變成怎樣？哦，說不定海底都市庫拉卡本身，已經全滅了。我們的努力，化為泡影了。海底都市的大圓蓋，嘎吱撥開，給五千公尺的水壓，壓毀了嗎！

「從這裡出去！」

津野大聲說，接著咬住嘴唇，小聲說？

「既然，伊狄耐已經不行了……。」

伊狄耐沒有作用，那麼我們走出去同時，遭受五千公尺的水壓，就像給大槌子敲碎的昆蟲一樣，變扁了。

「請幫忙！找空氣去。找封閉在岩中的空氣！」

宜妯恩做建議。要活下去，先須要空氣。不知是否能找到，但比待在這裡等死神好。

一而再地承受人工地震的衝擊，傷痕累累的地底鑽進車，又潛回岩中。

船室溫度，漸漸上升，到了昏眩的熱度。原子力鑽頭的回轉，變得不規則，那噪音更加傷痛了我們耳朵。加上船室內空氣混濁，機械燃燒的氣味混進來，開始呼吸困難。

首先，津野中尉，崩潰般的倒下去。接著譚碩夫，從緊急用手動桿前，往地板滾下去。

我想靠過去兩人旁邊，不知何時，鮑伯也長長地躺在地板上。

「起來，鮑伯！怎麼了？」

我大聲喊叫。接著聽到宜廸恩，痛苦煎熬的聲音。

「詹姆！幫忙。一個人到底……。」

那聲音漸漸變小，終於消失。

我想走到宜廸恩地方，腳不聽指揮。

地底鑽進車，突然轉變了方向，我被拋到地板。是地底鑽進車在轉？或是我在轉？不知道……。

反正那一邊都是一樣。

我倒在又熱又硬的金屬地板上。直想起來鎮壓窮鬧的地底鑽進車……。

但是，一點氣力也沒有。最後點滅燈熄了，然後我昏過去。

## ＊伊狄耐之光



黑色僧衣小身裁的聖誕老人，對著我說話。

「詹姆，詹姆！喝一點這個東西。」

不知什麼，苦苦地刺激舌頭的東西，塞進我的嘴裡。

我噎著，抬起身，很清晰地看見泰德神父的藍眼睛。

「這裡……到底……。」

「不要說話比較好。」

泰德神父用的溫暖聲音說。佈滿紅光的臉上，顯出柔和的微笑。

「沒有事了，詹姆。你現在是，在我的水中車內。我們正要歸到海底都市庫拉卡途中！」

又要把我帶到水中去？

「庫拉卡？」

「可是，海底都市庫拉卡浸水了，泰德神父！我們曾經在那裡。K站沒入水中，沒有人活著的樣子！」

泰德神父憂慮地皺眉，不過堅決地表示。

「回去看看。說不定有生存的人……。」

不過，泰德神父避免看到我的眼睛。

我站起身來。我是在前面船室中。牆邊排滿了各種最新的，觀測機械、地圖、資料等。水中車本身就是能動的，地震觀測研究所在這裡所做的觀測或研究，很多被寇耶茲博士的地震理論取材。很久以前，我就聽說過這部水中車，沒有想到能參觀實物。

並且，不只是我一個人！

宜廸恩．派克．探頭看我。那個黑臉上，掛著光彩的笑容。

「詹姆，好極了！大家都在担心。別人在一小時前，醒過來了，只有你，醒不過來！」

「別的人呢？」

我問。

「全部平安無事。是泰德神父救的，我們正在震源上時，神父經過海底，探索到地底鑽進車的震動。地底鑽進車的操縱裝置損壞了，原子力鑽頭還在轉動。載著昏迷的乘員，攪亂著海底的泥土層，往上昇。

神父眞是偉大的人，這隻小小水中車，已塞滿觀測機械和避難者，還救起我們。還說要



返回海底都市庫拉卡，去救你的叔父和寇耶茲博士去——。」

宜廸恩，無法說到完。

想到叔父和寇耶茲博士，我的心快碎了。不過假定說，跟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市民一齊，叔父和寇耶茲博士犧牲了，我們算也是得到勝利。依寇耶茲博士的新理論和新技術，確立了防止大地震的方法。這事能做唯一的安慰。

我們使用泰德神父的觀測設備，各自開始地震預測的計算。

「幹得好！」

哈雷搖撼計算紙大叫。

「看這個！預測震度零，預測時間無限。然而預測誤差，小得計算不出！」

「我的結果也是同樣。伊甸、埃斯谷，你們怎樣？」

數天來，第一次津野中尉的臉色開朗，聲調輕鬆。

「相同。」

鮑伯和我同時點頭。

引發大地震的地殼內地震能量，完全地發散。

無論什麼事，發生在海底都市庫拉卡中，可是我們的防止大地震計劃本身終於成功。我們證明了，地震必能預測，更證明能控制地震，再也不會重蹈海底都市南星諸島的悲劇。陸上都市對地震也安全了。像里斯本、舊金山大地震的悲劇，不會再度發生。

然而為何不能拯救海底都市庫拉卡？悲哀和悔恨，更加的壓我們的心中。

水中車因超載，喘著向海底都市庫拉卡趕過去。船尾的船室裡，避難民很耐心坐著，從我們聽到K站浸水的消息，認定海底都市裡，已沒有生存的人。可能是大家，留著親人或友人，乘進這水中車來的吧。每一個臉，都暗淡沈重。不過，這些市民都是海底開發者。一個海底都市全滅了，可以再建設另一個海底都市。

沈重苦悶的時間流逝過去。

「海底有光亮，那是伊狄耐的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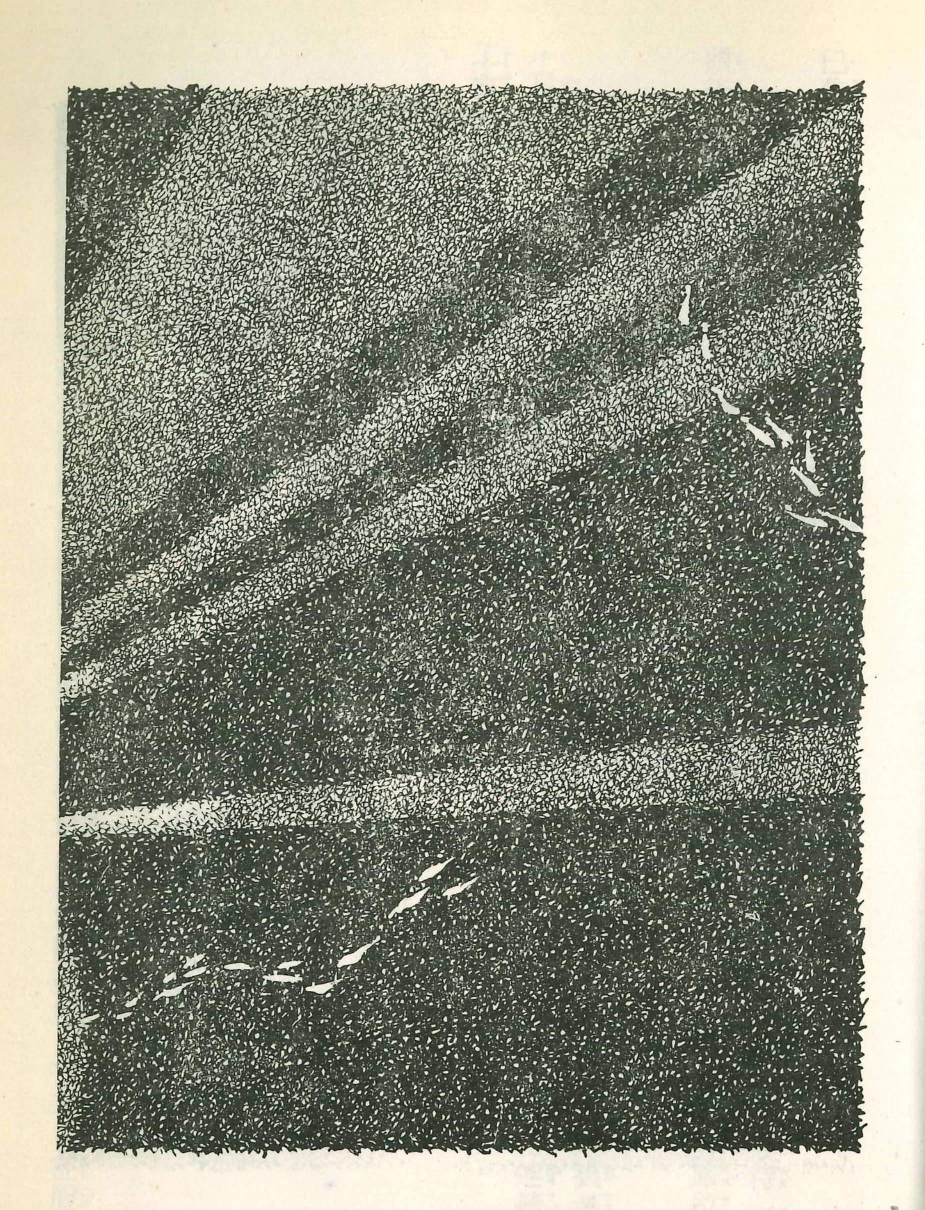
突然泰德神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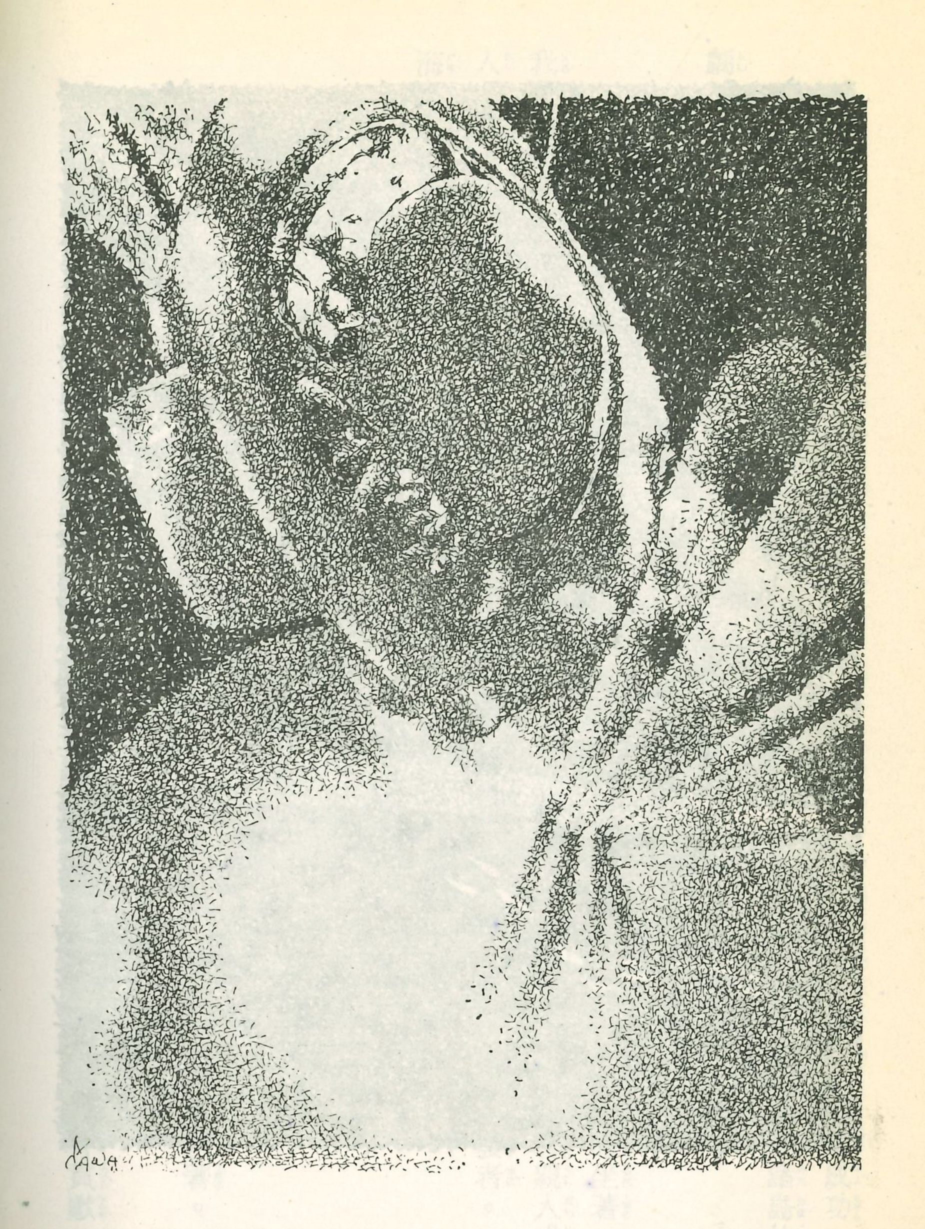
我們一齊跳到舷窗，確實看到。前方海底有青白的光。像巨大的發光生物棲息著。

「海底都市庫拉卡的圓蓋！伊狄耐仍然做正常的操動！」

我們像小孩一樣歡呼，互敲肩膀。寇耶茲博士的人工地震技術，不只對將來有貢獻，且









已先救了海底都市庫拉卡本身。

因為水中艦船、水中車等已陸續的返回。水閘前非常混雜。我們的水中車，等待一個鐘頭後，終於通過閘，繫在碼頭。開了艙口，我們再度踏上充滿溫暖活氣的海底都市庫拉卡。

叔父和寇耶茲博士在醫院。

「沒有什麼大事。稍為疲勞而已！你們的地底鑽進車出去後，海水一路往K站裏灌進來，只好疏散到上面。海底艦隊基地也移到上樓。到底是伊狄耐。圓蓋在寇耶茲博士連續的人工地震下，安然無恙。」

叔父向隔鄰床上的寇耶茲博士笑。

宜廸恩擁抱我的肩說。

「史蒂華．我們一點也沒有替你們擔心，是吧，詹姆？」

「是啊，我們認為叔父，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一定會安然渡過去。」

我也一唱一答地附和。但是鮑伯和哈雷呵呵笑出來，失去了效果。

叔父做了奸笑。

「就此，再返回工作吧。挑戰海的東西，還有很多留著。老在醫院床上滾著，征服不了

海。護士小姐！」

踢開床單，從白色短的晨衣下，露出腳踝，站在地板上大叫。

「護士小姐，我馬上要出院，送衣服過來好嗎？時間不等人！」



# 解說

## 地震預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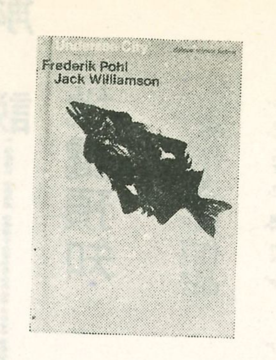
※作者與作品

「海底的地震都市」是美國科學小說家茀雷特萊克．保爾和傑克．威廉馬森合著的，乃是一本以少年男女爲對象所寫的科學小說。美國的推理小說及科學小說，由兩位作家合作的相當多。兩人合寫一個作品，等於兩人的才能相加，往往寫出意外有趣的東西。保爾和威廉馬森以海底爲題，爲少男少女寫出不少科學小說。有「海底征服」「海底艦隊」「海底都市」三部。在一九五八年發表最後的「海底都市」就是這本「海底的地震都市」。

這部作品最有趣的是描寫地震預知的問題。日本是世界首屈的地震國，自古以來一直爲地震煩惱，成爲地震研究上的先驅者。由於這個原故吧，作品中有兩個日本人的地震學者登場，各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海底都市庫拉卡出現的未來世界裏，無論陸上或海底，已經建立有地震觀測網，所研究

的地震預測技術，連數天後發生的地震也能正確預知。但是今天我們生活著的現代，對地震預知的研究，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呢？將來是否能達到像「海底的地震都市」，把地震預知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呢？




## ＊日本的地震預知研究

首先來想想，為什麼會發生地震。我們所住的大地，就是所謂地殼部分，其厚度在陸地部分平均三五〇公里，海底部分只有五公里。這個地殼下有二九〇〇公里厚的岩層。

在曼特爾的下面，還有高熱的液體部分叫核。因此傳到曼特爾下方的熱上升，傳熱到地殼，冷卻後再降下來，如此不斷做著循環運動，這叫做曼特爾熱對流。就是說，岩石以肉眼看不到的緩慢速度，好像做著熱水盆裡的熱水動態。

由於曼特爾的熱對流，長久時間中，地殼和曼特爾上層（深度約七〇〇公里）發生歪斜。歪斜能量超過某限度



，就破壞周圍岩石。那個衝擊變為地震波，傳遞出去叫「地震」。

還有一種說法，被曼特爾的熱熔化得泥泥糊糊的岩漿，流進地殼的間隙，破壞岩石引起地震。

但是，世界上地震的發生並不是同樣。具備容易引起的條件地帶叫地震帶。日本是位於環繞太平洋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中，所以何時，何地發生地震，都不是意外事。事實上，被地震器記錄，而人體沒有感覺的震度—無感地震不斷引發。例如關東地方，此類無感地震，每日發生不下二十次。

再說，人體有感的地震，震度四以下，或是等級四（M—4）以下的小地震，因損害少沒有必要做預知。有預知必要的是震度五以上，等級六以上被叫做破壞地震。在此對「震度」和「等級」做簡單說明。

「震度」表示地盤搖動強度的尺度。所以同一條街上鋼筋水泥大樓和木造住房就有不同「震度」。相對的「等級」是表示地震能量大小的尺度。從電視轉播或新聞報導，可知「等級」的使用普及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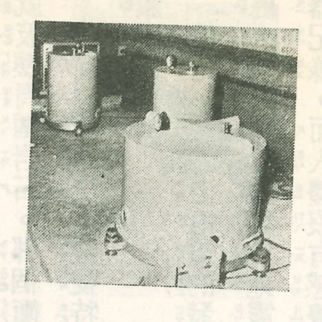
「震度」也可以叫震度階級或震度階，現今世界使用的有四種類。我國使用由０到７分

為八階段的「氣象局震度階」。『海底的地震都市』所有的「震度」有「震度十二」的階級，顯然地和我國使用的「震度階」不同。

就震度五，等級六以上的破壞地震預知而言，需要怎樣的過程？

（地殼的變動）

大地震發生前，必定發生地殼的變動。一八七二年，島根縣兵田發生大地震，在其約二十分前，附近的海水退去，退到離岸遠處的岩礁底部也露出來。人們都下去乾涸的海底，全神貫注的撿拾鮑魚。不一會發生地震，海嘯衝岸奪走眾多的人命。這是表示地震來臨前，土地隆起的事實。



此種例子，在陸上同樣也有發現。一九六四年新潟地震發生數年前，柏崎到鼠仔關一帶，地殼的隆起和下陷，快速增大。

觀測如此土地異常變形，有如左的方法：

水準測量：

以全國的一等水準點做基點，以精密水準儀和有分度



小朋友
百科全書

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
為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滿足富有求智慾良書

科學圖書館

1 動物篇
2 植物篇
3 昆蟲篇
4 交通篇
5 恐龍篇
6 公害篇
7 食物篇
8 能源篇
9 宇宙篇
10 聲光篇

自然圖書館

1 身體的秘密
2 自然的秘密
3 天氣的秘密
4 鳥的秘密
5 植物的秘密
6 地球的秘密
7 海的秘密
8 動物的秘密
9 化石的秘密
10 宇宙的秘密

二十五開本
重磅道林紙
七彩精美插圖
大衆書局印行

